

卷五十六志第二十五

仪卫志二国服

上古之人，网罟禽兽，食肉衣皮，以俚鹿韦掩前后，谓之靴。然后夏葛、冬裘之制兴焉。周公陈王业，《七月》之诗，至于一日于貉，三月条桑，八月载绩，公私之用由是出矣。

契丹转居荐草之间，去邃古之风犹未远也。太祖仲父述澜，以遥辇氏于越之官，占居潢河沃壤，始置城邑，为树艺、桑麻、组织之教，有辽王业之隆，其亦肇迹于此乎！太祖帝北方，太宗制中国，紫银之鼠，罗绮之筐，麋载而至。纤丽毳，被土绸木。于是定衣冠之制，北班国制，南班汉制，各从其便焉。详国服以著厥始去。

祭服：辽国以祭山为大礼，服饰尤盛。

大祀，皇帝服金文金冠，白绫袍，红带，悬鱼，三山红垂。饰犀玉刀错，络缝乌靴。

小祀，皇帝硬帽，红克丝龟文袍。皇后戴红帕，服络缝红袍，悬玉佩，双同心帕，络缝乌靴。

臣僚、命妇服饰，各从本部旗帜之色。

朝服：太祖丙寅岁即皇帝位，朝服衷早，以备非常。其后行瑟瑟礼、大射柳，即此服。圣宗统和元年册承天皇后，给

三品以上用汉法服，三品以下用大射柳之服。

皇帝服实里薛衮冠，络缝红袍，垂饰犀玉带错，络缝靴，谓之国服衮冕。太宗更以锦袍、金带。

臣僚戴毡冠，金花为饰，或加珠玉翠毛，额后垂金花，织成夹带，中贮发一总。中纱冠，制如乌纱帽，无檐，不垢双耳。额前缀金花，上结紫带，末未缀珠。服紫窄袍，系催羶带，以黄红色条裹革用之，用金玉、水晶、靛石缀饰，谓之“盘紫”。太宗更以锦袍、金带。会同元年，群臣高年有爵秩者，皆赐之。

公服：谓之“展裹”，著紫。兴宗重熙二十二年，诏八房巾帻。道宗清宁元年，诏非勋戚之后及夷离堇副使并承应有职事人，不带巾。

皇帝紫皂幅巾，紫窄袍，玉束带，或衣红袄；臣僚亦幅巾，紫衣。

常服：《宰相中谢仪》，帝常服。《高丽使入见仪》，臣僚便衣，谓之“说服力裹”。绿花窄袍，中单多红绿色。贵者披貂裘，以紫黑色为贵，青次之。又有银鼠，尤洁白。贱者貂毛、羊、鼠、沙狐裘。

田猎服：

皇帝幅巾，擐甲戎装，以貂鼠或鹅项、鸭头为鞞腰。蕃汉诸司使以上并戎装，衣皆左衽，黑绿色。

吊服：及祖叛弟刺哥等降，素服受之。

素服，乘赭白马。

汉服：

汉服黄帝始制冕冠章服，后王以祀以祭以享。夏收、殷啣、周弁以朝，冠端以居，所以别尊卑、辨仪物也。厥后唐以冕冠、青衣为祭服，通天、绛袍为朝服，平巾帻、袍黻为常服。大同元年正月朔，及宗皇帝入晋，备法驾，受文武百官贺于汴京崇

元殿，自是日以为常。是年北归，唐、晋文物，辽则用之。左右采订，摭其常用者存诸篇。

祭服：终辽之世，郊丘不建，大裘冕服不书。

衮冕，祭祀宗庙、遗上将出征、饮至、践阼、加元服、纳后若元日受朝则服之。金饰，垂白珠十二旒，以组为纓，色如其纓，疎纁充耳，玉簪导。玄衣、璫裳十二章：八章在衣，日、月、星、龙、华虫、火、山、宗彝；四章在裳，藻、粉米、黼、黻。衣襟领，为升龙织成文，各为六等。龙、山以下，每章一行，行十二，白纱中单，黼领，青襟襜褕，黼革带、大带，剑佩纓，閤加金饰。《元日朝会议》，皇帝服衮冕。

朝服：乾亨五年，圣宗册承天太后，给三品以上法服。《杂礼》，册承天太后仪，侍中就席，解剑脱履。重熙五年尊号册礼，皇帝服龙衮，北南臣僚并朝服，盖辽制。会同中，太后、北面臣僚国服；皇帝、南面臣僚汉服。乾亨以后，在礼虽北面三品以上亦用汉服；重熙以后，大礼并汉服矣。常朝仍遵会同之制。

皇帝通天冠，诸祭还及冬至、朔日受朝、临轩拜王公、元会、冬会服这。冠加金博山，附蝉十二，首施珠翠。黑介帻，发纓以砲，玉若犀簪导。绛纱袍，白纱中单，都领，朱紫裾，白裙襦，绛蔽膝，白假带方心曲领。其革带佩剑纓，钹閤。若未加元服，则双童髻，空顶，黑介帻，双玉导，加宝饰。《元日上寿仪》，皇帝服通天冠，绛纱袍。

皇太子远游冠，谒庙还宫、元日、冬至、朔日入朝服之。三梁冠，加金附蝉九，首施珠翠。黑介帻发纓翠砲，犀簪导。绛纱袍，白纱中单，皂领閤，紫裾，白裙襦，白假带方心曲领，绛纱蔽膝。其革带剑佩纓，钹写与上同，后改用白钹、墨閤。未冠，则双单髻，空横，黑介帻，双玉导，加宝饰。《册皇太

子仪》，皇太子冠远游，服绛纱袍。

亲王远游冠，陪祭、朝飧、拜表、大事服之。冠三梁，加金附蝉。黑介帻，青袍导。绛纱单衣，白纱中单，皂领，紫裾，白裙襦。革带钩驰骋，假带曲领方心，绛纱蔽膝，釳閤，剑佩绶。二品以上同。

诸王远游冠，三梁，黑介帻，青袍。

三品以上进贤冠，三梁，宝饰。

五品以上进贤冠，二梁，金饰。

九品以上进贤冠，一梁，无饰。

七品以上去剑佩绶。

八品以下同公服。

公服：《勘箭仪》，阁使公服，系履。辽国尝用公服矣。

皇帝翼善冠，朔视朝用之。离黄袍，九环带，白练裙襦，六合靴。

皇太子远游冠，五日常朝、元日、乖至受朝服。绛纱单衣，白裙襦，革带金钩驰骋，假带方心，纷峻囊，白釳，乌皮履。

一品以下、五品以上，冠帻纓，簪导，谒见东宫及余公事服之。绛纱单衣，白裙襦，带钩驰骋，假带方心，釳履，纷峻囊。

六品以下，冠帻纓，簪导，去纷峻囊，余并同。

常服：辽国谓之“穿执”。起居礼，臣僚穿执。言穿靴、执笏也。

皇帝柘黄袍衫，折上头巾，九环带，六合靴，起自宇文氏。唐太宗贞观已后，非元日、冬至受朝及大祭祀，皆常服而已。

皇太子进德冠，九琪，金饰，绛纱单衣，白裙襦，白釳，乌皮履。

五品以上，幞头，亦曰折上巾，紫袍，牙笏，金玉带。文

官佩手巾、算袋、刀子、砺石、金鱼袋、乌皮六合靴。
六品以下，幞头，绯衣，木笏，银带，银鱼袋佩，靴同。
八品九品，幞头，绿袍，蟭石带，靴同。

卷五十七志第二十六

仪卫志三符印

遥辇氏之世，受印于回鹘。至耶瀾可汗请印于唐，武宗始赐“奉国契丹印”。太祖神册元年，梁幽州刺史来归，诏赐印绶。是时，太祖受位遥辇十年矣。会同九年，太宗伐晋，末帝表上传国宝一、金印三，天子符瑞于是归辽。

传国宝，秦始皇作，用蓝玉，螭纽，六面，其正文“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”，鱼鸟篆，子婴以上汉离祖。王莽篡汉，平皇后投玺殿阶，螭角微玷。献帝失之，孙坚得于井中，传至孙权，以归于魏。魏文帝隶刻肩际曰“大魏受汉传国之宝”。唐更名“受命宝”。晋亡归辽。自三国以来，僭伪诸国往往模拟私制，历代府库所藏不一，莫辨真伪。圣宗开泰十年，驰驿取石晋所上玉玺于中京。兴宗重熙七年，以《有传国宝者为正统赋》试进士。天祚保大二年，遗传国玺于桑干河。

玉印，太宗破晋北归，得于汴宫，藏随驾库。穆宗应历二年，诏用太宗旧宝。

御前宝，金铸，文曰“御前之宝”，以印臣僚宣命。

诏书宝，文曰“书诏之宝”，凡书诏批答用之。

契丹宝，受契丹册仪，符宝郎捧宝置御坐东。

金印三，晋帝所上，其文未详。

皇太后宝，制未详。天显二年，应天皇太后称制，群臣上玺绶。册承天皇太后仪，符宝郎奉宝置皇太后坐右。

皇后印，文曰“皇后教印”。

皇太子宝，未详其制。重熙九年册皇太子仪，中书令授皇太子宝。

印

吏部印，文曰“吏部之印”，银铸，以印文官制诰。

兵部印，文曰“兵部之印”，银铸，以印军职制诰。

契丹枢密院、契丹诸行军部署、汉人枢密院、中书省、汉人诸行宫都部署印，并银铸。文不过六字以上，以银朱为色。

南北王以下内外百司印，并铜铸，以黄丹为色，诸税务以赤石为色。

杓纆，鸷鸟之总名，以为印纽，取疾速之义。行军诏赐将帅用之。道宗赐耶律仁先鹰纽印，即此。

符契

自大贺氏八部用兵，则合契而动，不过刻木为俛合。太祖受命，易以金鱼。

金鱼符七枚，黄金铸，长六寸，各有字号，每全左右判合之。有事，以左半先授守将，使者执右半，大小、长短、字号合同，然后发兵。事讫，归于内府。

银牌二百面，长尺，刻以国字，文曰“宜速”，又曰“敕走马牌”。国有重事，皇帝以牌亲授使者，手札给驿马若干。驿马阙，取它马代。法，昼夜马七百里，其次五百里。所至如天子亲临，须索更易，无敢违者。使回，皇帝亲受之，手封牌印郎君收掌。

木契，正面为阳，背面为阴，阁门唤仗则用之。朝贺之礼，

宣徽使请阳面木契下殿，至于殿门，以契授西上阁门使云：“授契行勘。”勘契官声喏，跪受契，举手勘契同，俯、兴，鞠躬，奏“内外勘契同”。阁门使云：“准敕勘契，行勘。”勘契官执阴面木契声喏。勘契官云：“内出唤仗木契一只，准敕付左右金吾仗行勘。”勘契官云“合不合”，门仗官云“合”，凡再。勘契官云“同不同”，门仗官云“同”，亦再。勘契官近前鞠躬，奏：“勘官左金吾引驾仗、勾画都知某官某，对御勘同。”平身，少退近后，右手举契云：“其契谨付阁门使进入。”阁门使引声喏，门仗官下声喏。勘契官跪以契授，阁门使上殿纳契，宣徽使受契。阁门使下殿，奉敕唤仗。

木箭，内箭为雄，外箭为雌，皇帝行幸则用之。还宫，勘箭官执雌箭，东上阁门使执雄箭，如勘契之仪，详具《礼仪志》。

卷五十八志第二十七

仪卫志四仪仗

帝王处则重门击柝，出则以师兵为营卫，劳人动众，岂得已哉。天下大患生于大欲，不得不远虑深防耳。智英勇杰、魁臣雄藩于是乎在，寓武备于文物之中，此仪仗所由设也。

金吾、黄麾六军之仗，辽受之晋，晋受之后唐，后唐受之梁、唐，其来也有自。耶律俨、陈大任旧《志》有未备者，兼考之《辽朝杂礼》云。

国仗

王通氏言，舜岁遍四岳，民不告劳，营卫省、征求寡耳。辽太祖匹马一麾，斥地万里，经营四方，未尝宁居，所至乐从，用此道也。太宗兼制中国，秦皇、汉武之仪文日至，后嗣因之。旄头豹尾，驰驱五京之间，终岁勤动，辙这相寻。民劳财匮，此之故欤。

辽自大贺氏摩会受唐鼓纛之赐，是为国仗。其制甚简，太宗伐唐、晋以前，所用皆是物也。著于篇首，以见艰创业之主，岂必厚卫其身云。

十二神纛，
十二旗，

十二鼓，
曲柄华盖，
直柄华盖。

遥辇末主遗制，迎十二神纛、天子旗鼓置太祖帐前。诸弟刺哥等叛，匀德实纵火焚行宫，皇后命曷古鲁救之，止得天子旗鼓。太宗即位，置旗鼓、神纛于殿前。圣宗以轻车仪卫拜帝山。

渤海仗

天显四年，太宗幸辽阳府，人皇王备乘舆羽卫以迎。干亨五年，圣宗东巡，东京留具仪卫迎车驾。此故渤海仪卫也。

汉仗

大贺失活入朝于唐，娑固兄弟继之，尚主封王，饫观上国。开元东封，邵固扈从，又览太平之盛。自是朝贡岁至于唐。辽始祖涅里立遥辇氏，世为国相，目见耳闻，歆企帝王之容浑有年矣。遥辇致鼓纛于太祖帐前，会何足以副其雄心霸气之所睥睨哉。

阙后交梁聘唐，不惮劳勋。至于太宗，立晋以要册礼，入汴而收法物，然后累世之所愿欲者，一举而得之。太原擅命，力非不敌，席卷法物，先致中京，踪弃山河，不少顾虑，志可知矣。于是秦、汉以来帝王文物尽笔记于辽；周、宋按图更制，乃非故物。辽之所重，此其大端，故特著焉。

太宗会同元年，晋使冯道备车辂法物，上皇太后册礼；刘邈、卢重备礼，上皇帝尊号。

三年，上在蓟州观《导驾仪卫图》，遂备法驾幸燕，御元和殿行入阁礼。

六年，备法驾幸燕，迎导御元和殿。

大同元年正月朔，备法驾至汴，上御崇元殿，受文武百僚

朝贺。自是日以为常。二月朔，上御崇元殿，备礼受朝贺。三月，将幸中京镇阳，诏收鹵簿法物，委所司押领先往。未几镇阳入汉，鹵簿法物随世宗归于上京。四月，皇太弟李胡遣使问军事，上报曰，朝会起居如礼。是月，太宗崩，世宗即位，鹵簿法物备而不御。

穆宗应历元年，诏朝会依嗣圣皇帝故事，用汉礼。

景宗乾亨五年二月，神枢升轡辂车，具鹵簿仪卫。六月，圣宗至上京，留守具法驾迎导。

圣宗统和元年，车驾还上京，迎导仪卫如式。

三年，驾幸上京，留守具仪卫奉迎。

四年，燕京留守具仪卫导驾入京，上御元和殿，百僚朝贺。是后，仪卫常事，史不复书。

鹵簿仪仗数马匹

步行擎执二千四百一十二人，坐马擎执二百七十五人，坐马乐人二百七十三人，步行教坊人七十一人，御马牵拢五十二人，御马二十六匹，官僚马牵拢官六十六人，坐马挂甲人五百九十八人，步行挂甲人百六十人，金甲二人，神輿十二人，长寿仙一人，诸职官等三百五人，内侍一人，引稍押衙二人，赤县令一人，府牧一人，府吏二人，少尹一人，司录一人，功曹一人，太常少卿一人，太常丞一人，太常博士一人，司徒一人，太仆卿一人，鸿胪卿一人，大理卿一人，御史大夫一人，侍御史二人，殿中侍御史二人，监察御史一人，兵部尚书一人，兵部侍郎一人，兵部郎中一人，兵部员外郎一人，符宝郎一人，左右诸卫将军三十五人，左右诸折冲二十一人，左右诸果毅二十八人，尚乘奉御二人，排仗承直二人，左右夹骑二人，都头六人，主帅一十四人教坊司差，押熏二人，左右金吾四人，虞候次飞一十六人，鼓吹令二人，漏刻生二人，押当官一人，司

天监一人，令史一人，司辰一人，统军六人，千牛备身二人，左右半勋二人，左右郎将四人，左右拾遗二人，左右补阙二人，起居舍人一人，左右谏议大夫二人，给事中书舍二人，左右散骑常侍二人，门下侍郎二人，中书侍郎二人，鸣鞭二人内侍内差，侍中一人，中书令一人，监门校尉二人，排列官二人，卫队正一人，随驾诸司供奉官三十人，三班供奉官六十人，通事舍人四人，御史中丞二人，乘黄丞二人，都尉一人，太仆卿一人，步行太卜令一人。职官乘马三百四匹，进马四匹，驾车马二十八匹。人之数凡四千二百三十有九，马之数凡千五百二十。

得诸本朝太常卿徐世隆家藏《辽朝杂礼》者如是。至于仪注之详，不敢传会云。

卷五十九志第二十八

食货志上

契丹旧俗，其富以马，其强以兵。纵马于野，驰兵于民。有事而战，阔骑介夫，卯命辰集。马逐水草，人仰湏酪，挽强射生，以给日用，糗粮刍茭，道在是矣。以是制胜，所向无前。及其有国，内建宗庙朝廷，外置郡县牧守，制度日增，经费日广，上下相师，服御浸盛，而食货之用斯为急矣。于是五京及长、辽西、平州置盐铁、转运、度支、钱帛诸司，以掌出纳。其制数差等虽不可悉，而大要散见旧史。若农谷、租赋、盐铁、贸易、坑冶、泉币、群牧，逐类采摭，辑而为篇，以存一代食货之略。

初，皇祖匀德实为大迭烈府离董，喜稼穡，善畜牧，相地利以教民耕。仲父述澜为于越，饬国人树桑麻，习组织。太祖平诸弟之乱，弭兵轻赋，专意于农。尝以户口滋繁，湏辖疏远，分北大浓兀为二部，程以树艺，诸部效之。

太宗会同初，将东猎，三克奏减辎重，疾趋北山取物，以备国用，无害农务。寻诏有司劝农桑，教纺绩。以乌古之地水草丰美，使瓠昆石烈居之，益以海勒水之善地为农田。三年。如以谐里河、胪胸河近地，赐南院欧董突吕、乙斯勃、北院温

纳河刺三石烈人，以事耕种。八年，驻蹕赤山，宴从臣，问军国要务。左右对曰：“军国之务，爱民为本。民富则兵足，兵足则国强。”上深然之。是年，诏征诸道兵，仍戒也有伤禾稼者以军法论。

应历间，云州进嘉禾，时谓重农所召。保宁七年，汉有宋兵，使来乞粮，诏赐粟二十万斛助之。非经费有余，其能若是？

圣宗乾亨五年诏曰：“五稼不登，开帑藏而代民税；螟蝗为灾，罢徭役以恤饥贫。”统和三年，帝尝过藁城，见乙室奥隗部下女人迪辇等黍过熟未获，遣人助刈。太师韩德让言，兵后逋民弃业，禾稼栖亩，募人获之，以半给获者。政事令室昉亦言，山西诸州给军兴，民力凋敝，田谷多躏于边兵，请复今年租。六年，霜旱，灾民铠，诏三司，旧以税钱折粟，估价不实，其增以利民。又徙吉避寨居民三百户理直气壮、顺、蓟三州，择沃壤，给牛、种谷。十三年，诏诸道置义仓。岁秋，社民随所获，户出粟诗仓，社司籍其目。岁俭，发以振民。十五年，诏免南京旧欠义仓粟，仍禁诸军官非时略牧妨农。开泰元年，诏曰：“朕惟百姓徭般烦重，则多给工价；年谷不登，发仓以贷；田园芜废者，则给牛、种以助之。”太平初幸燕，燕民以年丰进土产珍异。上礼高年，惠鳏寡，赐酺连日。九年，燕地饥，户部副使王嘉请造船，募习海漕者，移辽东粟饷燕，议者称道险不便而寢。

兴宗即位，遣使阅诸道禾稼。是年。通括户口，诏曰：“朕于早岁，习知稼穡。力办者广务耕耘，罕闻输纳；家食者全亏种植，多至流亡。宜通检括，普逐均平”。禁诸职官不得擅造酒糜谷；有婚祭者，有司给文字始听。

道宗初年，西北雨谷三十里，春州斗粟六钱。时西蕃多叛，

上欲为守御计，命耶律唐古督耕稼以给西军。唐古率众田胪胸河侧，岁登上熟。移屯镇州，凡十四稔，积粟数十万斛，每斗不过数钱。以马人望前为南京度支判官，公私兼裕，检括户口，用法平恕，及迁中京度支使。视事半见，积粟十五万斛，擢左散骑常侍。辽之农谷至是为盛。而东京如咸、信、苏、复、辰、海、同、银、乌、遂、春、泰等五十余城内，沿边诸州，各有和余仓，依祖宗法，出陈易新，许民自愿假贷，收息二分。所在无虚二三十万硕，虽累兵兴，未尝用乏。迨天庆间，金兵大入，尽为所有。会天祚播迁，耶律敌烈等逼立梁王雅里，令群牧人户运盐冻粟，人户侵耗，议籍其产以偿。雅里自定其直：粟一车一羊，三车一牛，五车一马，八车一驼。从者曰：“今一羊易粟二斗，尚不可得，此直太轻。”雅里早：“民有则我有。若今尽偿，众何以堪？”事虽无及，然使天未绝辽，斯言亦足以收人心矣。

夫赋税之制，自大祖任延徽，始制国用。太宗籍五京户以定赋税，户西之数无所于考。圣宗乾亨间，以上京“云为户”訾具实饶，善避徭役，遗害贫民，遂勒各户，凡子钱到本，悉送归官，与民均差。统和中，耶律昭言，西北之众，每岁农时，一夫侦候，一夫治公田，二夫给乱官之役。当时沿边各置屯田戍兵，易田积谷以给军饷。故太平七年诏，诸屯田在官斛粟不得擅贷，在屯者力耕公田，不输税赋，此公田制也。余民应募，或治闲田，或治私田，则计亩出粟以赋公上。统和十五年，募民滦河旷地，十年始租，此在官闲田制也。又诏山前后未纳税户，并于密云，燕乐两县，占田置业入税，此私田制也。各部大臣从上征伐，俘掠人户，自置郭郭，为头下军州。凡市井之赋，各归头下，惟酒税赴纳上京，此分头下军州赋为二等也。

先是，辽东新附地不榷酤，而盐曲之禁亦弛。冯延休、韩

绍勋相继商利，欲与燕地平山例如绳约，其民病之，遂起大延琳之乱。连年诏复其租，民始安靖。南京岁纳三司盐铁钱折绢，大同岁纳三司税钱折粟。开远军故事，民岁输税，斗粟折五钱，耶律抹只守郡，表请折六钱，亦皆利民善政也。

卷六十志第二十九

食货志下

征商之法，则自太祖置羊城于炭山北，起榷务以通诸道市易。太宗得燕，置南京，城北有市，百物山待，命有司治其征；余四京及它州县货产懋迁之地，置亦如之。东平郡城中置看楼，分南、北市，禺中交易市北，午漏下交易市南。雄州、高昌、渤海亦立互市，以通南宋、西北诸部、高丽之货。故女直以金、帛、布、蜜、蜡诸药材及铁离、鞞鞞、于阙等部以蛤珠、青鼠、貂鼠、胶鱼之皮、牛羊驼马、毳罽等物，来易于辽者，道路纒属。圣宗统和初燕京留守司言，民艰食，请弛居庸开税，以通山西余易。又令有司谕诸行宫，布帛短狭不中尺度者，不鬻于市。明年，诏以南、北府市场人少，宜率当部车百乘赴集。一奇峰路以通易州贸易。二十三年，振武军及保州并置榷场。时北院大王耶律室鲁以俸羊多阙，部人贫乏，请以羸老之羊及皮毛易南中之绢，上下为便。至天祚之乱，赋敛既重，交易法坏，财日匮而民日困矣。

盐筴之法，则自太祖以所得汉民数多，即八部中分古汉城别为一部治之。城在炭山南，有盐池之利，即后魏滑盐县也，八部皆取食之。及征幽、蓟还，次于鹤刺泺，命取盐给军。自

后泺中盐益多，上下足用。会同初，太宗有大造于晋，晋献十六州地，而瀛、莫在焉，始得河间煮海之利，置榷盐院于香河县，于是燕、云迤北暂食沧盐。一时产盐之地如渤海、镇城、海阳、丰州、阳洛城、广济湖等处，五京计司各以其地领之。其煎取之制，岁出之额，不可得而详矣。

坑冶，则自太祖始并室韦，其地产铜、铁、金、银，其人善作铜、铁器。又有曷术部者多铁；“曷术”，国语铁也。部置三冶：曰柳湿河，曰三黜古斯，曰手山。神册初，平渤海，得广州，本渤海铁利府，改曰铁利州，地亦多铁。东平县本汉襄平县故地，产铁矿，置采炼者三百户，随赋供纳。以诸坑冶多在国东，故东京置户部司，长春州置钱帛司。太祖征幽、蓟，师还，次山麓，得银、铁矿，命置冶。圣宗太平间，于黄河北阴山及潦河之源，各得金、银矿，兴冶采炼。自此以讫天祚，国家皆赖其利。

鼓铸之法，先代撒刺的为夷离堇，以土产多铜，始造钱币。太祖其子，袭而用之，遂致富强，以开帝业。太宗置五冶太师，以总四方钱铁。石敬瑭又献沿边所积钱，以备军实。景宗以旧钱不足于用，始铸乾亨新钱，钱用流布。圣宗凿大安山，取刘守光所藏钱，散诸五计司，兼铸太平钱，新旧互用。由是国家之钱，演迤域中。所以统和出内藏钱，赐南京诸军司。开泰中，诏诸道，贫乏百姓，有典质男女，计傭价日以十文；折尽，还父母。每岁春秋，以官钱宴飨将士，钱不胜数，故东京所铸至清宁中始用。是时，诏禁诸路不得货铜铁，以防私铸，又禁铜铁卖入回鹘，法益严矣。道宗之世，钱有四等：曰咸雍，曰大康，曰大安，曰寿隆，皆因改元易名。其肉好、铢数亦无所考。第诏杨遵勳征启部司逋户旧钱，得四十余万緡，拜枢密直学士；刘伸为户部使，岁入羨余钱三十万緡，扶南院枢密使；其以灾

渗，出钱以振贫乏及诸宫分边戍人户。是时，虽未有贯朽不可较之积，亦可谓富矣。至其末年，经费浩穰，鼓铸仍旧，国用不给。虽以海云佛寺千万之助，受而不拒，寻禁民钱不得出境。天祚之世，更铸乾统、天庆二等新钱，而上下穷困，府库无余积。

始太祖为迭烈府夷离堇也，惩遥辇氏单弱，于是抚诸部，明赏罚，不妄征讨，因民之利而利之，群牧蓄息，上下给足。及即位，伐河东，下代北郡县，获牛、羊、驼、马十余万。枢密使耶律斜轸计女直，复获马二十余万，分牧水草便地，数岁所增不胜算。当时，括富人马，不加多，赐大、小鹞军万余疋，不加少，盖畜牧有法然也。咸雍五年，萧陶隗为马群太保，上书犹言群牧名存实亡，上下相欺，宜括实数以为定籍。阙后东丹国岁贡千疋，女直万疋，直不古等国三百疋，阻卜及吾独婉、惕德各二万疋，西夏、室韦各三百疋，越里笃、剖阿里、奥里米、薄奴里、铁骊等诸部三百疋；人禁朔州路羊马入宋，吐浑、党项马鬻于夏。以故群牧滋繁，数至百有余万，诸司牧官以次进阶。自太祖及兴宗垂二百年，群牧之盛如一日。天祚初年，马犹有数万群，每群不下千疋。祖宗旧制，常选南征马数万疋，牧于雄、霸、清、沧间，以备燕、云缓急；复选数万，给四时游畋；余则分地以牧。法至善也。至末年，累与金战，番汉战马损十六七，虽增价数倍，竟无所买，乃冒法卖官马从军。诸君牧私卖日多，畋猎亦不足用，遂为金所败。弃众播迁，以乞于亡。松漠以北旧马，皆为大石林牙所有。

辽之食货其可见者如是耳。至于邻国岁币，诸属国见贡土宜，虽累朝军国经费多所仰给，然非本国所出，况名数已见《本纪》，兹不复载。

夫冀北宜马，海滨宜盐，无以议为。辽地半沙碛，三时多

寒，春秋耕获及其时，黍稷高下因其地，盖不得与中土同矣。然而辽自初年，农谷充羨，振饥恤难，用不少靳，旁及邻国，沛然有余，果何道而致其利欤？此无化，劝课得人，规措有法故也。

世之论钱币者，恒患其重滞之难致，鼓铸之弗给也，于是楮币权宜之法兴焉。西北之通舟楫，比之东南，十才一二。辽之方盛，货泉流行，国用以殷，给戍赏片，赐与亿万，未闻有所谓楮币也，又何道而致其便欤？此无他，旧储新铸，并听民用故也。

孟子曰：“周于利者，凶年不能杀。”人力苟至，一夫犹足以胜时灾，况为国乎。以是知善谋国者，有道以制天时、地利之宜，无往而不遂其志。食莫大于谷，货莫大于钱，特志二者，以表辽初用事之臣，亦善裕其国者矣。

卷六十一志第三十

刑法志上

刑也者，始于兵而终于礼者也。鸿荒之代，生民有兵，如蜂有螫，自卫而已。蚩尤惟始作乱，斯民鴟义，奸宄并作，刑之用岂能已乎？帝尧清问下民，乃命三后恤功于民，伯夷降典，折民惟刑。故曰刑也者，始于兵而终于礼者也。先王顺天地四时以建六卿。秋，刑官也，象时之成物焉。秋传气于夏，变色于春，推可知也。

辽以用武立国，禁暴戢奸，莫先于刑。国初制法，有出于五服、三就之外者，兵之势方张，礼之用未遑也。及阻午可汗可知宗室雅里之贤，命为夷离堇以掌刑辟，岂非士师之官，非贤者不可为乎。太祖、太宗经理疆土，擐甲之士岁无宁居，威克阙爱，理势然也。子孙相继，其法互有轻重；中间能审权宜，终之以礼者，惟景、圣二宗为优耳。

然其制刑之凡有四：曰死，曰流，曰徒，曰杖。死刑有绞、斩、凌迟之属，又有籍没之法。流刑量罪轻重，置之边城部族之地，远则投诸境外，又远则罚使绝域。徒刑一曰终身，二曰五年，三曰一年半；终身者决五百，其次递减百；又有黥刺之法。杖刑自五十至三百，凡杖五十以上者，以沙袋决之；又有

木剑、大棒、铁骨朵之法。木剑、大棒之数三，自十五至三十；铁骨朵之数，或五、或七。有重罪者，将决以沙袋，先于椎骨之上及四周击之。拷讯之具，有粗、细杖及鞭、烙法。粗杖之数二十；细杖之数三，自三十至于六十。鞭、烙之数，凡烙三十者鞭三百，烙五十者鞭五百。被告诸事应伏而不服者，以此讯之。品官公事误犯，民年七十以上、十五以下犯罪者，听以赎论。赎铜之数，杖一百者，输钱千。亦有八议、八纵之法。籍没之法，始自太祖为挾马狝沙里时，奉痕德堇可汁命，按于越释重遇害事，以其首恶家属没入瓦里。及淳钦皇后时析出，以为著帐郎君，至世宗诏免之。其后内外戚属及世官之家，犯叛逆等罪，复没入焉；余入没为著帐永；其没入宫分、分赐臣下者亦有之。木剑、大棒者，太宗时制。木剑面平北隆，大臣犯重罪，欲宽宥则击之。沙袋者，穆宗时制，其制用熟皮合缝之，长六寸，广二寸，柄一尺许。徒刑之数详于生熙制，杖刑以下之数详于咸雍制；其余非常用而无定式者，不可殫纪。

太祖初年，庶事草创，犯罪者量轻重决之。春后治诸弟逆党，权宜立法。亲王从逆，不磔诸甸人，或投高崖杀之；淫乱不轨者，五车轘杀之；逆父终者视此；讪詈犯上者，以熟铁锥椿其口杀之。从坐者，量罪轻重杖决。杖有二：大者重钱五百，小者三百。又为泉磔、生瘞射鬼箭、炮擲，支解之刑。归于重法，闲民使不为变耳。岁癸酉，下诏曰：“朕自北征以来，四方狱讼，积滞颇多。今休战息民，群臣其副朕意，详决之，无或冤枉。”及命北府宰相萧敌鲁等分道疏决。有辽铁恤之意，昉见于此。神册六年，克定诸夷，上谓侍臣曰：“凡国家庶务，巨细各殊，若宪度不明，则何以为治，群下亦何由知禁？”乃诏大臣定治契丹及诸夷之法，汉人则断以《律令》，仍置钏院以达民冤。

至太宗时，治渤海人一依汉法，余无改焉。会同四年，皇族舍利郎君谋毒通事解里等，已中者二人，使重杖之，及其妻流于厥拔离弭河，族造药者。

世宗天禄二年，天德、萧翰、刘哥，及其弟盆都等谋反，天德伏诛，杖翰，流刘哥，遗盆都使辖戛斯国。夫四人之罪均而刑异。辽之世，同罪异论者盖多。

穆宗应历十二年，国舅帐郎君萧延之奴海里强陵拽刺秃里未及之女，以法无文，加之宫刑，仍付秃里以为奴。因著为令。十六年，谕有司：“自先朝行幸顿次，必高立标识以禁行者。比闻楚古辈，故低置其标深草中，利人误入，因之取财。自今有复然者，以死论。”然帝嗜酒及猎，不恤政事，五坊、掌兽、近侍、奉膳、掌酒人等，以獐鹿、野豕、鹑雉之属亡失伤毙，及私归逃亡，在造逾期，召不时至，或以奏对少不如意，或以饮食细故，或因犯者迁怒无辜，辄加炮烙铁梳之刑。甚者至于无算。或以手刃刺之，斩击射燎，断手足，烂肩股，折腰胫，划口碎齿，弃尸于野。且使筑封于其地，死者至百有侠人。京师置百尺牢以处系囚。盖其即位未久，惑女巫肖古之言，取人胆合延年药，故杀人颇众。后悟其诈，以鸣镝丛射、骑践踏之。及海里之死，为长夜之饮，五坊、掌兽人等及左右给事诛戮者，相继不绝。虽尝悔其因怒滥刑，谕大臣切谏；在廷畏懦，鲜能匡救，虽谏又不能听。当其将杀寿哥、念古，殿前都点检耶律夷腊葛谏曰：“寿哥等毙所掌雉，畏罪而亡，法不应死。”帝怒，斩寿哥等，支解之。命有司尽取鹿人之在系者凡六十五人，斩所犯重者四十四人，余悉痛杖之。中有欲置死者，赖五子必摄等谏得免。已而怒颇德饲鹿不时，致伤而毙，遂杀之。季年，暴虐益甚，尝谓太尉化葛曰：“朕醉中有处决不当者，醒当覆奏。”徒能言之，意无悛意，故及于难。虽云虐止褻御，上不

及大臣，下不及百姓，然刑法之制，岂人主快情纵意之具邪。

景宗在潜，已鉴其失。及即位，以宿卫失职，斩殿前都点检耶律夷腊葛。赵王喜隐自囚所擅去械锁，求见自辩，语之曰：“枉直未分，焉有出狱自辩之理？”命复繫之。既而躬录囚待，尽召而释之。保宁三年，以穆宗废钟院，穷民有冤者无所诉，故诏复之，仍使铸钏，纪诏其上，道所以废置之意。吴王稍为妈所告，有司请鞠，帝曰：“朕知其诬，若按问，恐余人效之。”命斩以徇。五年，近侍实鲁里误触神纛，法应死，杖而释之。庶几宽猛相济。然缓于讨贼，应历逆党至是始获而诛焉，议者以此少之。

圣宗冲年嗣位，睿智皇后称制，留心听断，尝劝帝宜宽法律。帝壮，益习国事，锐意于治。当时更定法令凡十数事，多合人心，其用刑又能详慎。先是，契丹及汉人相殴致死，其法轻重不均，至是一等科之。统和十二年，诏契丹人犯十恶，亦断以《律》。旧法，死囚尸市三日，至是一宿即听收瘞。二十四年，诏主非犯谋反大逆及流死罪者，其奴婢无得告首；若奴婢犯罪至死，听送有司，其主无得擅杀。二十九年，以旧法，宰相、节度使世选之家子孙犯罪，徒杖如齐民，惟免黥面，诏自今但犯罪当黥，即准法同科。开泰八年，以窃盗赃满十贯，为首者处死，其法太重，故增至二十五贯，其首处死，从者决流。尝敕诸处刑狱有冤，不能申雪者，听诣御史台陈诉，委官覆问。往时大理寺狱讼，凡开图籍奏者，以翰林学士、给事中、政事舍人详决；至是始置少卿及正主之。犹虑其未尽，而亲为录囚。数遣使诣诸道审决冤滞，如邢抱朴之属，所至，人自以为无冤。

五院部民有自坏铠甲者，其长佛奴杖杀之，上怒其用法太峻，诏夺官。吏以故不敢酷。搥刺干乃方寸在醉言官掖事，法

当死，特赏其罪。五院部民偶遗火，延及木叶山兆域，亦当死，杖而释之，因著为法。至于敌八哥始窃蓟州王令谦家财，及觉，以刃刺令谦，幸不死。有司拟以盗论，止加杖罪。又那母古犯窃盗者十有三次，皆以情不可恕，论弃市。因诏自今三犯窃盗者，黥额、徒三年；四则黥面、徒五年；至于五则处死。若是者，重轻适宜，足以示训。近侍刘哥、乌古斯尝从齐王妻而逃，以赦，后会千龄节出首，乃诏诸近侍、护卫集视而腰斩之。于是国无幸民，纲纪修举，吏多奉职，人重犯法。故统和中，南京及易、平二州以狱空闻。至开泰五年，诸道皆狱空，有刑措之风焉。

故事，枢密使非国家重务，未尝亲决，凡狱讼惟夷离毕主之。及萧合卓、萧朴相继为枢密使，专尚吏才，始自听讼。时人转相效习，以狡智相高，风俗自此衰矣。故太平六年下诏曰：“朕以国家有契丹、汉人，故以南、北二院分治之，盖欲去贪枉，除烦扰也；若贵贱异法，则怨必生。夫小民犯罪，必不能动有司以达于，惟内族、外戚多恃恩行贿，以图苟免，如是则法废矣。自今贵戚以事被告，不以事之大小，并令所在官司按问，具申北、南院覆问得实以闻；其不按辄申，及受请托为奏言者，以本犯人罪罪之。”七年，诏中外大臣曰：“《制条》中有遗阙及轻重失中者，其条上之，议增改焉。”

卷六十二志第三十一

刑法志下

兴宗即位，钦哀皇后始得志，昆弟专权。冯家奴等希钦哀意，诬萧浞卜等谋反，连及嫡后仁德皇后。浞卜等十余人与仁德姻援坐罪者四十余辈，皆被大辟，仍籍其家。幽仁德于上京，既而遣人弑之。迫殒非命，中外切愤。钦哀后谋废立，迁于庆州。及奉迎以归，颇复预事，其酷虐不得逞矣。然兴宗好名，喜变更，又溺浮屠法，务行小惠，数降赦宥，释死囚甚众。

重熙元年，诏职事官公罪听赎，私罪各从本法；子弟及家人受赅，不知情者，止坐犯人。先是，南京三司销钱作器皿三斤，持钱出南京十贯，及盗遗火家物五贯者处死；至是，铜逾三白，持钱及所盗物二十贯以上处死。二年，有司奏：“元年诏曰，犯重罪徒终身者，加以捶楚，而又黥面。是犯一罪而具三刑，宜免黥。其职事官及宰相、节度使世选之家子孙，犯奸罪至徒者，未审黥否？”上谕曰：“犯罪而悔过自新者，亦有可用之人，一黥其面，终身为辱，朕甚悯焉。”后犯终身徒者，止刺颈。奴婢犯逃，若盗其主物，主无得擅黥其面，刺臂及颈者听。犯窃盗者，初刺右臂，再刺在，三刺颈之右，四刺左，至于五则处死。五年，《新定条制》成，诏有司凡朝日执之，

仍颁行诸道。盖纂修太祖以来法令，参以古制。其刑有死、流、杖及三等之徒，而五凡、五百四十七条。

时有群牧人窃易官印以马与人者，法当死，帝曰：“一马杀二人，不亦甚乎？”减死论。又有兄弟犯强盗当死，以弟从兄，且俱无子，特原其弟。至于枉法受赇，诈敕走递，伪学御书，盗外国贡物者，例皆免死。郡王贴不家奴弥里吉告其主言涉怨望，鞫之无验，当反坐，以钦哀皇后里言，竟不加罪，亦不断付其主，仅籍没焉。宁远军节度使萧白强掠乌古敌烈都详稳敌鲁之女为妻，亦以后言免死，杖而夺其官。梅里狗丹使酒杀人而逃，会永寿节出首，特赦其罪。皇妹秦国公主生日，帝幸其第，伶人张隋，本宋所遣洵者，大臣觉之以闻。召诘，款伏，乃遽释之。后诏诸职官私取官物者，以正盗论。诸帐郎君等于禁地射鹿，决杖三百，不征偿；小将军决二百已下；至百姓犯者决三百。圣宗之风替矣。

道宗清宁元年，诏诸宫都部署曰：“凡有机密事，即可面奏；余所诉事，以法施行。有投诽谤之书，其受及读者皆弃市。”二年，命诸郡长吏和诸部例，与僚同决罪囚，无致枉死狱中。下诏曰：“先时诸路死刑皆待决于朝，故狱讼留滞；自今凡强盗得实者，听即决之。”四年，复诏左夷离毕曰：“比诏外路死型，听所在官司即决。然恐未能悉其情，或有枉者。自今虽已款伏，仍令附近官司覆司。无冤然后决之，有冤者即具以闻。”咸雍元年，诏狱囚无家者，给以粮。六年，帝以契丹、汉人风俗不同，国法不可异施，于是命惕隐苏、枢密使乙辛等更定《条制》。凡合于《律令》者，具载之；其不合者，别存之。时校定官即重熙旧制，更窃盗赃二十五贯处死一条，增至五十贯处死；又删其重复者二条，为五百四十五条；取《律》一百七十三条，又创增七十一条，凡七百八十九条，增重编者至千

余条。皆分类列。以大康间所定，复以《律》及《条例》参校，续增三十六条。其后因事续校，至大安三年止，又增六十七条。条约既繁，典者不能遍习，愚民莫知所避，犯法者众，吏得因缘为奸。故五年诏曰：“法者所以示民信，而致国治。简易如天地，不忒如四时，使民可避而不可犯。比命有司纂修刑法，然不能明体朕意，多作条目，以罔民于罪，朕甚不取。自今复用旧法，余悉除之。”

然自大康元年，北院枢密使耶律乙辛等用事。宫婢单登等诬告宣懿皇后，乙辛以闻，即诏乙辛劾状，因实其事。上怒，族伶人赵惟一，斩高长命，皆籍其家，仍赐皇后自尽。三年，乙辛又与其党谋构昭怀太子，阴令右护卫太保耶律查刺，告知枢密院事萧速撒等八人谋立皇太子。诏按无状，出速撒、达不也外补，流护卫撒拨等六人。诏告首谋逆者，重加官赏；否则悉行诛戮。乙辛教牌印郎君萧讹都斡自首“臣尝预速撒等谋”，因籍姓名以告。帝信之，以乙辛等鞫按，至杖皇太子，囚之宫中别室，杀挾不也、撒刺等三十五人，又杀速撒等诸子；其幼稚及妇女、奴婢、家产，皆籍没之，或分赐群臣。燕哥等诈为太子爱书以闻，上大怒，废太子，徙上京，乙辛寻遣人杀于囚所。帝犹不寤，朝廷上下，无复纪律。

天祚乾统元年，凡大康三年预乙辛所害者悉复官爵，籍没者出之，流放者还乡里。至二年，始发乙辛等，剖棺戮尸，诛其子孙，余党子孙减死，徙边，其家属奴婢皆分赐被害之家。如耶律挾不也、萧达鲁古等，党人之尤凶狡者，皆以赂免。至于覆军失城者，第免官而已。行军将军耶律涅里三人有禁地射鹿之罪，皆弃市。其职官诸局人有过者，镌降决断之外，悉从军赏罚无章，怨讟日起；剧盗相挺，叛亡接踵。天祚大恐，益务绳以严酷，由是投崖、炮掷、钉割、鬻杀之型复兴焉。或有

分尸五京，甚者至取其心献祖庙。虽由天祚救患无策，流为残忍，亦由祖宗有以启之也。辽之先代，作法尚严。使春子孙皆有君人之量，知所自择，犹非祖宗贻谋之道；不幸一有昏暴者，少引以藉口，何所不至。然辽之季世，与其先代用刑同，而兴亡异者何欤？盖创业之君，旋立于法未定之前，民犹未敢测也；亡国之主，施之于法既定之后，民复何所赖焉。此其所为异也。传曰：“新国轻典。”岂独权事宜而已乎？

天祚末年，游畋无度，颇有倦勤意。诸子惟文妃所生敖卢斡最贤。萧奉先乃元妃兄，深忌之。会文妃之女兄适耶律挾曷里，女弟适耶律余睹，奉先乃诬告余睹等谋立晋王，尊天祚为太上皇。遂戮挾曷里及其妻，赐文妃自尽，敖卢斡以不与谋得免。及天祚西狩奉圣州，又以耶律撒八等欲劫立敖卢斡，遂诛撒八，尽其党与。敖卢斡以有人望，即日赐死。当时从行百官、诸局承应人及军士闻者，皆流涕。

盖自兴宗时，遽起大狱，仁德皇后戕于幽所，辽政始衰。道宗杀宣懿皇后，迁昭怀太子，太子寻被害。天祚知其父之冤，而已亦几殆，至是又自杀其子敖卢斡。传曰：“于所厚者薄，无所不薄矣。”辽二百余年，骨肉屡相残灭。天祚荒暴尤甚，遂至于亡。噫！

卷六十三列传第一

后 妃

肃祖昭烈皇后萧氏
懿祖庄敬皇后萧氏
玄祖简献皇后萧氏
德祖宣简皇后萧氏
太祖淳钦皇后述律氏
太宗靖安皇后萧氏
世宗怀节皇后萧氏
世宗妃甄氏 穆宗皇后萧氏
景宗睿智皇后萧氏
圣宗仁德皇后萧氏
圣宗钦哀皇后萧氏
兴宗仁懿皇后萧氏
兴宗贵妃萧氏
道宗宣懿皇后萧氏
道宗惠妃萧氏
天祚皇后萧氏
天祚德妃萧氏
天祚文妃萧氏

天祚元妃萧氏

《书》始嫔虞，《诗》兴《关雎》。国史记载，往往自家而国，以立天下之本。然尊卑之分，不可易也。司马迁列吕后于《纪》；班固因之，而传元后于外戚之后；范晔登后妃于《帝纪》。天子纪年以叙事谓之《纪》，后曷为而纪之？自晋史列诸后以首《传》，隋、唐以来，莫之能易也。

辽因突厥，称皇后曰“可敦”，国语谓之“忒俚塞”，尊称曰“褥鞞摩”，盖以配后土而母之云。大祖称帝，尊祖母曰太皇太后，母曰皇太后，嫔曰皇后。等以徽称，加以美号，质于隋、唐，文于故俗。后族唯乙室、拔里氏，而世任其国事。太祖慕汉高皇帝，故耶律兼称刘氏；以乙室、拔里比萧相国，遂为萧氏。

耶律俨、陈大任《辽史后妃传》，大同小异，酌取其当著于篇。

肃祖昭烈皇后萧氏，小字卓真。归肃祖，生四子，见《皇子表》。乾统三年，追尊昭烈皇后。

懿祖庄敬皇后萧氏，小字牙里辛。肃祖尝过其家曰：“同姓可结交，异姓可结婚。”知为萧氏，为懿祖聘焉。生男女七人。乾统三年，追尊庄敬皇后。

玄祖简献皇后萧氏，小字月里朵。玄祖为狠德所害，后嫠居，恐不免，命四子往依邻家耶律台押，乃获安。太祖生，后以骨相异常，惧有阴图害者，鞠之别帐。重熙二十一年，追尊简献太后。

德祖宣简皇后萧氏，小字严母斤。遥辇氏宰相剔刺之女。男、女六人，太祖长子也。天显八年崩，祔德陵。重熙二十一年，追尊宣简皇后。

太祖淳钦皇后述律氏，讳平，小字月理朵。其先回鹘人糯思，生魏宁舍利，魏宁生慎思梅里，慎思生婆姑梅里，婆姑娶匀德愬王女，生后于契丹右大部。婆姑名月碗，仕遥辇氏为阿扎割只。

后简重果断，有雄略。尝至辽、土二河之会，有女子乘青牛车，仓卒避路，忽不见。未几，童谣曰：“青牛姬，曾避路。”盖谚谓地祇为青牛姬云。

太祖即位，群臣上尊号曰地皇后。神册元年，大册，加号应天大明地皇后。行兵御众，后尝与谋。太祖尝渡碛击党项，黄头、臭泊二室韦乘虚袭之；后知，勒兵以待，奋击，大破之，名震诸夷。

时晋王李存勖欲结援，以叔母事后。幽州刘守光遣韩延徽求援，不拜，太祖怒，留之，使牧马。后曰：“守节不屈，贤者也。宜礼用之。”太祖乃召延徽与语，大悦，以为谋主。吴主李嘏献猛火油，以水沃之愈炽。太祖选三万骑以攻幽州。后曰：“岂有试油而攻人国者？”指帐前树曰：“无皮可以生乎？”太祖曰：“不可。”后曰：“幽州之有土有民，亦犹是耳。吾以三千骑掠其四野，不过数年，困而归我矣，何必为此？万一不胜，为中国笑，吾部落不亦解体乎！”其平渤海，后与有谋。

太祖崩，后称制，摄军国事。及葬，欲以身殉，亲戚百官力谏，因断右腕纳于柩。太宗即位，尊为皇太后。会同初，上尊号曰广德至仁昭烈崇简应天皇后。

初，太祖尝谓太宗必兴我家，后欲令皇太子倍避之，太祖册倍为东丹王。太祖崩，太宗立，东丹王避之唐。太后常属意于少子李胡。太宗崩，世宗即位于镇阳，太后怒，遣李胡以兵逆击。李胡败，太后亲率师遇于潢河之横渡。赖耶律屋质谏，罢兵。迁太后于祖州。

应历三年崩，年七十五，祔祖陵，谥曰贞烈。重熙二十一年，更今谥。

太宗靖安皇后萧氏，小字温，淳钦皇后弟室鲁之女。帝为大元帅，纳为妃，生穆宗。及即位，立为皇后。性聪慧洁素，尤被宠顾，虽军旅、田猎必与。天显十年崩，谥彰德，葬奉陵。重熙二十一年，更今谥。

世宗怀节皇后萧氏，小字撒葛只，淳钦皇后弟阿古只之女。帝为永康王，纳之，生景宗。天禄末，立为皇后。明年秋，生萌古公主。在蓐，察割作乱，弑太后及帝。后乘步辇，直诣察割，谓毕收殓。明日遇害。谥曰孝烈皇后。重熙二十一年，更今谥。

世宗妃甄氏，后唐宫人，有姿色。帝从太宗南征得之，宠遇甚厚，生宁王只没。及即位，立为皇后。严明端重，风神闲雅。内治有法，莫干以私。刘知远、郭威称帝，世宗承强盛之资，奄奄岁时。后与参帷幄，密赞大谋，不果用。察割作乱，遇害。景宗立，葬二后于医巫闾山，建庙陵寝侧。

穆宗皇后萧氏，父知璠，内供奉翰林承旨。后生，有云气馥郁久之。幼有仪则。帝居藩，纳为妃。及正位中宫，性柔婉，

不能规正。无子。

景宗睿智皇后萧氏，讳绰，小字燕燕，北府宰相思温女。早慧。思温尝观诸女扫地，惟后洁除，喜曰：“此女必能成家！”帝即位，选为贵妃。寻册为皇后，生圣宗。

景宗崩，尊为皇太后，摄国政。后泣曰：“母寡子弱，族属雄强，边防未靖，奈何？”耶律斜珍、锦德让进曰：“信任臣等，何虑之有！”于是，后与斜珍、德让参决大政，委于越休哥以南边事。统和元年，上尊号曰承天皇太后。二十四年，加上尊号曰睿德神略应运启化承天皇太后。二十七年崩，谥曰圣神宣献皇后。重熙二十一年，更今谥；

后明达治道，闻善必从，故群臣咸竭其忠。习知军政，澶渊之役，亲御戎车，指麾三军，赏罚信明，将士用命。圣宗称辽盛主，后教训为多。

圣宗仁德皇后萧氏，小字菩萨哥，睿智皇后弟隗因之女。年十二，美而才，选入掖庭。统和十九年，册为齐天皇后。

尝以草茝为殿式，密付有司，令造清风、天祥、八方三殿。既成，益宠异。所乘车置龙首鸱尾，饰以黄金。又造九龙辂、诸子车，以白金为浮图，各有巧思。夏秋从行山谷间，花木如绣，车服相错，人望之以为神仙。

生皇子二，皆早卒。开泰五年，宫人耨斤生兴宗，后养为子。帝大渐，耨斤管后曰：“老物宠亦有既耶？”左右扶后出。帝崩，耨斤自立为皇太后，是为钦哀皇后。护卫冯家奴、喜孙等希旨，诬告北府宰相萧泥卜、国舅萧匹敌谋逆。诏令鞠治，连及后。兴宗闻之曰：“皇后侍先帝四十年，抚育眇躬，当为太后；今不果，反罪之，可乎？”钦哀曰：“此人若在，恐为

后患。”帝曰：“皇后无子而老，虽在，无能为也。”钦哀不从，迁后于上京。

车驾春搜，钦哀虑帝杯鞠育恩，驰遣人加害。使至，后曰：“我实无辜，天下共知。卿待我浴，而后就死，可乎？”使者退。比反，后已崩，年五十。是日，若有见后于木叶山阴者，乘青盖车，卫从甚严。

追尊仁德皇后。与钦哀并祔庆陵。

圣宗钦哀皇后萧氏，小字耨斤，淳钦皇后弟阿古只五世孙。黝面，狠视。母尝梦金柱擎天，诸子欲上不能；后后至，与仆从皆升，异之。

久之，入宫。尝指承天太后榻，获金鸡，吞之，肤色光泽胜常。太后惊异曰：“是必有奇子！”已而生兴宗。仁德皇后无子，取而养之如己出。后以兴宗待仁德皇后遵，不悦。圣宗崩，令冯家奴等诬仁德皇后与萧浞卜、萧匹敌等谋乱，徙上京，害之。自立为皇太后，摄政，以生辰为应圣节。

重熙元年，尊为仁慈圣善钦孝广德安靖贞纯宽厚崇觉仪天皇太后。三年，后阴召诸弟议，欲立少子重元，重元以所谋白帝。帝收太后符玺，迁于庆州七括官。六年秋，帝悔之，亲驭奉迎，侍养益孝谨。后常不怪。帝崩，殊无戚容。见崇圣皇后悲泣如礼，谓曰：“汝年尚幼，何哀痛如是！”

清宁初，尊为太皇太后。崩，谥曰钦哀皇后。

后初摄政，追封曾祖为兰陵郡王，父为齐国王，诸弟皆王之，虽汉五侯无以过。

兴宗仁懿皇后萧氏，小字挹里，钦哀皇后弟孝穆之长女。性宽睿，姿貌端丽。帝即位，入宫，生道宗。重熙四年，立为

皇后。二十三年，号贞懿慈和文惠孝敬庆爱崇圣皇后。

通宗即位，尊为皇太后。清宁二年，上尊号曰慈懿仁 and 文惠孝敬广爱宗天皇太后。九年秋，敦睦官使耶律良以重元与其子涅鲁古反状密告太后，乃言于帝。帝疑之，太后曰：“此社稷大事，宜早为计。”帝始戒严。及战，太后亲督卫士，破逆党。大康二年崩，谥仁懿皇后。

仁慈淑谨，中外感德。凡正旦、生辰诸国贡币，悉赐贫瘠。尝梦重元曰：“臣骨在太子山北，不胜寒璠。”寤即命屋之，慈悯类此。

兴宗贵妃萧氏，小字三妒，驸马都尉匹里之女。选入东宫。帝即位，立为皇后。重熙初，以罪降贵妃。

通宗宣懿皇后萧氏，小字观音，钦哀皇后弟枢密使惠之女。姿容冠绝，工诗，善谈论。自制歌词，尤善琵琶。重熙中，帝王燕赵，纳为妃。清宁初，立为懿德皇后。

皇太叔重元妻，以艳冶自矜，后见之，戒曰：“为贵家妇，何必如此！”

后生太子浚，有专房宠。好音乐，伶官赵惟一得侍左右。太康初，宫婢单登、教坊朱顶鹤诬后与惟一私，枢密使耶律乙辛以闻。诏乙辛与张孝杰劾状，因而实之。族诛惟一，赐后自尽，归其尸于家。

乾统初，追谥宣懿皇后，合葬庆陵。

道宗惠妃萧氏，小字坦思，附马都尉霞抹之妹。大康二年，乙辛誉之，选入掖庭，立为皇后。

居数岁，未见皇嗣。后妹斡特懒先嫁乙辛子绥也，后以宜

子言于帝，离婚，纳宫申。八年，皇孙延禧封梁王，降为惠妃，徙乾陵；斡特懒还其家。顷之，其母燕国夫人厌魁梁王，伏诛。贬妃为庶人，幽于宜州，诸弟没入兴圣宫。

天庆六年，召还，封太皇太记。后二年，奔黑顶山，卒，葬太子山。

天祚皇后萧氏，小字夺里懒，宰相继先五世孙。大安三年入宫。明年，封燕国王妃。乾统初，册为皇后。性闲淑，有仪则。兄弟奉先、保先等缘后宠柄任。女直乱，从天祚西狩，以疾崩。

天祚德妃萧氏，小字师姑，北府宰相常哥之女。寿隆二年入宫，封燕国妃，生子挾鲁。乾统三年，改德妃，以柴册礼，封挾鲁为燕国王，加妃号赞翼。王薨，以哀戚卒。

天祚文妃萧氏，小字瑟瑟，国舅大父房之女。乾统初，帝幸耶律挾葛第，见而悦之，匿宫中数月。皇太叔和鲁斡劝帝以礼选纳，三年冬，立为文妃。生蜀国公主、晋王敖卢斡，尤被宠幸。以柴册，加号承翼。

善歌诗。女直乱作，日见侵迫。帝畋游不恤，忠臣多被疏斥。妃作歌讽谏，其词曰：“勿嗟塞上兮暗红尘，勿伤多难兮畏夷人；不如塞奸邪之路兮，选取贤臣。直须卧薪尝胆兮，激壮士之捐身；可以朝清漠北兮，夕枕燕、云。”又歌曰：“丞相来朝兮剑佩鸣，千官侧目兮寂无声。养成外患兮嗟何及！祸尽忠臣合罚不明。亲戚并居兮藩屏位，私门潜畜兮爪牙兵。可怜往代兮秦天子，犹向宫中兮望太平。”天祚见而衔之。

播迁以来，郡县所失几半，上颇有倦勤之意。诸皇子敖卢斡最贤，素有人望。元后兄萧奉先深忌之，诬南军都统余观谋

立晋王，以妃与闻，赐死。

天祚元妃萧氏，小字贵哥，燕国妃之妹。年十七，册为元妃。性沉静。尝昼寝，近侍盗貂帽，妃觉而不言，宫掖称其宽厚。从天祚四狩，以疾薨。

论曰：“辽以鞍马为家，后妃往往长于射御，军旅田猎，未尝不从。如应天之奋击室韦，承天之御戎澶渊，仁懿之亲破重元，古所未有，亦其俗也。

靖安无毁无誉；齐天巧思，乃奢侈之渐；宣懿度曲知音，岂致诬蔑之阶乎？文妃能歌诗讽谏，而谓谋私其子，非矣。若简宪之艰危保孤，怀节之从容就义，虽烈丈夫何以过之。钦哀狠杰，贼杀嫡后，而兴宗不能防闲其母，惜哉！”

卷六十四列传第二

宗室

义宗倍 子平王隆先
晋王道隐 章肃皇帝李胡
子宋王喜隐 顺宗浚
晋王敖卢斡

义宗，名倍，小字图欲，太祖长子，母淳钦皇后萧氏。幼聪敏好学，外宽内挚。神册元年春，立为皇太子。

时太祖问侍臣曰：“受命之君，当事天敬神。有大功德者，朕欲祀之，何先？”皆以佛对。太祖曰：“佛非中国教。”倍曰：“孔子大圣，万世所尊，宜先。”太祖大悦，即建孔子庙，诏皇太子春秋释奠。

尝从征乌古、党项，为先锋都统，及经略燕地。太祖西征，留倍守京师，因陈取渤海计。天显元年，从征渤海。拔扶余城，上欲括户口，倍谏曰：“今始得地而料民，民必不安。若乘破竹之势，径造忽汗城，克之必矣。”太祖从之。倍与大元帅德光为前锋，夜围忽汗城，大譟撰穷蹙，请降。寻复叛，太祖破之。改其国曰东丹，名其城曰天福，以倍为人皇王主之。仍赐天子冠服，建元甘露，称制，置左右大次四相及百官，一用汉

法。岁贡布十五万端，马千匹。上谕曰：“此地濒海，非可久居，留汝抚治，以见朕爱民之心。”驾将还，倍作歌以献。陛辞，太祖曰：“得汝治东土，吾复何忧。”倍号泣而出。遂如仪坤州。

未几，诸部多叛，大元帅讨平之。太祖讣至，倍即日奔赴山陵。倍知皇太后意欲立德光，乃谓公卿曰：“大元帅功德及人神，中外攸属，宜主社稷。”乃与群臣请于太后而让位焉。于是大元帅即皇帝位，是为太宗。

太宗即立，见疑，以东平为南京，徙倍居之，尽迁其民。又置卫士阴伺动称。倍既归国，命王继远撰《建南京碑》，起书楼于西宫，作《乐田园诗》。唐明宗闻之，遣人跨海持书密召倍。倍因畋海上。使再至，倍谓左右曰：“我以天下让主上，今反见疑；不如适他国，以成吴太伯之名。”立木海上，刻诗曰：“小山压大山，大山全无力。羞见故乡人，从此投外国。”携高美人，载书浮海而去。

唐以天子仪卫迎倍，倍坐船殿，众官陪列上寿。至汴，见明宗。明宗以庄宗后夏氏妻之，赐姓东丹，名之曰慕华。改瑞州为怀化军，拜怀化军节度使、瑞慎等州观察使。复赐姓李，名赞华。移镇滑州，遥领虔州节度使。倍虽在异国，常思其亲，问安之使不绝。

后明宗养子从珂弑其君自立，倍密报太宗曰：“从珂弑君，盍讨之。”及太宗立石敬瑭为晋王，加兵于洛。从珂欲自焚，召倍与俱，倍不从，遣壮士李彦绅害之，时年三十八。有一僧为收瘞之。敬瑭入洛，丧服临哭，以王礼权厝。后太宗改葬千医巫闾山，谥曰文武元皇帝。世宗即位，谥让国皇帝，陵曰显陵。统和中，更谥文献。重熙二十年，增谥文献钦义皇帝，庙号义宗，及谥二后曰端顺，曰柔贞。

倍初市书至万卷，藏于医巫闾绝顶之望海堂。通阴阳，知音律，精医药、砭灸之术。工辽、汉文章，尝译《阴符经》。善画本国人物，如《射骑》、《猎雪骑》、《千鹿图》，皆入宋秘府。然性刻急好杀，婢妾微过，常加刳灼。夏氏惧而求削发为尼。五子：长世宗，次娄国、稍、隆先、道隐，各有传。

平王隆先，字团隐，母大氏。

景宗即位，始封平王。未几，兼政事令，留守东京。薄赋税，省刑狱，恤鳏寡，数荐贤能之士。后与统军耶律室鲁同讨高丽有功，还薨，葬医巫闾山之道隐谷。

平王为人聪明，博学能诗，有《闾苑集》行于世。

保守之季，其子陈哥与渤海官属谋杀其父，举兵作乱，上命鞬裂于市。

晋王道隐，字留隐，母高氏。

道隐生于唐，人皇王遭李从珂之害，时年尚幼，洛阳僧匿而养之，因名道隐。太宗灭唐，还京，诏赐外罗山地居焉。性沉静，有文武才，时人称之。

景宗即位，封蜀王，为上京留守。乾亨元年，迁守南京，号令严肃，民获安业。居数年，徙封荆王。统和初，病薨，追封晋王。

论曰：“自古新造之国，一传而太子让，岂易得哉？辽之义宗，可谓盛矣！然让而见疑，岂不兆于建元称制之际乎？斯则一时君臣昧于礼制之过也。

“束书浮海，寄迹他国，思亲不忘，问安不绝，其心甚有足谅者焉。观其始慕泰伯之贤而为远适之谋，终疾陈恒之恶而有请讨之举，志趣之卓，盖已见于早岁先祀孔子之言欤。善不令终，天道难洁，得非性卞嗜杀之所致也！

“虽然，终辽之代，贤圣继统，皆其子孙。至德之报，昭然在兹矣。”

章肃皇帝，小字李胡，一名洪古，字奚隐，太祖第三子，母淳钦皇后萧氏。

少勇悍多力，而性残酷，小怒辄黥人面，或投水火中。太祖尝观诸子寝，李胡缩项卧内，曰：“是必在诸子下。”又尝大寒，命三子采薪。太宗不择而取，最先至；人皇王取其乾者束而归，后至；李胡取少而弃多，既至，袖手而立。太祖曰：“长巧而次成，少不及矣。”而母笃爱李胡。

天显五年，遣徇地代北，攻寰州，多俘而还，遂立为皇太弟，兼天下兵马大元帅。太宗亲征，常留守京师。世宗即位镇阳，太后怒，遣李胡将兵击之，至泰德泉，为安瑞、留哥所败。太后与世宗隔潢河而阵，各言举兵意。耶律屋质入谏太后曰：“主上已立，宜许之。”时李胡在侧，作色曰：“我在，兀欲安得立？”屋质曰：“奈公酷暴失人心何！”太后顾李胡曰：“昔我与太祖爱汝异于诸子，谚云：‘偏怜之子不保业，难得之妃不主家。’我非不欲立汝，汝自不能矣。”及会议，世宗使解剑而言。和约既定，趋上京。会有告李胡与太后谋废立者，徙李胡祖州，禁其出入。

穆宗时，其子喜隐谋反，辞逮李胡，囚之，死狱中，年五十，葬玉峰山西谷。统和中，追谥钦顺皇帝。重熙二十一年，更谥章肃，后曰和敬。二子：宋王喜隐、卫王宛。

喜隐，字元德，雄伟善骑射，封赵王。应历中，谋反，事觉，上临问有状，以亲释之。未几，复反，下狱。景宗即位，闻有赦，自去其械而朝。上怒曰：“汝罪人，何得擅离禁所。”诏诛守者，复置于狱。及改元保宁，乃宥之，妻以皇后之姊，

复爵，王宋。

喜隐轻儻无恒，小得志即骄。上尝召，不时至，怒而鞭之，由是愤怒谋乱。

贬而复召，适见上与刘继元书，辞意卑逊，谏曰：“本朝于汉为祖，书旨如此，恐亏国体。”帝寻改之。授西南面招讨使，命之河东索吐蕃户，稍见进用。复诱群小谋叛，上命械其手足，筑园土囚祖州。宋降座二百余人欲劫立喜隐，以城坚不得入，立其子留礼寿，上京留守除室擒之。留礼寿伏诛，赐喜隐死。

论曰：“李胡残酷骄盈，太祖知其不才而不能教，太后不知其恶而溺爱之。初以屋质之言定立世宗，而复谋废立，子孙继以逆诛，并及其身，可哀也已。

“夫自太祖之世，刺葛、安瑞首倡祸乱，太祖既不之诛，又复用之，固为有君人之量。然惟太祖之才足以驾驭，庶乎其可也。李胡而下，宗王反侧，无代无之，辽之内难，与国始终。厥后嗣君，虽严法以绳之，卒不可止。乌乎，创业垂统之主，所以貽厥孙谋者，可不审欤！”

顺宗，名浚，小字耶鲁斡，通宗长子，母宣懿皇后萧氏。幼而能言，好学知书。道宗尝曰：“此子聪慧，殆天授欤！”

六岁，封梁王。明年，从上猎，矢连发三中。上顾左右曰：“朕祖宗以来，骑射绝人，威震天下。是儿虽幼，不坠其风。”后遇十鹿，射获其九。帝喜，设宴。八岁，立为皇太子。大康元年，兼领北南枢密院事。

及母后被害，太子有忧色。耶律乙辛为北院枢密使，常不自安。会护卫萧忽古谋害乙辛，事觉，下狱。副点检萧十三谓

乙辛曰：“臣民心属太子，公非阙阅，一日若立，吾辈措身何地！”乃与同知北院宣徽事萧特裏特谋构陷太子，阴令右护卫太保耶律查刺诬告都宫使耶律撒刺、知院萧速撒、护卫萧忽古谋废立。诏按无迹，不治。

乙辛复令牌印郎君萧讹都斡等言：“查刺前告非妄，臣实与谋，欲杀耶律乙辛等，然后立太子。臣若不言，恐事发连坐。”帝信之，幽太子于别室，以耶律燕哥鞠按。太子具陈枉状曰：“吾为储副，尚何所求。公当为我辨之。”燕哥乃乙辛之党，易其言为款伏。上大怒，废太子为庶人。将出，曰：“我何罪至是！”十三叱登车，遣卫士阖其扉。攫于上京，囚园堵中。乙辛寻遣达鲁古、撒八往害之，太子年方二十，上京留守萧撻得给以疾薨闻。上哀之，命有司葬龙门山。欲召其妃，乙辛阴遣人杀之。

帝后知其冤，悔恨无及，谥曰昭怀太子，以天子礼改葬玉峰山。乾统初，追尊大孝顺圣皇帝，庙号顺宗，妃萧氏贞顺皇后。一子，延禧，即天祚皇帝。

论曰：“道宗知太子之贤，而不能辨乙辛之诈，竟绝父子之亲，为万世惜。乙辛知为一身之计，不知有君臣之义，岂复知有太子乎！奸邪之臣乱人家国如此，可不戒哉！可不戒哉！”

晋王，小字敖卢斡，天祚皇帝长子，母曰文妃萧氏。

甫髻髻，驰马善射。出为大丞相耶律隆运后，封晋王。性乐道人善，而矜人不能。时宫中见读书者辄斥。敖卢斡尝入寝殿，见小底茶刺阅书，因取观。会诸王至，阴袖而归之，曰：“勿令他人见也。”一时号称长者。

及长，积有人望，内外归心。保大元年，南军都统耶律余

睹与其母文妃密谋立之，事觉，余睹降金，文妃伏诛，敖卢斡实不与谋，免。二年，耶律撒八等复谋立，不克。上知敖卢斡得人心，不忍加诛，令缢杀之。或劝之亡，敖卢斡曰：“安忍为蕞尔之躯，而失臣子之大节。”遂就死。闻者伤之。

论曰：“天祚不君，臣下谋立其子，适以杀之。敖卢斡重君父之命，不亡而死，申生其恭矣乎！”

辽列史卷六十五

列传第三

耶律曷鲁萧敌鲁
阿古只 耶委斜涅赤
老古 颇德
耶律欲稳耶律海里

耶律曷鲁，字控温，一字洪隐，迭刺部人。祖匣马葛，简宪皇帝兄。父偶思，遥辇时为本部夷离堇，曷鲁其长子也。

性质厚。在髫髻，与太祖游，从父释鲁奇之曰：“兴我家者，必二儿也。”太祖既长，相与易裘马为好，然曷鲁事太祖弥谨。会滑哥弑其父释鲁，太祖顾曷鲁曰：“滑哥弑父，料我必不能容，将反噬我。今彼归罪台晒为解，我姑与之。是贼吾不忘也！”自是，曷鲁常佩刀从太祖，以备不虞。

居久之，曷鲁父偶思病，召曷鲁曰：“阿保机神略天授，汝率诸弟赤心事之。”几而太祖来问疾，偶思执其手曰：“尔命世奇才。吾儿曷鲁者，他日可委以事，吾已谕之矣。”既而以诸子属之。

太祖为挾马狨沙里，参预部族事，曷鲁领数骑召小黄室韦来附。太祖素有大志，而知曷鲁贤，军国事非曷鲁议不行。会

讨越兀与乌古部，曷鲁为前锋，战有功。

及太祖为迭刺部夷离堇，讨英部，其长术里通险而垒，攻莫能下，命曷鲁持一笥往谕之。既入，为所执。乃说奚曰：“契丹与奚言语相通，实一国也。我夷离堇于奚岂有輶辘之心哉？汉人杀我祖奚首，夷离堇怨次骨，日夜思报汉人。顾力单弱，使我求援于奚，传矢以示信耳。夷离堇受命于天，抚下以德，故能有此众也。今奚杀我，违天背德，不祥莫大焉。且兵连祸结，当自此始，岂尔国之利乎！”述里感其言，乃降。

太祖为于越，秉国政，欲命曷鲁为迭刺部夷离堇。辞曰：“贼在君侧，未敢远去。”太冢讨黑车子室韦，幽州刘仁恭遣养子霸率众来救。曷鲁伏兵桃山，俟霸众过半而要之；与太祖合击，斩获甚众，遂降室韦。太祖会李克用于云州，时曷鲁侍，克用顾而壮之曰：“伟男子为谁？”太祖曰：“吾族曷鲁也。”

会遥辇痕德堇可汗歿，群臣奉遗命请立太祖。太祖辞曰：“昔吾祖夷离堇雅里尝以不当立而辞，今若等复为是言，何欤？”

曷鲁进曰：“曩吾祖之辞，遗命弗及，符瑞未见，第为国人所推戴耳。今先君言犹在耳，天人所与，若合符契。天不可逆，人不可拂，而君命不可违也。”太祖曰：“遗命田然，汝焉知天道？”曷鲁曰：“闻于越之生也，神光属天，异香盈幄，梦受神诲，龙锡金佩。天道无私，必应有德。我国削弱，齟齬于邻部日久，以故生圣人以兴起之。可汗知天意，故有是命。且遥辇九营棋布，非无可立者；小大臣民属心于越，天也。昔者于越伯父释鲁尝曰：‘吾犹蛇，儿犹龙也。’天时人事，几不可失。”太祖犹未许。是夜，独召曷鲁责曰：“众以遗命迫我。汝不明吾心，而亦俯随耶？”曷鲁曰：“在昔夷离堇雅里虽推戴者众，辞之，而立阻午为可汗。相传十余世，君臣之分

乱，纪纲之统隳。委质他国，若缀旒然。羽檄逢午，民疲奔命。兴王之运，实在今日。应天顺人，以答顾命，不可失也。”太祖乃许。明日，即皇帝位，命曷鲁总军国事。

时制度未讲，国用未充，扈从未备；用诸弟刺葛等往往凯非望。太祖官行营始置腹心郡，选诸部豪健二千余充之，以曷鲁及萧敌鲁总焉。已而诸弟之乱作，太祖命曷鲁总领军事，讨平之，以功为迭刺部夷离堇。时民更兵焚剽，日以损敝，曷鲁抚辑有方，畜牧益滋，民用富庶。乃讨乌古部，破之。自是震慑，不敢复叛。乃请制朝仪、建元，率百官上尊号。太祖既备礼受册，拜谒备为阿鲁敦于越。“阿鲁敦”者，辽言盛名也。

后太祖伐西南诸夷，数为前锋。神册二年，从逼幽州，与唐节度使周德威拒战可汗州西，败其军，遂围幽州，未下。太祖以时暑班师，留曷鲁备与卢国用守之。俄而救兵继至，曷鲁等以军少无援，退。

三年七月，皇都既成，燕群臣以落之。曷鲁是日得疾薨，年四十七。既葬，赐名其阡宴答，山曰于越峪，诏立石纪功。清宁间，命立祠上京。

初，曷鲁病革，太祖临视，问所欲言。曷鲁曰：“陛下圣德宽仁，群生咸遂，帝业隆兴。臣既蒙宠遇，虽瞑目无憾。惟析迭刺部议未决，愿亟行之。”及薨，太祖流涕曰：“斯人若登三五载，吾谋蔑不济矣！”

后太祖二十一功臣，各有所拟，以曷鲁为心云。子惕刺、撒刺，俱不仕。

论曰：“曷鲁以肺腑之亲，任帷幄之寄，言如蓍龟，谋成战性，可谓算无遗策矣。其君臣相得之诚，庶吴汉之于光武欤？夫信其所可信，智也，太祖有焉。故曰，惟圣知圣，惟贤知贤，斯近之矣。”

萧敌鲁，字敌辇，其母为德祖女弟，而淳钦皇后又其女兄也。五世祖曰胡母里，遥辇氏时尝使唐，唐留之幽州。一夕，折关遁归国，由是世为决狱官。

敌鲁性宽厚，膂力绝人，习军旅事。太祖潜藩，日侍左右，凡征讨必与行阵。既即位，敌鲁与弟阿古只、耶律释鲁、耶律曷备偕总宿卫。拜敌鲁北府宰相，世其官。

太祖征奚及讨刘守光，敌备略地海滨，杀获甚众。顷之，刺葛等作乱，溃而北走。敌鲁率轻骑追之，兼昼夜行。至榆河，败其党，获刺葛以献。太祖喜之，锡赆甚渥。后讨西南夷，功居诸将先。神册三年十二月卒。

敌鲁有胆略，闻敌所在即驰赴，亲冒矢石，前后战未尝少衄，必胜乃止。以故在太祖功臣列，喻以手云。弟阿古只。

阿古只，字撒本。少卓越，自放不羁。长骁勇善射，临敌敢前。每射甲楯辄洞贵。太祖为于越时，以材勇充任使。既即位，与敌鲁总腹心部。刺葛之乱也，淳钦皇后军黑山，阻险自固。太祖方经略奚地，命阿古只统百骑往卫之。逆党迭里特、耶律滑哥索惮其勇略，相戒曰：“是不可犯也！”刺葛既北走，与敌备追擒于榆河。

神册初元，讨西南夷有功；徇山西诸郡县，又下之，败周德威军。三年，以功拜北府宰相，世其职。天赞初，与王郁略地燕、赵，破磁羔镇。太祖西征，悉诱以南面边事。

攻渤海，破扶余城，独将骑兵五百，败老相军三万。渤海既平，改东丹国。顷之，已降郡县复叛，盗贼蜂起。阿古只与康默记讨之，所向披靡。会贼游骑七千自鸭绿府来援，势张甚。阿古只帅麾下精锐，直犯其锋，一战克之，斩馘三千余，遂进军破回跋城。以病卒。

功臣中喻阿古只为耳云。子安团，官至右皮室详稳。

耶律斜涅赤，字撒刺，六院部舍利裹古直之族。始字锋怨，早隶太祖幕下，尝有疾，赐樽酒饮而愈，辽言酒樽曰“撒刺”，故诏易字焉。

太祖即位，掌腹心部。天赞初，分迭刺部为北、南院，斜涅赤为北院夷离堇。帝西征至流沙，威声大振，诸夷溃散，乃命斜涅赤抚集之。

及讨渤海，破扶余城，斜涅赤从太子大元帅率众夜围忽汗城，大僭掇降。已而复叛，命诸将分地攻之。诘且，斜涅赤感励士伍，敢噪登陴，敌震慑，莫敢御，遂破之。

天显中卒，年七十，居佐命功臣之一。侄老古、颇德。

老古，字撒懒，其母淳钦皇后姊也。老古幼养宫掖，既长，沉毅有勇略，隶太祖帐下。

既即位，屡有战功。刺葛之乱也，欲乘我不备为掩袭计，给降。太祖将纳之，命老古、耶律欲稳严号令，勒士卒，控辔以防其变。逆党知有备，惧而遁。以功授右皮室详稳，典宿卫。

太祖侵燕、赵，遇唐兵云碧店，老古恃勇轻敌，直犯其锋。战久之，被数创，归营而卒。太祖深悼惜之，佐命功臣其一也。

颇德，字兀古邻。弱冠事太祖。天显初，为左皮室详稳，典宿卫，迁南院夷离堇，治有声。

石敬瑭破张敬达军于太原北，时颇德勒兵为援，敬达遁。敬瑭追至晋安寨围之，颇德领轻骑袭潞州，塞其饷道。诏诸将惧，杀敬达以降。会同初，改迭刺部夷离堇为大王，即拜颇德，既而加采访使。

旧制，肃祖以下宗室称院，德祖宗室号三父房，称横帐，百官子弟及籍没人称著帐。耶律斜的言，横帐班列，不可与北、南院并。太宗诏在廷议，皆曰然，乃诏横帐班列居上。颇德奏曰：“臣伏见官制，北、南院大王品在惕隐上。今横帐始图爵位之高，愿与北、南院参任；兹又耻与同列。夫横帐与诸族皆臣也，班列奚以异？”帝乃谕百官曰：“朕所不知，卿等不宜面从。”诏仍旧制。其强直不挠如此。

颇德状貌秀伟，初太祖见之曰：“是子风骨异常儿，必为国器。”后果然。卒年四十九。

耶律欲稳，字辖刺干，突吕不部人。

祖台押，遥辇时为北边拽刺。简献皇后与诸子之罹难也，尝倚之以免。太祖思其功不忘，又多欲隐严重，有济世志，乃命典司近部，以遏诸族窥觊之想。

欲稳既见器重，益感奋恩报。太祖始置官分以自卫，欲稳率门客首附宫籍。帝益嘉其忠，诏以台押配享庙廷。及平刺葛等乱，以功迁奚迭刺部夷离堇。从征渤海有功。天显初卒。

后诸帝以太祖之与欲稳也为故，往往取其子孙为友。官分中称“八房”，皆其后也。弟霞里，终奚六部秃里。

耶律海里，字涅刺昆，遥辇昭古可汗裔。

太祖传位，海里与有力焉。初受命，属籍比局萌觊觎，而遥辇故族尤觖望。海里多先帝知人之明，而索服太祖威德，独归心焉。以故太祖托为耳目，数从征讨。既清内乱，始置遥辇敞稳，命海里领之。

天显初，征渤海，海里将遥辇幻，破忽汗城。师般，卒。

辽列史卷六十六

列传第四

耶律敌刺 萧痕笃
康默记 孙延寿
韩延徽 子德枢
孙绍勋 绍芳
资让 韩知古
子匡嗣 孙德源
德凝

耶律敌刺，字合鲁隐，遥辇鲜质可汗之子。太祖践阼，与敞稳海里同心辅政。太祖知其忠实，命掌礼仪，且谕以军事。后以平内乱功，代辖里为奚六部吐里，卒。

敌刺善骑射，颇好礼文。

萧痕笃，字儿里軫，迭刺部人。其先相遥辇氏。

痕笃少糠慨，以才能自任。早隶太祖帐下，数从征讨。既践阵，除北府宰相。痕笃事亲孝，为政尚宽简。

康默记，本名照。少为蓟州衙校，太祖侵蓟州得之，爱其

材，隶麾下。一切蕃、汉相涉事，属默记折衷之，悉合上意。

时诸部新附，文法未备，默记推析律意，论决重轻，不差毫厘。罹禁纲者，人人自以为不冤。顷之，拜左尚书。神册三年，始建都，默记董役，人咸劝趋，百日而讫事。五年，为皇都夷离毕。会太祖出师居庸关，命默记将汉军进逼长芦水寨，俘馘甚众。

天赞四年，亲征渤海，默记与韩知古从。后大諲撰叛，命诸将攻之。默记分薄东门，率骁勇先登。既拔，与韩延徽下长岭府。军还，已下城邑多叛，默记与阿古只平之。

既破回跋城，归营太祖山陵毕，卒。佐命功臣其一也。

孙延寿，字胤昌，少倜傥，调其所亲：“大丈夫为将，当效节边垂，马革裹尸。”景宗特授干牛卫大将军。宋人攻商京，诸将既成列，延寿独奋击阵前，敌遂大溃。以功遥授保大军节度使。乾亨三年卒。

韩延徽，字藏明，幽州安次人。父梦殷，累官蓟、儒、顺三州刺史。延徽少英，燕帅刘仁恭奇之，召为幽都府文学、平州录事参军，同冯道祗候院，授幽州观察度支使。

后守光为帅，延徽来聘，太祖怒其不屈，留之。述律后谏曰：“彼秉节弗挠，贤者也，奈何困辱之？”太祖召与语，合上意，立命参军事。攻党项、室韦，服诸部落，延徽之筹居多。乃请树城郭，介市里，以居汉人之降者。又为定配偶，教垦艺，以生养之。以故逃亡者少。

居久之，慨然怀其乡里，赋诗见意，遂亡归唐。已而与他将王缙有隙，惧及难，乃省亲幽州，匿故人王德明舍。德明问所适，延徽曰：“吾将复走契丹。”德明不以为然。延徽笑曰：“彼失我，如失左右手，其见我必喜。”既至，太祖问故。延徽曰：“忘亲非孝，弃君非忠。臣虽挺身逃，臣心在陛下。”

臣是以复来。”上大悦，赐名曰匡列。“匡列。”辽言复来也。即命为守政事令、崇文馆大学士，中外事悉令参决。

天赞四年，从征渤海，大誥撰乞降。既而复叛，与诸将破其城，以功拜左仆射。又与康默记攻长岭府，拔之。师还，太祖崩，哀动左右。

太宗朝，封鲁国公，仍为政事令。使晋还，改南京三司使。世宗朝，迁南府宰相，建政事省，设张理具，称尽力吏。天禄五年六月，河东使请行册礼，帝诏延徽定其制，延徽奏一遵太宗册晋帝礼，从之。

应历中，致仕。子德枢镇东平，诏许每岁东归省。九年卒，年七十八。上闻震悼，赠尚书令，葬幽州之鲁郭，世为崇文令公。

初，延徽南奔，太祖梦白鹤自帐中出；比还，复入帐中。诘旦，谓侍臣曰：“延徽至矣。”已而果然。太祖初元，庶事草创，凡营都邑，建宫殿，正君臣，定名分，法度井井，延徽力也。为佐命功臣之一。子德枢。

德枢年甫十五，太宗见之，谓延徽曰：“是儿卿家之福，朕国之宝，真英物也！”未冠，守左羽林大将军，迁特进太尉。

时汉人降与转徙者，多寓东平。丁岁灾，饥谨疾厉。德枢请往抚字之，授辽兴军节度使。下车整纷剔蠹，恩煦信孚，劝农桑，兴教化，期月民获蓊息。

入为南院宣徽使，遥授天平军节度使，平、滦、营三州管内观察处置等使，门下平章事。已而加开府仪同三司、行侍中，封赵国公。保宁元年卒。孙绍勋、绍芳。

绍勋，仕至东京户部使。会大延琳叛，被执，辞不屈，贼以锯解之，愤骂至死。

绍芳，重熙间参知政事，加兼侍中。时廷议征李元昊，力

谏不听，出为广德军节度使。闻败，呕血卒。

孙资让，寿隆初拜中书侍郎、平章事。会宋徽宗嗣位，遣使来报，有司按籍，有“登宝位”文，坐是出为崇义军节度使。改镇辽兴，卒。

韩知古，蓟州玉田人，善谋有识量。太祖平蓟时，知古六岁，为淳钦皇后兄欲稳所得。后来嫔，知古从焉，未得省见。久之，负其有，怏怏不得志，挺身逃庸保，以供资用。

其子匡嗣得亲近太祖，因间言。太祖召见与语，贤之，命参谋义。神册初，遥授彰武军节度使。久之，信任益笃，总知汉儿司事，兼主诸国礼仪。时仪法疏阔，知古援据典故，参酌国俗，与汉仪杂就之，使国人易知而行。

顷之，拜庄仆射，与康默记将汉军征渤海有功，迁中书令。天显中卒，为佐命功臣之一。子匡嗣。

匡嗣以善医，直长乐宫，皇后视之犹子。应历十年，为太祖庙详稳。后宋王甚隐谋叛，辞引匡嗣，上置不问。

初，景宗在藩邸，善匡嗣。即位，拜上京留守。顷之，王燕，改南京留守。保宁末，以留守摄枢密使。

时耶律虎古使宋还，言宋人必取河东，合先事以为备。匡嗣低之曰：“宁有是！”已而宋人果取太原，乘胜通燕。匡嗣与商府宰相沙、惕隐休哥侵宋，军于满城，方阵，宋人请降。匡嗣欲纳之，休哥曰：“彼军气甚锐，疑诱我也。可整顿士卒以御。”匡嗣不听。俄而宋军鼓噪薄我，众蹙践，尘起涨天。匡嗣仓卒谕诸将；无当其锋。众既奔，遇伏兵扼要路，匡嗣弃旗鼓遁，其众走易州山，独休哥收所弃兵械，全军还。

帝怒匡嗣，数之曰：“尔违众谋，深入敌境，尔罪一也；号令不肃，行伍不整，尔罪二也；弃我师旅，挺身鼠窜，尔罪

三也；侦候失机，守御弗备，尔罪四也；捐弃旗鼓，损威辱国，尔罪五也。”促令诛之。皇后引诸内戚徐为开解，上重违其请。良久，威稍霁，乃杖而免之。

既而遥授晋昌军节度使。乾亨三年，改西南面招讨使，卒。睿智皇后闻之，遣使临吊，贿赠甚厚，后追赠尚书令。五子：德源，德让——后赐名隆运，德威，德崇，德凝。德源、德凝附传，余各有传。

德源，性愚而贪，早侍景宗邸。及即位，列近侍。保宁间，官崇义、兴国二军节度使，加检校太师。以贿名，德让贻书谏之，终不俊。以故论者少之。后加同政事不下平章事，遥摄保宁军节度使。乾亨初卒。

德凝，谦逊廉谨。保宁中，迁护军司徒。开泰中，累迁护卫太保、都官使、崇义军节度使。移镇广德，秩满，部民请留，从之。改西南面招讨使，党项隆益答叛，平之。迁大同军节度使，卒于官。

子郭三，终天德军节度使。孙高家奴，终南院宣徽使；高十，终辽兴军节度使。

卷六十七

列传第五

耶律靺烈 弟羽之
耶律铎臻 弟古
突品不 王郁
耶律图鲁窘

耶律靺烈，字兀里軫，六院部蒲古只夷离堇之后。父偶思，亦为夷离堇。

初，太祖为于越时，靺烈以谨愿宽恕见器使。既即位，兄曷鲁典宿卫，以故卖靺烈入侍帷幄，与闻政事。神册三年，曷鲁薨，命靺烈为迭刺部夷离堇，属以南方事。会讨党项，皇太子为先锋，靺烈副之。军至天德、云内，分道并进。靺烈率遍师渡河力战，斩获甚众。

天赞初，析迭刺部为北、南院，南夷离堇。时大元帅率师由古北口略燕地，靺烈徇山西，所至城堡皆下，太祖嘉其功，锡赉甚厚。从伐渤海，拔扶余城，留靺烈与寅底石守之。

天显二年，留守南京。十年卒，年五十六。弟羽之。

羽之，小字兀里，字寅底晒。幼豪爽不群，长嗜学，通诸部语。太祖经营之初，多预军谋。

天显元年，渤海平，立皇太子为东丹王，以羽之为中台省右次相。时人心未安，左大相迭刺不逾月薨，羽之莅事勤恪，威信并行。

太宗即位，上表曰：“我大圣天皇始有东土，择贤辅以抚斯民，不以臣愚而任之。国家利害，敢不以闻。渤海昔畏南朝，阻险自卫，居忽汗城。今去上京辽邈，既不为用，又不罢戍，果何为哉？先帝因彼离心，乘衅而动，故不战而克。天授人兴，彼一时也。遗种浸以蕃息，今居远境，恐为后患。梁水之地乃其故乡，地衍土沃，有木铁盐鱼之利。乘其微弱，徙还其民，万世长策也。彼得故乡，又获木铁盐鱼之饶，必安居乐业。然后选徒以翼吾左，突厥、党项、室韦夹辅吾右，可以坐制南邦，混一天下，成圣祖未集之功，贴后世无疆之福。”表奏，帝嘉纳之。是岁，诏徙东丹国民于梁水，时称其善。

人皇王奔唐，羽之镇抚国人，一切如故。以功加守太傅，迁中台省左相。会同初，以册礼赴阙，加特进。表奏左次相渤海蓊贪墨不法事，卒。子和里，终东京留守。

耶律铎臻，字敌辇，六院部人。祖蒲古只，遥辇氏时再为本部夷离堇。耶律狼德等既害玄祖，暴横益肆。蒲古只以计诱其党，悉诛夷之。

铎臻幼有志节，太祖为于越，常居左右。后即位，梁人遣使求辕轴材，太祖难之。铎臻曰：“梁名求材，实觐吾轻重。宜答曰：‘材之所生，必深山穷谷，有神司之，须白鼻赤驴祷词，然后可伐。’如此，则其语自塞矣。”已而果然。

天赞三年，将伐渤海，铎臻谏曰：“陛下先事渤海，则西夏必蹶吾后。请先西讨，庶无后顾之忧。”太祖从之。及淳钦皇后称制，恶铎臻，囚之，誓曰：“铁锁朽，当释汝！”既而召之，使者欲去锁，铎臻辞曰：“铁未朽，可释乎？”后闻，嘉

叹，趣召释之。天显二年卒。弟古、突吕不。

古，字涅刺昆，初名霞马葛。太祖为于越，尝从略地山右。会李克用于云州，古侍，克用异之曰：“是儿骨相非常，不宜使在左右。”以故太祖颇忌之。时方西讨，诸弟乱作，闻变，太祖问古与否，曰无。喜曰：“吾无忠矣！”趣召古议。古陈殄灭之策，后皆如言，以故锡赉甚厚。

神册末，南伐，以古佐右皮室详稳老古，与唐兵战于云碧店。老古中流矢，伤甚，太祖疑古阴害之。古知上意，跪曰：“陛下疑臣耻居老古麾下耶？及今老古在，请遣使问之。”太祖使问老古，对曰：“臣于古无可疑者。”上意乃释。老古卒，遂以古为右皮室详稳。

既卒，太祖谓左右曰：“古死，犹长松自倒，非吾伐之也。”

突吕不，字铎衮，幼聪敏嗜学。事太祖见器重。及制契丹大字，突吕不赞成为多。未几，为文班林牙，领国子博士、知制诰。明年，受诏撰决狱法。

太祖略燕，诏与皇太子及王郁攻定州。师还至顺州，幽州马步军指挥使王千率众来袭，突吕不射其马蹠，擒之。天赞二年，皇子尧骨为大元帅，突吕不为副，既克平州，进军燕、赵，攻下曲阳、北平。至易州，易人来拒，逾濠而阵。李景章出降，言城中人无斗志。大元帅将修攻具，突吕不谏曰：“我师远来，人马疲惫，势不可久留。”乃止。军还，大元帅以其谋闻，太祖大悦，赐赉优渥。

车驾西征，突吕不与大元帅为先锋，伐党项有功，太祖犒师水精山。大元帅东归，突吕不留屯西南部，复讨党项，多获而还。太祖东伐，大諲撰降而复叛，攻之，突吕不先登。渤海平，承诏铭太祖功德于永兴殿壁。班师，已下州郡往往复叛，

突吕不从大元帅攻破之。

淳钦皇后称制，有飞语中伤者，后怒，突吕不惧而亡。太宗知其无罪，召还。天显三年，讨乌古部，俘获甚众。伐唐，以突吕不为左翼，攻唐军霞沙寨，降之。十一年，送晋主石敬瑭入洛。及大册，突吕不总礼仪事，加特进检校太尉。会同五年卒。

王郁，京兆万年人，庸义武军节度使处直之孽子。伯父处存镇义武，卒，三军推其子郃袭，处直为都知兵马使。光化三年，梁王朱全忠攻定州，郃遣处直拒于沙河。兵败，入城逐郃，郃奔太原。乱兵推处直为留后，遣人请事梁王。梁与晋王克用绝好，表处直为义武军节度使。

初郃之亡也，郁从之。晋王克用妻以女，用为新州防御使。处直料晋必讨张文礼，镇亡，则定不独存，益自疑。阴使郁北导契丹入塞以牵晋兵，且许为嗣。郁自奔晋，常恐失父心，得使，大喜。神册六年，奉表送欽，举室来降，太祖以为养子。未几，郁兄都囚父，自为留后，帝遣郁从皇太子讨之。至定州，都坚壁不出，掠居民而还。

明年，从皇太子攻镇州，遇唐兵于定州，破之。天赞二年秋，郁及阿古只略地燕、赵，攻下磁窑务。从太祖平渤海，战有功，加同政事门下平章事，改崇义军节度使。

太祖崩，郁与妻会葬，其妻泣诉于淳钦皇后，求归乡国，许之。郁奏曰：“臣本唐主之婿，主已被弑，此行夫妻岂能相保。愿常侍太后。”后喜曰：“汉人中，惟王郎最忠孝。”以太祖尝与李克用约为兄弟故也。寻加政事令。还宜州，卒。

耶律图鲁寤，字阿鲁隐，肃祖子洽窞之孙，勇而有谋略。太宗立晋之役，其父敌鲁古为五院夷离堇，殁于兵，帝即

以其职授图鲁窆。会同元年，改北院大王，尝屏左右与议大事，占对合上意。

从讨石重贵，杜重威拥十万余众拒浮沱桥，力战数日，不得进。帝曰：“两军争渡，人马疲矣，计安出？”诸将请缓师，为后图，帝然之。图鲁窆厉色进曰：“臣愚窃以为陛下乐于安逸，则谨守四境可也；既欲扩大疆宇，出师远攻，讵能无厘圣虑。若中路而止，适为贼利，则必陷南京，夷属邑。若此，则争战未已，吾民无奠枕之期矣。且彼步我骑，何虑不克。况汉人足力弱而行缓，如选轻锐骑先绝其饷道，则事蔑不济矣。”帝嘉曰：“国强则其人贤，海巨则其鱼大。”于是塞其饷道，数出师以牵挠其势，重威果降如育。以功获赐甚厚。明年春，卒军中。

论曰：“神册初元，将相大臣拔起风尘之中，翼扶王运，以任职取名者，固一时之材；亦由太祖推诚御下，不任独断，用能总揽群策而为之用欤！其投天隙而列功庸，至有心腹、耳目、手足之喻，岂偶然哉！讨党项，走敌鲁，平刺葛，定渤海，功亦伟矣。若黔记治狱不冤，颇德持论不挠，延徽立经陈纪，绍勋箫节而死，图鲁窆料敌制胜，岂器博者无近用，道长者其功远欤？称为佐命固宜。”

卷六十八

列传第六

耶律解里 耶律拔里得
耶律朔古 耶律鲁不古
赵延寿 高模翰
赵思温 耶律沔里思
张砺

耶律解里，字泼单，突吕不部人。世为小吏。解里早隶太宗麾下，擢为军校。天显间，唐攻定州，既陷，解里为唐兵所获；晋高祖立，始归国。太宗赏其罪，拜御史大夫。

会同九年伐晋，师次游沱河，夺中渡桥，降其将杜重威。上命解里与降将张彦泽率骑兵三千疾趋河南，所至无敢当其锋。既入汴，解里等迁晋主重贵于开封府。彦泽恣杀掠，乱宫掖，解里不能禁，百姓骚然，莫不怨愤。车驾至京，数彦泽罪，斩于市，汴人大悦；解里亦被诘责，寻释之。

天禄间，加守太子太傅。应历初，置本部令稳，解里世其职，卒。

耶律拔里得，字孩邻，太祖弟刺葛之子。太宗即位，以亲

爰见任。

会同七年，讨石重贵，拔里得进围德州，下之，擒刺史师居璠等二十七人。九年，再举兵，次溥沱河，降杜重威，战功居多。太宗入汴，以功授安国军节度使，总领河北道事。师还，州郡往往叛，以应刘知远，拔里得不能守而归。

世宗即位，迁中京留守，卒。

耶律朔古，字弥骨顶，横帐孟父之后。幼为太祖所养。既冠，为右皮室详稳。从伐渤海，战有功。

天显七年，授三河乌古部都详稳。平易近民，民安之，以故久其任。会同间，为惕隐。时晋主石重贵渝盟，帝亲征，晋将杜重威拥众拒溥沱。月余，帝由他渡沱。朔古与赵延寿据中渡桥，重威兵却，遂降。是岁，入汴。

世宗即位，朔古奉太宗丧归上京，佐皇太后出师，坐是免官，卒。

耶律鲁不古，字信宁，太祖从侄也。初，太祖制契丹国字，鲁不古以赞成功，授林牙、监修国史。

后率偏师，为西南边大详稳，从伐党项有功。会河东节度使石敬瑭为其主所讨，遣人求援，鲁不古导送于朝，如其请。帝亲率师往援，鲁不古从击唐将张敬达于太原北，败之。会同初，从讨党项，俘获最诸将，师还。

天禄中，拜于越。六年，为北院大王。终年五十五。

赵延寿，本姓刘，恒山人。父邠，令蓊。梁开平初，沧州节度使刘守文陷蓊，其裨将赵德钧获延寿，养以为子。

少美容貌，好书史。唐明宗先以女妻之，及即位，对其文为兴平公主，拜延寿驰驸都尉、枢密使。明宗子从荣恃权跋扈，

内外莫不震慑，延寿求补外避之，出为宣武军节度使。清泰初，加鲁国公，复为枢密使，镇许州。石敬瑭发兵太原，唐遣张敬达往讨。会敬达败保晋安寨，延寿与德钧往救，闻晋安已破，走团柏峪。太宗追及，延寿与其父惧降。

明年，德钧卒，以延寿为幽州节度使，封燕王；及改幽州为南京，迁留守，总山南事。天显末，以延寿妻在晋，诏取之以归。自是益自激昂图报。

会同初，帝幸其第，加政事令。六年冬，晋人背盟，帝亲征，延寿为先锋，下贝州，授魏、博等州节度使，封魏王。败晋军于南乐，获其将赛项羽。军元城，晋将李守贞、高行周率兵来逆，破之。至顿丘，会大霖雨，帝欲班师。延寿谏曰：“晋军屯河滨，不敢出战，若径入澶州，夺其桥，则晋不足平。”上然之。适晋军先归渡州，高行周至析城，延寿将轻兵逆战；上亲督骑士突其阵，敌遂溃。师还，留延寿徇贝、冀、深三州。

八年，再伐晋，晋主遣延寿族人赵行实以书来招。时晋人坚壁不出，延寿给曰：“我陷虜久，宁忘父母之邦。若以军逆，我即归。”晋人以为然，遣杜重威率兵迎之。延寿至滹沱河，据中渡桥，与晋军力战，手杀其将王清，两军相拒。太宗潜由他渡济，留延寿与耶律朔古据桥，敌不能夺，屡败之，杜重威扫厥众降。上喜，赐延寿龙凤赭袍，且曰：“汉兵皆尔所有，尔宜亲往抚慰。”延寿至营，杜重威、李守贞迎谒马首。

后太宗克汴，延寿因李崧求为皇太子，上曰：“吾于魏王虽割肌肉亦不惜，但皇太子须天子之子得为，魏王岂得为也？”盖尝许灭晋后，以中原帝延寿，以故摧坚破敌，延寿常以身先。至是以崧达意，上命迁延寿秩。翰林学士承旨张砺进拟中京留守、大丞相、录尚书事、都督中外诸军事；上涂“录尚书事、都督中外诸军事”。

世宗即位，以翊戴功，授枢密使。天禄二年薨。

高模翰，一名松，渤海人。有膂力，善骑射，好谈兵。初，太祖平渤海，模翰避地高丽，王妻以女。因罪亡归。坐使酒杀人下狱，太祖知其才，赏之。

天显十一年七月，唐遣张敬达、杨光远帅师五十万攻太原，势锐甚。石敬瑭遣人求救，太宗许之。九月，徵兵出雁门，模翰与敬达军接战，败之，太原围解。敬瑭夜出谒帝，约为父子。帝召模翰等赐以酒馔，亲飧士卒，士气益振。翌日，复战，又败之。敬达鼠窜晋安寨，模翰献俘于帝。会敬瑭自立为晋帝，光远斩敬达以降，诸州悉下。上谕模翰曰：“朕自起兵，百余战，卿功第一，虽古名将无以加。”乃授上将军。会同元年，册礼告成，宴百官及诸国使于二仪殿。帝指模翰曰：“此国之勇将，朕统一天下，斯人之力也。”群臣皆称万岁。

及晋叛盟，出师南伐。模翰为统军副使，与僧遏前驱，拔赤城，破德、贝诸寨。是冬，兼总左右铁鹞子军，下关南城邑数十。三月，来虎官杨覃赴乾宁军，为沧州节度使田武名所围，模翰与赵延寿聚议往救。俄有光自模翰目中出，索绕旗矛，焰焰如流星久之。模翰喜曰：“此天赞之祥！”遂进兵，杀获甚众。以功加侍中。略地盐山，破饶安，晋人震怖，不敢接战。加太傅。

晋以魏府节度使杜重威领兵三十万来拒，模翰谓左右曰：“军法在正不在多。以多陵少，不义必败。其晋之谓乎！”诘旦，以麾下三百人逆战，杀其先锋梁汉璋，余兵败走。手诏褒美，比汉之李陵。顷之，杜重威等复至滹沱河，帝召模翰问计。上善其言曰：“诸将莫及此。”乃令模翰守中渡桥。及战，复败之，上曰：“朕凭高观两军之势，顾卿英锐无敌，如鹰逐难兔。当图形麟阁，爵貶后裔。”已而杜重威等降。车驾入汴，

加特进检校太师，封愬郡开国公，赐玺书、剑器。为汴州巡检使，平汨汨诸山土贼，迁镇中京。

天禄二年，加开府仪同三司，赐对衣、鞍勒、名马。应历初，召为中台省右相。至东京，父老欢迎曰：“公起戎行，致身富贵，为乡里荣，相如、贾臣辈不足过也。”九年正月，迁左相，卒。

赵思温，字文美，卢龙人。少果锐，膂力兼人，隶燕帅刘仁恭幕。李存勖问罪于燕，思温统遍师拒之。流矢中目，裂裳渍血，战犹不已。为存勖将周德威所擒，存勖壮而释其缚。久之，日见信用。与梁战于莘县，以骁勇闻，授平州刺史，兼平、营、蓟三州都指挥使。

神册二年，太祖遣大将经略燕地，思温来降。及伐渤海，以思温为汉军都团练使，力战拔扶余城。身被数创，太祖亲为调药。

太宗即位，以功擢检校太保、保静军节度使。天显十一年，唐兵攻太原，石敬瑭遣使求救，上命思温自岚、宪间出兵援之。既罢兵，改南京留守、卢龙军节度使、管内观察处置等使、开府仪同三司，兼侍中，赐协谋静乱翊圣功臣，寻改临海军节度使。

会同初，从耶律牒(虫葛)使晋行册礼，还，加检校太师。二年，有星殒于庭，卒。上遣使赙祭，赠太师、魏国公。子延照、延靖，官至使相。”

耶律沔里思，六院夷离堇蒲古只之后。负勇略，每战被重错，挥铁槊，所向披靡。

会同间，伐晋，上至河而猎，适海东青鹞搏雉，晋人隔水以鸽引去。上顾左右曰：“谁为我得此人？”沔里思请内厩

马，济河擒之，并杀救者数人还。上大悦，优加赏赉。

既而晋将杜重威逆于望都，据水勒战。沔里思介马突阵，余军继之。被围，众言阵薄处可出，沔里思曰：“恐彼有他备。”竟引兵冲坚而出；回视众所指，皆大堑也。其料敌多此类。

是年，总领敌烈皮室军，坐私免部曲，夺官，卒。

张砺，磁州人，初仕唐为掌书记，迁翰林学士。会石敬瑭起兵，唐主以砺为招讨判官，从赵德钧援张敬达于河东。及敬达败，砺入契丹。

后太宗见砺刚直，有文彩，擢翰林学士。砺临事必尽言，无所避，上益重之。未几，谋亡归，为追骑所获。上责曰：“汝何故亡？”砺对曰：“臣不习北方土俗、饮食、居处，意常郁郁，以是亡耳。”上顾通事高彦英曰：“朕尝戒汝善遇此人，何乃使失所而？砺去，可再得耶？”遂杖颜英而谢砺。

会同初，升翰林承旨，兼吏部尚书，从太宗伐晋。入汴，诸将萧翰、耶律郎五、麻答辈肆杀掠，砺奏曰：“今大辽始得中国，宜以中国人治之，不可专用国人及左右近习。苟政令乖失，则人心不服，虽得之亦将失之。”上不听。改右仆射，兼门下侍郎、平章事。

顷之，车驾北还，至栾城崩。时砺在恒州，萧翰与麻答以兵围其第。砺方卧病，出见之。翰数之曰：“汝何故于先帝言国人不可为节度使？我以国舅之亲，有征伐功，先帝留我守汴，以为宣武军节度使，汝独以为不可。又谮我与解里好掠人财物子女。今必杀汝！”趣令锁之。砺抗声曰：“此国家大体，安危所系，吾实言之。欲杀即杀，奚以锁为？”麻答以砺大臣，不可专杀，乃救止之。是夕，砺恚愤卒。

论曰：“初，晋因辽之兵而得天下，故兼臣礼而父事之，

割地以为寿，输帛以为贡。未久也，而会同之师次溲沱矣。岂群帅贪功默武而致然欤？抑所谓信不由衷也哉？

模翰以功名自终，可谓良将。若延寿之勋虽著，至于凯觎储位，谬矣。利令智昏，固无足议。若乃成末衅以隳亏功，如解里者，何讥焉！”

卷六十九

列传第七

耶律屋质 耶律吼
何鲁不 耶律安搏
耶律注 耶律頹昱
耶律挾烈

耶律屋质，字敌辇，系出孟父房。姿简静，有器识，重然诺。遇事造次，处之从容，人莫能测。博学，知天文。

会同间，为惕隐。太宗崩，诸大臣立世宗，太后闻之，怒甚，遣皇子李胡以兵逆击，遇安端、刘哥等于泰德泉，败归。李胡尽执世宗臣僚家属，谓守者曰：“我战不克，先殪此曹！”人皆恟恟相谓曰：“若果战，则是父子兄弟相夷矣！”军次潢河横渡，隔岸相拒。

时屋质从太后，世宗以屋质善筹，欲行间，乃设事奉书，以试太后。太后得书，以示屋质。屋质读竟，言曰：“太后佐太祖定天下，故臣愿竭死力。若太后见疑，臣虽欲尽忠，得乎？为今之计，莫若以言和解，事必有成；否即宜速战，以决胜负。然人心一摇，国祸不浅，惟太后裁察。”太后曰：“我若疑卿，安肯以书示汝？”屋质对曰：“李胡、永康王皆太祖子孙，神器非移他族，何不可之有？太后宜思长策，与永康王和议。”太后曰：“谁可遣者？”对曰：“太后不疑臣，臣请往。”

万一永康王见听，庙社之福。”太后乃遣屋质授书于帝。

帝遣宣徽使耶律海思复书，辞多不逊。屋质谏曰：“书意如此，国家之优未艾也。能释怨以安社稷，则臣以为莫若和好。”帝曰：“彼众乌合，安能敌我？”屋质曰：“即不敌，奈骨肉何！况未知孰胜？借曰幸胜，诸臣之族执于李胡者无噍类矣。以此计之，惟和为善。”左右闻者失色。帝良久，问曰：“若何而和？”屋质对曰：“与太后相见，各纾忿恚，和之不难；不然，决战非晚。”帝然之，遂遣海思诣太后约和。往返数日，议乃定。

始相见，怨言交让，殊无和意。太后谓屋质曰：“汝当为我画之。”屋质进曰：“太后与大王若能释怨，臣乃敢进说。”太后曰：“汝第言之。”屋质借谒者筹执之，谓太后曰：“昔人皇正在，何故立嗣圣？”太后曰：“立嗣圣者，太祖遗旨。”又曰：“大王何故擅立，不禀尊亲？”帝曰：“人皇王当立而不立，所以去之。”屋质正色曰：“人皇王舍父母之国而奔唐，子道当如是耶？大王见太后，不少逊谢，惟怨是寻。太后牵于偏爱，托先帝遗命，妄授神器。如此何敢望和，当速交战！”掷筹而退。太后泣曰：“向太祖遭诸弟乱，天下荼毒，疮痍未复，庸可再乎！”乃索筹一。帝曰：“父不为而子为，又谁咎也。”亦取筹而执。左右感激，大恸。

太后复谓屋质曰：“议既定，神器竟谁归？”屋质曰：“太后若授永康王，顺天合一，复何疑？”李胡厉声曰：“我在，兀欲安得立！”屋质曰：“礼有世嫡，不传诸弟。昔嗣圣之立，尚以为非，况公暴戾残忍，人多怨言。万口一辞，愿立永康王，不可夺也。”太后顾李胡曰：“汝亦闻此言乎？汝实自为之！”乃许立永康。

帝谓屋质曰：“汝与朕属尤近，何反助太后？”屋质对曰：

“臣以社稷至重，不可轻付，故如是耳。”上喜其忠。

天禄二年，耶律天德、萧翰谋反下狱，惕隐刘哥及其弟盆都结天德等为乱。耶律石剌潜告屋质，屋质遽引入见，白其事。刘哥等不服，事遂寢。未几，刘哥邀驾观樗蒲，捧觞上寿，袖刃而进。帝觉，命执之，亲诘其事、刘哥自誓，帝复不问。屋质奏曰：“当使刘哥与石剌对状，不可辄恕。”帝曰：“卿为朕鞫之。”屋质率剑士往讯之，天德等伏罪，诛天德，杖翰，迁刘哥，以盆都使辖曷斯国。

三年，表列泰宁王察割阴谋事，上不听。五年，为右皮室详稳。秋，上祭让国皇帝于行宫，与群臣皆醉，察割弑帝。屋质闻有言“衣紫者不可失”，乃易衣而出，亟遣人召诸王，及喻禁卫长皮室等同力讨贼。时寿安王归帐，屋质遣弟冲迎之。王至，尚犹豫。屋质曰：“大王嗣圣子，贼若得之，必不容。群臣将谁事，社稷将谁赖？万一落贼手，悔将何及？”王始悟。诸将闻屋质出，相继而至。迟明整兵，出贼不意，围之，遂诛察割。

乱既平，穆宗即位，谓屋质曰：“朕之性命，实出卿手；”命知国事，以逆党财产尽赐之，屋质固辞。应历五年，为北院大王，总山西事。

保宁初，宋围太原，以屋质率兵往援，至白马岭，遣劲卒夜出问道，疾驰驻太原西，鸣鼓举火。宋兵以为大军至，惧而宵遁。以功加于越。四年，汉刘继元遣使来贡，致币于屋质，屋质以闻，帝命受之。五年五月薨，年五十七。帝痛悼，辍朝三日。后道宗诏上京立祠祭享，树碑以纪其功云。

耶律吼，字葛鲁，六院部夷离堇蒲古只之后。端恣好施，不事生产。太宗特加倚任。

会同六年，为南院大王，莅事清简，人不敢以年少易之。时晋主石重贵表不称臣，辞多踞慢，吼言晋罪不可不伐。及帝亲征，以所部兵从。既入汴，诸将皆取内帑珍异，吼独取马铠，帝嘉之。

及帝崩于栾城，无遗诏，军中忧惧不知所为。吼诣北院大王耶律洼议曰：“天位不可一日旷。若请于太后，则必属李胡。李胡暴戾残忍，讵能子民。必欲厌人望，则当立永康王。”洼然之。会耶律安搏来，意与吼合，遂定议立永康王，是为世宗。

顷之，以功加采访使，赐以宝货。吼辞曰：“臣位已高，敢复求富！臣从弟的埒诸子坐事籍没，陛下哀而出之，则臣受赐多矣！”上曰：“吼舍重赏，以族人为请，其贤远甚。”许之，仍赐宫户五十。时有取当世名流作《七贤传》者，吼与其一。天禄三年卒，年三十九。子何鲁不。

何鲁不，字斜宁，尝与耶律屋质平察割乱。穆宗以其父吼首议立世宗，故不显用。晚年为本族散史。

及景宗即位，以平察割功，授昭德军节度使，为北院大王。时黄龙府军将燕颇弑守臣以叛，何鲁不讨之，破于鸭绿江。坐不亲追击，以至失贼，杖之。乾亨间卒。

耶律安搏，曾祖岩木，玄祖之长子；祖楚不备，为本部夷离堇。父迭里，幼多疾，时太祖为挾马独沙里，常加抚育。神册六年，为惕隐，从太祖将龙军讨阻卜、党项有功。天赞三年，为南院夷离堇，征渤海，攻忽汗城，俘斩甚众。太祖崩，淳钦皇后称制，欲以大元帅嗣位。迭里建言，帝位宜先嫡长；今东丹王赴朝，当立。由是忤旨。以党附东丹王，诏下狱，讯鞠，加以炮烙。不伏，拭之，籍其家。

安搏自幼若成人，居父丧，哀毁过礼，见者伤之。太宗屡加慰谕，尝曰：“此儿必为令器。”既长，寡言笑，重然诺，动遵绳矩，事母至孝。以父死非罪，未葬，不预宴乐。世宗在藩邸，尤加怜恤，安搏密自结纳。

太宗伐晋还，至栾城崩，诸将欲立世宗，以李胡及寿安王在朝，犹豫未决。时安搏直宿卫，世宗密召问计。安搏曰：“大王聪安宽恕，人皇王之嫡长；先帝虽有寿安，天下屈意多在大王。今若不断，后悔无及。”会有自京师来者，安搏诈以李胡死传报军中，皆以为信。于是安搏诣北、南二大王计之。北院大王洼闻而遽曰：“吾二人方议此事。先帝尝欲以永康王为储贰，今日之事有我辈在，孰敢不从！但恐不白太后而立，为国家启衅。”安搏对曰：“大王既知先帝欲以永康王为储副，况永康王贤明，人心乐附。今天下甫定，稍缓则大事去矣。若白太后，必立李胡。且李胡残暴，行路共知，果嗣位，如社稷何？”南院大王吼曰：“此言是也。吾计决矣！”乃整军，召诸将奉世宗即位于太宗柩前。

帝立，以安搏为腹心，总知宿卫。是岁，约和于黄河横渡。太后问安搏曰：“吾与汝有何隙？”安搏以父死为对，太后默然。及置北院枢密使，上命安搏为之，赐奴婢百口，宠任无比，事皆取决焉。然性太宽，事循苟简，豪猾纵恣不能制。天禄末，察割兵犯御幄，又不能讨，由是中外短之。

穆宗即位，以立世宗之故，不复委用。应历三年，或诬安搏与齐王罽撒葛谋乱，系狱薨。侄撒给，左皮室详稳。

耶律洼，字敌犍，隋国王释鲁孙，商院夷离堇绾思子。少有器识，人以公辅期之。

太祖时，虽未官，常任以事。太宗即位，为惕隐。天显末，

帝援河东，洼为先锋，败张敬达军于太原北。会同中，迁北院大王。及伐晋，复为先锋，与梁汉璋战于瀛州，败之。

太宗崩于栾城，南方州郡多叛，士马困乏，军中不知所为。洼与耶律吼定策立世宗，乃令诸将曰：“大行上宾，神器无主，永康王人皇王之嫡长，天人所属，当立；有不从者，以军法从事。”诸将皆曰：“诺。”世宗即位，赐宫户五十，拜于越。卒，年五十四。

耶律頽显，字团宁，孟父楚国王之后。父末掇，尝为夷离堇。

頽晃性端直。会同中，领九石烈部，政济宽猛。世宗即位，为惕隐。天禄三年，兼政事令，封漆水郡王。

及穆宗立，以匡赞功，尝许以本部大王。后将葬世宗，頽显恳言于帝曰：“臣蒙先帝厚恩，未能报；幸及大葬，臣请陪位。”帝由是不悦，寝其议。薨。

耶律挾烈，字涅鲁袞，六院部郎君古直之后。沉厚多智，有任重才。年四十未仕。

会同间，为边部令稳。应历初，升南院大王，均赋役，劝耕稼，部人化之，户口丰殖。时周人侵汉，以挾烈都统西南道军援之。周已下太原数城，汉人不敢战。及闻挾烈兵至，周主遣郭从义、尚钧等率精骑拒于忻口。挾烈击败之，获其将史彦超，周军遁归，复所陷城邑，汉主诣挾烈谢。及汉主殂，宋师来伐，上命挾烈为行军都统，发诸道兵救之。既出雁门，宋谍知而退。

保宁元年，加兼政事令，致政。乾亨初，召之。上见须发皓然，精力犹健，问以政事，厚礼之。以疾薨，年七十九。

挾烈凡用兵，赏罚信明，得士卒心。河东单弱，不为周、宋所并者，挾烈有力焉。在治所不修边幅，百姓无称，年谷屡稔。时耶律屋质居北院，挾烈居南院，俱有政迹，朝议以为“富民大王”云。

赞曰：“立嗣以嫡，礼也。太宗崩，非安搏、吼、洼谋而克断，策立世宗，非屋质直而能谏，杜太后之私，折李胡之暴，在成横渡之约，则乱将谁定？四臣者，庶几《春秋》首止之功哉。”

卷七十

列传第八

耶律夷腊葛 萧海琢
萧护思 萧思温
萧继先

耶律夷腊葛，字蓊散，本官分人检校太师合鲁之子。

应历初，以父任入侍。数岁，始为殿前都点检。时上新即位，疑诸王有异志，引夷腊葛为布衣交，一切机密事必与之谋，迁寄班都知，赐宫户。

时上酗酒，数以细故弑人。有监雉看因伤雉而亡，获之欲诛，夷腊葛谏曰：“是罪不应死。”帝竟弑之，以尸付夷腊葛曰：“收汝故人！”夷腊葛终不为止。复有监鹿详稳亡一鹿，下狱当死，夷腊葛又谏曰：“人命至重，岂可为一兽弑之？”良久，得免。

辽法，驪歧角者，惟天子得射。会秋猎，善为鹿鸣者呼一驪至，命夷腊葛射，应弦而踣。上大悦，赐金、银各百两，名马百疋，及黑山东抹真之地。

后穆宗被弑，坐守卫不严，被诛。

萧海瓌，字寅的晒，其先遥辇氏时为本部夷离堇；父塔列，天显间为本部令稳。

海瓌貌魁伟，膂力过人。天禄间，娶明王安端女蔼因翁主。应历初，察割乱，蔼因连坐，继娶嘲瑰翁主。上以近戚，嘉其勤笃，命预北府宰相选。顷之，总知军国事。

时诸王多坐反逆，海瓌为人廉谨，达政体，每被命按狱，多得其情，人无冤者，由是知名。汉主刘承钧每遣使入贡，必别致币物，诏许受之。年五十卒，帝愍悼，辍朝二日。

萧护思，字延宁，世为北院吏，累迁御史中丞，总典群牧部籍。

应历初，迁左客省使。未几，拜御史大夫。时诸王多坐事系狱，上以护思有才干，诏穷治，称旨，改北院枢密使，仍命世预宰相选。护思辞曰：“臣子孙贤否未知，得一客省使足矣。”从之。

上晚岁酗酒，用刑多滥，护思居要地，龊龊自保，未尝一言匡救，议者以是少之。年五十七卒。

萧思温，小字寅古，宰相敌鲁之族弟忽没里之子。通书史。太宗时为奚秃里主尉，尚燕国公主，为群牧都林牙。思温在军中，握馘修边幅，僚佐皆言非将帅才。寻为南京留守。

初，周人攻扬州，上遣思温蹶其后，惮暑不敢进，拔缘边数城而还。后周师来侵，围冯母镇，势甚张。思温请益兵，帝报曰：“敌来，则与统军司并兵拒之；敌去，则务农作，勿劳士马。”会敌入束城，我军退渡滹沱而屯。思温勒兵徐行，周军数日不动。思温与诸将议曰：“敌众而锐，战不利则有后患。不如顿兵以老其师，蹶而击之，可以必胜。”诸将从之。遂与

统军司兵会，饰他说请济师。周人引退，思温亦还。

己而，周主复北侵，与其将傅元卿、李崇进等分道并进，围瀛州，陷益津、瓦桥、淤口三关，垂迫固安。思温不知计所出，但云车驾旦夕至；麾下士奋跃请战，不从。己而，陷易、瀛、莫等州，京畿人皆震骇，往往遁入西山。思温以边防失利，恐朝廷罪己，表请亲征。会周主荣以病妇，思温退至益津，伪言不知所在。遇步卒二千余人来拒，败之。是年，闻周丧，燕民始安，乃班师。

时穆宗酒嗜弑，思温以密戚预政，无所匡辅，士论不与。十九年，春，上射熊而中，思温与夷离毕牙里斯等进酒上寿，帝醉还宫。是夜，为庖人斯奴古等所弑。思温与南院枢密使高勋、飞龙使女里等立景宗。

保宁初，为北院枢密使，兼北府宰相，仍命世预其选。上册思温女为后，加尚书令，封魏王。从帝猎闾山，为贼所害。

萧继先，字杨隐，小字留只哥。幼颖悟，叔思温命为子，睿智皇后尤爱之。乾亨初，尚齐国公主，拜驸马都尉。

统和四年，宋人来侵，继先率逻骑逆境上，多所俘获，上嘉之，拜北府宰相。自是出师，继先必将本府兵先从。拔狼山百垒，从破宋军应州，上南征取通利军，战称捷力。及亲征高丽，以继先年老，留守上京。卒，年五十八。

继先虽处富贵，尚俭素，所至以善治称，故将兵攻战，未尝失利，名重戚里。

论曰：“呜呼！人君之过，莫大于弑无辜。汤之伐桀也，数其罪曰‘并告无辜于上下神祇’；武王之伐纣也，数其罪曰‘无辜吁天’；尧之伐苗民也，吕侯追数其罪曰‘弑戮无辜’。

迹是言之，夷腊葛之谏，凛凛庶几古君子之风矣。

“虽然，善谏者不课于已然。盖必先得于心术之微，如察脉者，先其病而治之，则易为功。穆宗沉湎失德，盖其资富强之势以自肆久矣。使群臣于造次动作之际，此谏彼净，提而警之，以防其甚，则亦诘至是哉。于以知护思、思温处位优重，耽禄取容，真鄙夫矣！若海瓊之折狱，继先之善治，可谓任职臣欤。”

卷七十一

列传第九

室昉 耶律贤适
女里 郭袭耶律阿没里

室昉，字梦奇，南京人。幼谨厚笃学，不出外户者二十年，虽里人莫识。其精如此。

会同初，登进士第，为卢龙巡捕官。太宗人汴受册礼，诏昉知制诰，总礼仪事。天祿中，为南京留守判官。应历间，累迁翰林学士，出入禁闼十余年。保宁间，兼政事舍人，数延问古今治乱得失，奏对称旨。上多昉有理剧才，改南京副留守，决讼平允，人皆便之。迁工部尚书，寻改枢密副使，参知政事。顷之，拜枢密使，兼北府宰相，加同政事门下平章事。乾亨初，监修国史。

统和元年，告老，不许。进《尚书无逸篇》以谏，太后闻而嘉奖。二年秋，诏修诸岭路，昉发民夫二十万，一日毕功。是时，昉与韩德让、耶律斜轸相友善，同心辅政，整析蠹弊，知无不言，务在息民薄赋，以故法度修明，朝无异议。

八年，复请致政。诏入朝免拜，赐几杖，太后遣阁门使李从训持诏劳问，令常居南京，封郑国公。初，晋国公主建佛寺

于南京，上许赐额。昉奏曰：“诏书悉罪无名寺院。今以主请赐额，不惟违前诏，恐此风愈炽。”上从之。表进所撰《实录》二十卷，手诏褒之，加政事令，赐帛六百匹。

九年，荐韩德让自代，不从。上以劝年老苦寒，赐貂皮衾褥，许乘辇入朝。病剧，遣翰林学士张干就第授中京留守，加尚父。卒，年七十五。上嗟悼，辍朝二日，赠尚书令。遗言戒厚葬。恐人誉过情，自志其墓。

耶律贤适，字阿古真，于越鲁不古之子。嗜学有大志，滑稽玩世，人莫之知。惟于越屋质器之，尝谓人曰：“是人当国，天下幸甚。”

应历中，朝臣多以言获谴，贤适乐于静退，游猎自娱，与亲朋言不及时事。会讨乌古还，擢右皮室详稳。景宗在藩邸，常与韩匡嗣、女里等游，言或刺讥，贤适劝以宜早疏绝，由是穆宗终不见疑，贤适之力也。

景宗立，以功加检校太保，寻遥授宁江军节度使，赐推忠协力功臣。时帝初践阼，多疑诸王或萌非望，阴以贤适为腹心，加特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保宁二年秋，拜北院枢密使，兼侍中，赐保节功臣。三年，为西北路兵马都部署。贤适忠介卢敏，推诚待人，虽燕息不忘政务。以故百司首职，罔敢偷惰，累年滞狱悉决之。

大丞相高勋、契丹行宫都部署女里席宠放恣，及帝姨母、保母势薰灼。一时纳赂请谒，门若贾区。贤适患之，言于帝，不报，以病解职，又不允，令铸手印行事。乾亨初，疾笃，得请。明年，封西平郡王，薨，年五十三。子观音，大同军节度使。

女里，字涅烈衮，逸其氏族，补积庆宫人。应历初，为习

马小底，以母忧去。一日至雅伯山，见一巨人，惶惧走。巨人止之曰：“勿惧，我地只也。葬尔母于斯，当速诣阙，必贵。”女里从之，累迁马群侍中。

时景宗在藩邸，以女里出自本宫，待遇殊厚，女里亦倾心结纳。及穆宗遇弑，女里奔赴景宗。是夜，集禁兵五百以卫。既即位，以翼戴功，加政事令、契丹行宫都部署，赏赉甚渥，寻加守太尉。北汉主刘继元闻女里为上信任，遇其生日必致礼。

女里素贪，同列萧阿不底亦好贿，二人相善。人有毡裘为耳子所著者，或戏曰：“若遇女里、阿不底，必尽取之！”传以为笑。其贪猥如此。

保宁末，坐私藏甲五百属，有司方按诘，女里袖中又得弑枢密院使萧思温贼书，赐死。

女里善识马，尝行郊野，见数马迹，指其一曰：“此奇骏也！”以己马易之，果然。

郭袭，不知何郡人。性端介，识治体。久淹外调。景宗即位，召见，对称旨，知可任以事，拜南院枢密使，寻加兼政事令。

以帝数游猎，袭上书谏曰：“昔唐高祖好猎，荀世长言不满十旬未足为乐，高祖即日罢，史称其美。伏念圣祖创业艰难，修德布政，宵肝不懈。穆宗逞无厌之欲，不恤国事，天下愁怨。陛下继统，海内翕然望中兴之治。十余年间，征伐未已，而寇贼未弭；年谷虽登，而疮痍未复。五宜戒惧修省，以怀永图。侧闻您意游猎，甚于往日。万一有衔橛之变，搏噬之虞，悔将何及？况南有强敌伺隙而动，闻之得无生心乎？伏望陛下节从禽酣饮之乐，为生灵社稷计，则有无疆之休。”上览而称善，赐协赞功臣，拜武定军节度使，卒。

耶律阿没里，字蒲邻，遥辇嘲古可汗之四世孙。幼聪敏。

保宁中、为南院宣徽使。统和初，皇太后称制，与耶律斜轸参预国论，为都统。以征高丽功，迁北院宣徽使，加政事令。四年春，宋将曹彬、米信等侵燕，上亲征，阿没里为都监，屡破敌军。十二年，行在多盗，阿没里立禁捕法，盗始息。

先是，叛逆之家，兄弟不知情者亦连坐。阿没里谏曰：“夫兄弟虽日同胞，赋性各异，一行逆谋，虽不与知，辄坐以法，是刑及无罪也。自今，虽同居兄弟，不知情者免连坐。”太后嘉纳，著为令。致仕，卒。

阿没里性好聚敛，每从征所掠人口，聚而建城，请为丰州，就以家奴阎贵为刺史，时议鄙之。子贤哥，左夷离毕。

论曰：“景宗之世，人望中兴，岂其勤心庶绩而然，盖承穆宗茆虐之余，为善易见；亦由群臣多贤，左右弼谐之力也。室昉进《无逸》之篇，郭袭陈谏猎之疏，阿没里请免同气之坐，所谓仁人之言，其利薄哉。贤过忠介，亦近世之名臣。女里贪猥，后人所当取鉴者也。”

卷七十二

列传第十

张俭 邢抱朴
马得臣 萧朴
耶律八哥

张俭，宛平人，性端恇，不事外饰。

统和十四年，举进士第一，调云州幕官。故事，车驾经行，长吏当有所献。圣宗猎云中，节度使进曰：“臣境无他产，惟幕僚张俭，一代之宝，愿以为献。”先是，上梦四人侍侧，赐食人二口，至闻俭名，始悟。召见，睿止朴野；访及世务，占奏三十余事。由此顾遇特异，践历清毕，号称明干。

开泰中，累迁同知枢密院事。太平五年，出为武定军节度使，移镇大同。六年，入为南院枢密使。帝方眷倚，参知政事吴叔达与俭不相能，帝怒，出叔达为康州刺史，拜俭左丞相，封韩王。帝不豫，受遗诏辅立太子，是为兴宗，赐贞亮弘靖保义守节耆德功臣，拜太师、中书令，加尚父，徙王陈。

重熙五年，帝幸礼部贡院及亲试进士，皆俭发之。进见不名，赐诗褒美。俭衣唯絀帛，食不重味，月俸有余，周给亲旧。方冬，奏事便殿，帝见衣袍弊恶，密令近侍以火夹穿孔记之，

屡见不易。帝问其故，俭对曰：“臣服此袍已三十年。”时尚奢靡，故以此徽讽喻之。上怜其清贫，令恣取内府物，俭奉诏持布三端而出，益见奖重。俭弟五人，上欲俱赐进士第，固辞。有司获盗八人，既戮之，乃获正贼。家人诉冤，俭三乞申理。上勃然曰：“卿欲朕偿命耶！”俭曰：“八家老稚无告，少加存恤，使得收葬，足慰存没矣。”乃从之。俭在相位二十余年，裨益为多。

致政归第，会宋书辞不如礼，上将亲征。幸俭第，尚食先往具饌，却之；进葵羹乾饭，帝食之美。徐问以策，俭极陈利害，且曰：“第遣一使间之，何必远劳车驾？”上悦而止。复即其第赐宴，器玩悉与之。二十二年薨，年九十一，敕葬宛平县。

邢抱朴，应州人，刑部郎中简之子也。抱朴性颖悟，好学博古。

保宁初，为政事舍人、知制诰，累迁翰林学士，加礼部侍郎。统和四年，山西州县被兵，命抱朴镇抚之，民始安，加户部尚书。迁翰林学士承旨，与室昉同修《实录》。决商京滞狱还，优诏褒美。十年，拜参知政事。以枢密使韩德让荐，按察诸道守令能否而黜陟之，大协人望。寻以母忧去官，诏起视事。表乞终制，不从；宰相密谕上意，乃视事。人以孝称。及耶律休哥留守南京，又多滞狱，复诏抱朴平决之，人无冤者。改南院枢密院，卒，赠侍中。

初，抱朴与弟抱质受经于母陈氏，皆以儒术显，抱质亦官至侍中，时人荣之。

马得臣，南京人，好学博古，善属文，尤长于诗。

保宁间，累迁政事舍人、翰林学士，常预朝议，以正直称。

乾亨初，宋师屡犯边，命为南京副留守，复拜翰林学士承旨。

圣宗即位，皇太后称制，兼侍读学士。上阅唐高祖、太宗、玄宗三《纪》，得臣乃录其行事可法者进之。及扈从伐宋，进言降不可弑，亡不可追，二三其德者别议。诏从之。俄兼谏议大夫，知宣徽院事。

时上击鞠无度，上书谏曰：

臣窃观房玄龄、杜如晦，隋季书生，向不遇太宗，安能为一代名相？臣虽不才，陛下在东宫，幸列侍从，今又得侍圣读，未有裨补圣明。陛下尝间臣以贞观、开元之事，臣请略陈之。

臣闻庸太宗侍太上皇宴罢，则挽辇至内殿；玄宗与兄弟欢饮，尽家人礼。陛下嗣祖考之祚，躬侍太后，可谓至孝。臣更望定省之余，睦六亲，加爱敬，则陛下亲亲之通，比隆二帝矣。

臣又闻二帝耽玩经史，数引公卿讲学，至于日昃。故当时天下翁然响风，以隆文治。今陛下游心典籍，分解章句，臣愿研究经理，深造而笃行之，二帝之治不难致矣。

臣又闻太宗射豕，唐俭谏之；玄宗臂鹰，韩休言之；二帝莫不乐从。今陛下以球马为乐，愚臣思之，有不宜者三，故不避斧钺言之。窃以君臣同戏，不免分争，君得臣愧，彼负此喜，一不宜。跃马挥杖，纵械驰惊，不顾上卜之分，争先取胜，失人臣礼，二不宜。轻万乘之尊，图一时之乐，万一有衔勒之失，其如社稷、太后何？三不宜。倘陛下不以臣言为迂，少赐省览，天下之福，群臣之愿也。

书奏，帝嘉欢良久。未几卒，赠太子太保，诏有司给葬。

萧朴，字延宁，国舅少父房之族。父劳古，以善属文，为圣宗诗友。朴幼如老成人。及长，博学多智。

开泰初，补牌印郎君，为南院承旨，权知转运事，寻改南

面林牙。帝问以政，朴具陈百姓疾苦，国用丰耗，帝悦曰：“吾得人矣！”擢左夷离毕。时萧合卓为枢密使，朴知部署院事，以酒废事，出为兴国军节度使，俄召为南面林牙。太平三年，守太子太傅。明年，拜北府宰相，迁北院枢密使。时太平日久，帝留心翰墨，始画谱牒以别嫡庶，由是争讼纷起。朴有吏才，能知人主意，敷奏称旨，朝议多取决之。封兰陵郡王，进王恒，加中书令。及大延琳叛，诏安抚东京，以便宜从事。

兴宗即位，皇太后称制，国事一委弟孝先。方仁德皇后以冯家奴所诬被害，朴屡言其冤，不报。每念至此，为之呕血。重熙初，改王韩，拜东京留守。及迁太后于庆州，朴徙王楚，升南院枢密使。四年，王魏。薨，年五十，赠齐王。子铎刺，国舅详稳。

耶律八哥，字乌古邻，五院部人。幼聪慧，书一览辄成诵。统和中，以世业为本部吏。未几，升闸撒狝，寻转枢密院侍御。会宋将曹彬、米信侵燕，八哥以扈从有功，擢上京留守。开泰四年，召为北院枢密副使。顷之，留守东京。七年，上命东平王萧排押帅师伐高丽，八哥为都监，至开京，大掠而还。济茶、陀二河，高丽追兵至。诸将皆欲使敌渡两河击之，独八哥以为不可，曰：“敌若渡两河，必殊死战，乃危道也；不若击于两河之间。”排押从之，战败绩。

明年，还东京，奏渤海承奉官宜有以统领之，上从其言，置都知押班。后以茶、陀之败，削使相，降西北路都监，卒。

论曰：“张俭名符帝梦，遂结主知。服弊袍不易，志敦薄俗。功著两朝，世称贤相，非过也。邢抱朴甄别守令，大愜人望。两决滞狱，民无冤滥。马得臣引盛唐之治以谏其君。萧朴

痛皇后之诬，至于呕血。四人者，皆以明经致位，忠葵若此，宜矣。圣宗得人，于斯为盛。”

卷七十三

列传第十一

耶律室鲁 欧里思
王继忠 萧孝忠
陈昭袞 萧合卓

耶律室备，字乙辛隐，六院部人。魁岸，美容仪。圣宗同年生，帝爱之。甫冠，补祗候郎君。未几，为宿直官。

及出师伐宋，为队帅，从南府宰相耶律奴瓜、统军使萧挞览略地赵、魏，有功，加检校太师，为北院大王。攻拔通利军。宋和议成，特进门下平章事，赐推诚竭节保义功臣。

以本部俸羊多阙，部人空乏，请和羸老之羊及皮毛，岁易南中绢，彼此利之。拜北院枢密使，封翰王。自韩德让知北院，职多废旷，室鲁拜命之日，朝野相庆。

从上猎松林，至沙岭卒，年四十四，赠守司徒、政事令。二子：十神奴、欧里斯。十神奴，南院大王。

欧里思，字留隐，少有大志。未冠，补只候郎君。

开泰初，为本部司徒。秩满闲居，徵为郎君班详稳。迁右皮室详稳，将本部兵，从东平王萧排押伐高丽，至茶、陀二河，

战不利。欧里思独全军还，帝嘉赏。终西南面招讨使。

王继忠，不知何郡人。仕宋为郢州刺史、殿前都虞候。

统和二十一年，宋遣继忠屯定之望都以轻骑觐我军，遇南府宰相耶律奴瓜等，获之。太后知其贤，授户部使，以康默记族女女之。继忠亦自激昂，事必尽力。宋以继忠先朝旧臣，每遣使，必有附赐，圣宗许受之。

二十二年，宋使来聘，遣继忠弧矢、鞭策及求和札子，有曰：“自临大位，爰养黎元。岂欲穷兵，惟思息战。每敕边事，严谕守臣。至于北界人民，不令小有侵扰，众所具悉，尔亦备知。向以知雄州何承矩已布此恳，自后杳无所闻。汝可密言，如许通和，即当别使往请。”诏继忠与宋使相见，仍许讲和。以继忠家无奴隶，赐宫户三十，加左武卫上将军，摄中京留守。

开泰五年，为汉人行宫都部署，封琅邪郡王。六年，进楚王，赐国姓。上尝燕饮，议以萧合卓为北院枢密使，继忠曰：“合卓虽有刀笔才，暗于大体。萧敌烈才行兼备，可任。”上不纳，竟用合卓。及遣合卓伐高丽，继忠为行军副部署，攻兴化镇，月余不下。师还，上谓明于知人，拜枢密使。

太平三年致仕，卒。子怀玉，仕至防御使。

萧孝忠，字撒板，小字图古斯，志糠慨。开泰中，补祗候郎君，尚越国公主，拜驸马都尉，累迁殿前都点检。太平中，擢北府宰相。

重熙七年，为东京留守。时禁渤海人击球，孝忠言：“东京最为重镇，无从禽之地，若非球马，何以习武？且天子以四海为家，何分彼此？宜弛其禁。”从之。

十二年，入朝，封楚王，拜北院枢密使。国制，以契丹、

汉人分北、南院枢密治之，孝忠奏曰：“一国二枢密，风俗所以不同。若并为一，天下幸甚。”事未及行，薨。追封楚国王。帝素服哭临，赦死囚数人，为孝忠荐福。葬日，亲临，赐官户守家。子阿速，终南院枢密使。

陈昭衮，小字王九，云州人。工译鞬，勇而善射。统和中，补祗候郎君，为奚拽刺详稳，累迁敦睦宫保，兼掌围场事。

开泰五年秋，大猎，帝射虎，以马驰太速，矢不及发。虎怒，奋势将犯蹠。左右辟易，昭衮舍马，捉虎两耳骑之。虎骇，且逸。上命卫士追射，昭衮大呼止之。虎虽铁山，昭衮终不堕地。伺便，拔佩刀弑之。辇至上前，慰劳良久。即日设燕，悉以席上金银器赐之，特加节钺，迁围场都太师，赐国姓，命张俭、吕德懋赋以美之。

迁归义军节度使，同知上京留守，历西南面招讨都监，卒。

萧合卓，字合鲁隐，突吕不部人。始为本部吏。统和初，以谨恪，补南院侍郎。十八年，北院枢密使韩德让举合卓为中丞，以太后遗物使宋。还，迁北院枢密副使。开泰三年，为左夷离毕。

合卓久居近职，明习典故，善占对。以是尤被宠渥，升北院枢密使。时议以为无完行，不可大用；南院枢密使王继忠侍宴，又讽其短。帝颇不悦。六年，遣合卓伐高丽，还，时求进者多附之；然其服食、仆马不加于旧。帝知其廉，以族属女妻其子，诏许亲友馈献，豪贵奔趋于门。

太平五年，有疾，帝欲临视，合卓辞曰：“臣无状，猥蒙重任。今形容毁瘁，恐陛下见而动心。”帝从之。会北府宰相萧朴问疾，合卓执其手曰：“吾死，君必为枢密使，慎勿举胜

己者。”朴出而鄙之。是日卒。子乌古，终本部节度使。

论曰：“统和诸臣，名昭王室者多矣。室鲁拜枢密使，朝野相庆，必有得民心者。继忠既不能死国，虽通南北之和，有知人之鉴，奚足尚哉！孝忠、昭袞，皆有可称者。合卓临终，教萧朴毋举胜己者任枢密，其误国之罪大矣！”

卷七十四

列传第十二

耶律隆运	弟德威
德威孙涤鲁	耶律制心
耶律勃古哲	萧阳阿
武白	萧常哥
耶律虎古	磨鲁古

耶律隆运，本姓韩，名德让，西南面招讨使匡嗣之子也。统和十九年，赐名德昌；二十二年，赐姓耶律；二十八年，复赐名隆运。重厚有智略，明治体，喜建功立事。

侍景宗，以谨饬闻，加东头承奉官，补枢密院通事，转上京皇城使，遥授彰德军节度使，代其父匡嗣为上京留守，权知京事，甚有声。寻复代父守南京，进入荣之。宋兵取河东，侵燕，五院鞬详稳奚底、统军萧讨古等败归，宋兵围城，招胁甚急，人怀二心。诏隆运登城，日夜守御。援军至，围解。及战高粱河，宋兵败走，隆运邀击，又破之。以功拜辽兴军节度使，征为南院枢密使。

景宗疾大渐，与耶律斜轸俱受顾命，立梁王为帝，皇后为

皇太后，称制，隆运总宿卫事，太后益宠任之。统和元年，加开府仪同三司，兼政事令。四年，宋遣曹彬、米信将十万众来侵，隆运从太后出师败之，加守司空，封楚国公。师还，与北府宰相室昉共执国政。上言山西四州数被兵，加以岁饥，宜轻税赋以来流民，从之。六年，太后观击鞠，胡里室突隆运坠马，命立斩之。诏率师伐宋、围沙堆，敌乘夜来袭，隆运严军以待，败走之，封楚王。九年，复言燕人挟奸，苟免赋役，贵族因为囊橐，可遣北院宣徽使赵智戒谕，从之。

十一年，丁母忧，诏强起之。明年，室昉致政，以隆运代为北府宰相，仍领枢密使，监修国史，赐兴化功臣。十二年六月，奏三京诸鞫狱官吏，多因请托，曲加宽贷，或妄行掳掠，乞行禁止。上可其奏。又表请任贤去邪，太后喜曰：“进贤辅政，真大臣之职。”忧加赐赉，服阕，加守太保、兼政事令。会北院枢密使耶律斜軫薨，隆运兼之。久之，拜大丞相，进王齐，总二枢府事。以南京、平州岁不登，奏免百姓农器钱，及请平诸郡商贾价，并从之。

二十二年，从太后南征，及河，许宋成而还。徙王晋，赐姓，出宫籍，隶横帐季父房后，乃改赐今名，位亲王上，赐田宅及陪葬地。

从伐高丽还，得未疾，帝与后临视医药。薨，年七十一。赠尚书令，谥文忠，官给葬具，建庙乾陵侧。无子。清宁三年，以魏王贴不子耶鲁为嗣。天祚立，以皇子敖卢翰继之。弟德威，侄制心。

德威，性刚介，善驰射。保宁初，历上京皇城使，儒州防御使，改北院宣徽使。乾亨末，丁父丧，强起复职，权西南招讨使。统和初，党项寇边，一战却之。赐剑许便宜行事，领突吕不、迭刺二红军。以讨平稍古葛功，真授招讨使。

夏州李继迁叛宋内附，德威请纳之。既得继迁，诸夷皆从，尔书褒奖。与惕隐耶律善补败宋将杨继业，加开府仪同三司、政事门下平章事。未几，以山西域邑多陷，夺兵柄。李继迁受赂，潜怀二心，奉诏率兵往谕，继迁托以西征不出，德威至灵州俘掠而还。

年五十五卒，赠兼侍中。子雱金，终彰国军节度使。二孙：谢十、涤鲁。谢十终惕隐。

涤鲁，字遵宁。幼养宫中，授小将军。

重熙初，历北院宣徽使、右林牙、副点检，拜惕隐，改西北路招讨使，封漆水郡王，请减军籍三千二百八十人。后以私取回鹘使者獭毛裘，及私取阻卜贡物，事觉，决大杖，削爵免官。俄起为北院宣徽使。十九年，改乌古敌烈部都详稳，寻为东北路详稳，封混同郡王。

清宁初，徙王邓，擢拜南府宰相。以年老乞骸骨，更王汉。大康中薨，年八十。

涤鲁神情秀彻，圣宗子视之，兴宗待以兄礼，虽贵愈谦。初为都点检，扈从猎黑岭，获熊。上因乐饮，谓涤鲁曰：“汝有求乎？”对曰：“臣富贵逾分，不敢他望。惟臣叔先朝优遇，身歿之后，不肖子坐罪籍没，四时之荐享，诸孙中得赦一人以主祭，臣愿毕矣。”诏免籍，复其产。子燕五，官至南京步军都指挥使。

制心，小字可汗奴。父德崇，善医，视人形色，辄决其病，累官至武定军节度使。

制心善调鹰隼。统和中，为归化州刺史。开泰中，拜上京留守，进汉人行宫都部署，封漆水郡王。以皇后外弟，恩遇日隆。枢密副使萧合卓用事，制心奏合卓寡识度，无行检，上默

然。每内宴欢洽，辄避之。皇后不悦曰：“汝不乐耶？”制心对曰：“宠贵鲜能长保，以为是忧耳！”

太平中，历中京留守、惕隐、南京留守，徙王燕，迁商院大王。或劝制心奉佛，对曰：“吾不知佛法，惟心无私，则近之矣。”一日，沐浴更衣而卧，家人闻丝竹之声，怪而入视，则已逝矣。年五十三。赠政事令，追封陈王。

守上京时，酒禁方严，有捕获私醞者，一饮而尽，笑而不诘。卒之日，部民若哀父母。

耶律勃古哲，字蒲奴隐，六院夷离堇蒲古只之后。勇悍，善治生。保宁中，为天德军节度使，历南京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。以讨平党项羌阿理撒米、仆里鳖米，迁南院大王。

圣宗即位，太后称制，会群臣议军国事，勃古哲上疏陈便宜数事，称旨，即日兼领山西路诸州事。统和四年，宋将曹彬等侵燕，勃古哲击之甚力，赐输忠保节致主功臣，总知山西五州。

会有告勃古哲曲法虐民者，按之有状，以大杖决之。八年，为南京统军使，卒。子爻里，官至详稳。

萧阳阿，字稍隐。端毅简严，识辽、汉字，通天文、相法。父卒，自五蕃部亲挽丧车至奚王岭，人称其孝。

年十九，为本班郎君。历铁林、铁鹞、大鹰三军详稳。乾统元年，由乌古敌烈部屯田太保为易州刺史。幸臣刘彦良尝以事至州，怙宠恣横，为阳阿所沮。彦良归，妄加毁訾，寻遣人代阳阿。州民千余诣阙请留，即日授武安州观察使。历乌古涅里、顺义、彰信等军节度使，权知东北路统军使事。

闻耶律狼不、铎鲁斡等叛，独引麾下三十余人追捕之，身被二创，生擒十余人，送之行在。坐不获首恶，免官。未几，

权南京留守，卒。

武白，不知何郡人。为宋国子博士，差知相州，至通利军，为我军所俘。诏授上京国子博士。改临潢县令，迁广德军节度副使。

先是，有讼宰相刘慎行与子妇姚氏私者，有司出其罪。圣宗诏白鞫之，白正其事。使高丽还，权中京留守。时慎行诸子皆处权要，以白断百姓分籍事不直，坐左迁。

未几近尚书左丞，知枢密事，拜辽兴军节度使。致仕，卒。

萧常哥，字胡独堇，国舅之族。祖约直，同政事门下平章事；父实老，累官节度使。

常哥魁伟寡言，年三十余，始为祇候郎君。历本族将军、松山州刺史。寿隆二年，以女为燕王妃，拜永兴官使。及妃生子，为南院宣徽使，寻改汉人行官都部署。乾统初，加太子太师，为国舅详稳。二年，改辽与军节度使，召为北府宰相，以柴册礼，加兼侍中。

天庆元年，致仕，卒，谥曰钦肃。

耶律虎古，字海邻，六院夷离堇靺烈之孙。少颖悟，重然诺。

保宁初，补御璫郎君。十年，使宋还，以宋取河东之意闻于上。燕王韩匡嗣曰：“何以知之？”虎古曰：“诸僭号之国，宋皆并收，惟河东未下。今宋讲武习战，意必在汉。”匡嗣力沮，乃止。明年，宋果伐汉。帝以虎古能料事，器之，乃曰：“吾与匡嗣虑不及此。”授涿州刺史。

统和初，皇太后称制，召赴京师。与韩德让以事相件，健让怒，取护卫所戎仗击其脑，卒。子磨鲁古。

磨鲁古，字遥隐，有智识，善射。

统和初，拜南面林牙。四年，宋侵燕，太后亲征。磨鲁古为前鋒，手中流矢，拔而复进。太后既至，磨鲁古以创不能战，与北府宰相萧继先巡逻境上。累迁北院大王。

六年，伐宋为先锋，与耶律奴瓜破其将李忠吉于定州。以疾卒于军。

论曰：“德让在统和间，位兼将相，其克敌制胜，进贤辅国，功业茂矣。至赐姓名，王齐、晋，抑有宠于太后而致然欤？宗族如德威平党项，涤鲁完宗祀，制心不苟合，家声益振，岂无所自哉！若勃古之忠，阳阿之孝，武白之直，亦彬彬乎一代之良臣矣。”

卷七十五

列传第十三

耶律休哥	孙马哥
耶律斜轸	耶律奚低
耶律学古	弟乌不吕

耶律休哥，字逊宁。祖释鲁，隋国王。父绾思，南院夷离堇。休哥少有公辅器。初乌古、室韦二部叛，休哥从北府宰相萧干讨之。应历末，为惕隐。

乾亨元年，宋侵燕，北院大王奚底、统军使萧讨古等败绩，南京被围。帝命休哥代奚底，将五院军往救。遇大敌于高粱河，与耶律斜轸分左右翼，击败之。追杀三十余里，斩首万余级，休哥被三创。明旦，宋主遁去，休哥以创不能骑，轻车追至涿州，不及而还。

是年冬，上命韩匡嗣、耶律沙伐宋，以报围城之役。休哥率本部兵从匡嗣等战于满城。翌日将复战，宋人请降，匡嗣信之。休哥曰：“彼众整而锐，必不肯屈，乃诱我耳。宜严兵以待。”匡嗣不听。休哥引兵凭高而视，须臾南兵大至，鼓噪疾驰。匡嗣仓卒不知所为，士卒弃旗鼓而走，遂败绩。休哥整兵进击，敌乃却。诏总南面戍兵，为北院大王。

明年，车驾亲征，围瓦桥关。宋兵来救，守将张师突围出。帝亲督战，休哥斩师，余众退走入城。宋阵于水南。将战，帝以休哥马介独黄，虑为敌所识，乃赐玄甲、白马易之。休哥率精骑渡水，击败之，追至莫州。横尸满道，(革义)矢俱罄，生获数将以献。帝悦，赐御马、金盃，劳之曰：“尔勇过于名，若人人如卿，何优不克？”师还，拜于越。

圣宗即位，太后称制，令休哥总南面军务，以便宜从事。休哥均戍兵，立更休法，劝农桑，修武备，边境大治。统和四年，宋复来侵，其将范密、杨继业出云州；曹彬、米信出雄、易，取歧沟、涿州，陷固安，置屯。时北南院、奚部兵未至，休哥力寡，不敢出战。夜以轻骑出两军间，杀其单弱以胁余众；昼则以精锐张其势，使彼劳于防御，以疲其力。又设伏林莽，绝其粮道。曹彬等以粮运不继，退保白沟。月余，复至。休哥以轻兵薄之，伺彼蓐食，击其离伍单出者，且战且却。由是甫军自救不暇，结方阵，堑地两边而行。军渴乏井，漉淖而饮，凡四日始达于涿。闻太后军至，彬等冒雨而遁。太后益以锐卒，追及之。彼力穷，环粮车自卫，休哥围之。至夜，彬、信以数骑亡去，余众悉溃。追至易州东，闻宋师尚有数万，濒沙河而饘，促兵往击之。宋师望尘奔窜，堕岸相蹂死者过半，沙河为之不流。太后旋旆，休哥收宋尸为京观。封宋国王。

又上言，可乘宋弱，略地至河为界。书奏，不纳。及太后南征，休哥为先锋，败宋兵于望都。时宋将刘廷让以数万骑并海而出，约与李敬源合兵，声言取燕。休哥闻之，先以兵扼其要地。会太后军至，接战，杀敬源，廷让走瀛州。七年，宋遣刘廷让等乘暑潦来攻易州，诸将惮之；独休哥率锐卒逆击于沙河之北，杀伤数万，获辎重不可计，献于朝。太后嘉其功，诏免拜、不名。自是宋不敢北向。时宋人欲止儿啼，乃曰：“于

越至矣！”

休哥以燕民疲弊，省赋役，恤孤寡，戒戍兵无犯宋境，虽马牛逸于北者悉还之。远近向化，边鄙以安。十六年，薨。是夕，雨木冰。圣宗诏立祠南京。

休哥智略宏远，料敌如神。每战胜，让功诸将，故士卒乐为之用。身更百战，未尝杀一无辜。二子：高八，官至节度使；高十，终于越。孙马哥。

马哥，字讹特懒。兴宗时，以散职入见。上问：“卿奉佛乎？”对曰：“臣每旦诵太祖、太宗及先臣遗训，未暇奉佛。”帝悦。

清宁中，迁唐古部节度使。咸雍中，累迁匡义军节度使。大康初，致仕，卒。

耶律斜轸，字韩隐，于越曷鲁之孙。性明敏，不事生产。

保宁元年，枢密使萧思温荐斜轸有经国才，上曰：“朕知之，第佚荡，岂可羁屈？”对曰：“外虽佚荡，中未可量。”乃召问以时政，占对剴切，帝器重之。妻以皇后之侄，命节制西南面诸军，仍援河东。改南院大王。

乾亨初，宋再攻河东，从耶律沙至白马岭遇敌，沙等战不利；斜轸赴之，令麾下万矢齐发，敌气褫而退。是年秋，宋下河东，乘胜袭燕，北院大王耶律奚底与萧讨古逆战，败绩，退屯清河北。斜轸取奚底等青帜军于得胜口以诱敌，敌果争赴。斜轸出其后，奋击败之。及高粱之战，与耶律休哥分左右翼夹击，大败宋军。

统和初，皇太后称制，益见委任，为北院枢密使。会宋将曹彬、米信出雄、易，杨继业出代州。太后亲帅师救燕，以斜轸为山西路兵马都统。继业陷山西诸郡，各以兵守，自屯代州。

斜轸至安定，遇贺令图军，击破之，追至五台，斩首数万级。明日，至蔚州，敌不敢出，斜轸书帛射城上，谕以招慰意。阴闻宋军来救，令都监耶律题子夜伏兵险厄，俟敌至而发。城守者见救至，突出。斜轸击其背，二军俱溃，追至飞狐，斩首二万余级，遂取蔚州。贺令图、潘美复以兵来，斜轸逆于飞狐，击败之。宋军在浑源、应州者，皆弃城走。斜轸闻继业出兵，令萧挾凜伏兵于路。明旦，继业兵至，斜轸拥众为战势。继业麾帜而前，斜轸佯退。伏兵发，斜轸进攻，继业败走，至狼牙村，众军皆溃。继业为流矢所中，被擒。斜轸责曰：“汝与我国角胜三十余年，今日何面目相见！”继业但称死罪而已。初，继业在宋以骁勇闻，人号杨无敌，首建梗边之策。至狼牙村，心恶之，欲避不可得。既擒，三日死。

斜轸归阙，以功加守太保。从太后南伐，卒于军。太后亲为哀临，仍给葬具。庶子狗儿，官至小将军。

耶律奚低，孟父楚国王之后。便弓马，勇于攻战。景宗时，多任以军事。

统和四年，为右皮室详隐。时宋将杨继业陷山西郡县，奚低从枢密使斜轸讨之。凡战必以身先，矢无虚发。继业败于朔州之南，匿深林中。奚低望袍影而射，继业堕马。先是，军令须生擒继业，奚低以故不能为功。

后太后南伐，屡有战绩。以病卒。

耶律学古，字乙辛隐，于越洼之庶孙。颖悟好学，工译鞞及诗。保宁中，补御盞郎君。

乾亨元年，宋既下河东，乘胜侵燕，学古受诏往援。始至京，宋败耶律英底、萧讨古等，势益张，围城三周，穴地而进，

城中民怀二心。学古以计安反侧，随宜备御，昼夜不少懈。适有敌三百余人夜登城，学古战却之。会援军至，围遂解。学古开门列阵，四面鸣鼓，居民大呼，声震天地。旋有高梁之捷。以功遥授保静军节度使，为南京马步军都指挥使。

二年，伐宋，乞将汉军，从之，改彰国军节度使。时南境未静，民思休息，学古禁寇掠以安之。会宋将潘美率兵分道来侵，学古以军少，虚张旗帜，杂丁黄为疑兵。是夜，适独虎峪举烽火，遣人侦视，见敌俘掠村野，击之，悉获所掠物，擒其将领。自是学古与潘美各守边约，无相侵轶，民获安业。以功为惕隐，卒。弟乌不吕。

乌不吕，字留隐。严重，有膂力，善属文。统和中伐宋，屡任以军事。

尝与爻直不相能，因曰：“尔奴才，何所知？”爻直讼于北院枢密使韩德让。德让怒，问曰：“尔安得此奴耶？”乌不吕对曰：“三父异籍时亦易得。”德让笑而释之。

后从萧恒德伐蒲卢毛朵部，以功为东路统军都监。及德让为大丞相，荐其材可任统军使，太后曰：“乌不吕尝不逊于卿，何善而荐严德让奏曰：“臣恭相位，于臣犹不屈，况于其余。以此知可用。若任使之，必能镇抚诸蕃。”太后从之，加金紫崇禄大夫、检校太尉。

而弟国留以罪亡，乌不吕及其母俱下吏。恐祸及母，阴使人召国留，给曰：“太后知事之诬，汝第来勿畏。”国留至，没有司，坐诛。其后，退归田里，以疾卒。

论曰：“宋乘下太原之锐，以师围燕，继遣曹彬、杨继业等分道来伐。是两役也，辽亦炭皮乎殆哉！休哥奋击于高粱，敌兵奔溃；斜軫擒继业于朔州，旋复故地。宋自是不复深入，

社稷固而边境宁，虽配古名将，无愧矣。然非学古之在甫南安其反侧，则二将之功，盖亦难致。故曰，国以人重，信哉。”

卷七十六

列传第十四

耶律沙 耶律抹只
萧干 侄讨古
耶律善补 耶律海里

耶律沙，字安隐。其先尝相遥辇氏。应历间，累官南府宰相。景宗即位，总领南面边事。保宁间，宋攻河东，沙将兵救之，有功，加守太保。

乾亨初，宋复北侵，沙将兵由间道至白马岭，阻大涧遇敌。沙与诸将欲待后军至而战，冀王敌烈、监军耶律抹只等以为急击之便，沙不能夺。敌烈等以先锋渡涧，未半，为宋人所击，兵溃。敌烈及其子蛙哥、沙之子德里、令稳都敏、详稳唐筭等五将俱没。会北院大王耶律斜轸兵至，万矢俱发，敌军始退。

沙将趋太原，会汉驸马都尉卢俊来奔，言太原已陷，遂勒兵还。宋乘锐侵燕，沙与战于高粱河，稍却；遇耶律休哥及斜轸等邀击，败宋军。宋主宵遁，至涿州，徽服乘驴车，间道而走。上以功释前过。

是年，复从韩匡嗣伐宋，败绩，帝欲诛之，以皇后营救得免。睿智皇后称制，召赐几杖，以优其老。复从伐宋，败刘廷

让、李敬源之军，赐赉优渥。统和六年卒。

耶律抹只，字留隐，仲父隋国王之后。初以皇族入侍。景宗即位，为林牙，以干给称。保宁间，迁枢密副使。

乾亨元年春，宋攻河东，商府宰相耶律沙为都统，将兵往援，抹只监其军。及白马岭败，仅以身免。宋乘锐攻燕，将奚兵翊休哥击败之。上以功释前过。是年冬，从都统韩匡嗣伐宋，战于满城，为宋将所给，诸军奔溃；独抹只部伍不乱，徐整破鼓而归。玺书褒谕，改南海军节度使。乾亨二年，拜枢密副使。

统和初，为东京留守。宋将曹彬、米信等侵边，抹只引兵至南京，先缮守御备。及车驾临幸，抹只与耶律休哥逆战于涿之东，克之，迁开远军节度使。

故事，州民岁输税，斗粟折钱五，抹只表请折钱六，部民便之。统和末卒。

萧干，小字项烈，字婆典，北府宰相敌鲁之子。性质直。

初，察割之乱，其党胡古只与干善，使人召之。干曰：“吾岂能从逆臣！”缚其人送寿安王。贼平，上嘉其忠，拜群牧都林牙。复以伐乌古功，迁北府宰相，改突吕不部节度使。

乾亨初，宋伐河东，乘胜侵燕，诏干拒之，战于高粱河。耶律沙退走，干与耶律休哥等并力战败之，上手敕慰劳。自是每征伐必参决军事。加政事令。二年，宋兵围瓦桥，夜袭我营，干及耶律匀骨战却之。

时皇后以父呼干。及后为皇太后称制，干数条奏便宜，多见听用。统和四年卒。侄讨古。

讨古，字括宁，性忠简。

应历初，始入侍。会冀王敌烈、宣徽使海思谋反，讨古与

耶律阿列密告于上，上嘉其忠，诏尚朴谨公主。保宁末，为南京统军使。

乾亨初，宋侵燕，讨古与北院大王奚底拒之，不克，军溃。讨古等不敢复战，退屯清河。帝闻其败，遣使责之曰：“卿等不严侦候，用兵无法，遇敌即败，奚以将为！”讨古惧。顷之，援兵至，讨古奋力以败宋军。上释其罪，降为而京侍卫亲军都指挥使。四年卒。

耶律善补，字瑶升，孟父楚国王之后。纯谨有才智。

景宗即位，授千牛卫大将军，迁大同军节度使。及伐宋，韩匡嗣与耶律沙将兵由东路进，善补以南京统军使由西路进。善补闻匡嗣失利，敛兵还。乾亨末，与宋军战于满城，为伏兵所围，斜軫救之获免。以失备，大杖决之。

统和初，为惕隐。会宋来侵，善补为都元帅逆之，不敢战，故岭西州郡多陷，罢惕隐。以其叔安端有匡辅世宗功，上愍之，征善补为南府宰相，迁南院大王。

会再举伐宋，欲攻魏府，召众集议。将士以魏城无备，皆言可攻。善补曰：“攻固易，然城大巨量，若克其城，士卒贪俘掠，势必不可遏。且傍多巨镇，各出援兵，内有重敌，何以当之？”上乃止。

善补性懦，守静。凡征讨，惮攻战，急还，以故战多不利。年七十四卒。

耶律海里，字留隐，令隐拔里得之长子。察割之乱，其母的鲁与焉。遣人召海里，海里拒之。乱平，的鲁以子故获免。

海里俭素，不喜声利，以射猎自娱。虽居闲，人敬之若贵官然。保宁初，拜彰国军节度使，迁惕隐。秩满，称疾不仕。

久之，复为南院大王。及曹彬、米信等来侵，海里有却敌功，赐资忠保义匡国功臣。

帝屡亲征，海里在南院十余年，镇以宽静，户口增给，时议重之。封漆水郡王，迁上京留守，薨。诏以家贫给葬具。

论曰：“当高粱、朔州之捷，偏神之将如沙与抹只，既因休哥、斜軫类见其功，所谓失之东隅，收之桑榆。若萧干、海里拒察割之招，讨古告海思之变，则不止有战功而已。其视善补畏懦，岂不优哉。”

卷七十七

列传第十五

萧挾凛 萧观音奴
耶律题子 耶律谐理
耶律奴瓜 萧柳
高勋 奚和朔奴
萧塔列葛 耶律撒合

萧挾凛，字驼宁，思温之再从侄。父术鲁列，善相马，应历间为马群侍中。

挾凛幼敦厚，有才略，通天文。保宁初，为宿直官，累任諷剧。统和四年，宋杨继业率兵由代州来侵，攻陷城邑。挾凛以诸军副部署，从枢密使耶律斜轸败之，擒继业于朔州。六年秋，改南院都监，从驾南征，攻沙堆，力战被创，太后尝亲临视。明年，加右监门卫上将军、检校太师，遥授彰德节度使。

十一年，与东京留守萧恒德伐高丽，破之。高丽称臣奉贡。十二年，夏人梗边，皇太妃受命总乌古及永兴宫分军讨之，挾凛为阻卜都详稳。凡军中号令，太妃并委挾凛。师还，以功加兼侍中，封兰陵郡王。十五年，敌烈部人杀详稳而叛，遁于西

北荒，挾凜将轻骑逐之，因讨阻卜之未服者，诸蕃岁贡方物充于国，自后往来若一家焉。上赐诗嘉奖，仍命林牙耶律昭作赋，以述其功。挾凜以诸部叛服不常，上表乞建三城以绝边患，从之。俄召为商京统军使。

二十年，复伐宋，擒其将王先知，破其军于遂城，下祁州，上手诏奖谕。进至擅渊，宋主军于城煌间，未接战，挾凜按视地形，取宋之羊观、盐堆、皂雁，中伏弩卒。明日，辎车至，太后哭之恸，辍朝五日。子慄古，南京统军使。

萧观音奴，字耶宁，奚王搭纥之孙。统和十二年，为右祗候郎君班详稳，迁奚六部大王。先是，棒秩外，给獐鹿百数，皆取于民，观音奴奏罢之。

及伐宋，与萧挾凜为先锋，降祁州，下德清军，上加优赏。同知南院事，卒。

耶律题子，字胜隐，北府宰相兀里之孙。善射，工画。保宁间，为御盞郎君。九年，奉使于汉，具言两国通好长久之计，其主继元深加礼重。

统和二年，将兵与西边详稳耶律速撒讨陀罗斤，大破之。四年，宋将杨继业陷山西域邑，题子从北院枢密使耶律斜軫击之，败贺令图于定安，授西南面招讨都监。宋兵守蔚州急，召外援，题子闻之，夜伏兵道傍。黎明，宋兵果来，过未半而击之；城中军出，斜軫复邀之。两军俱溃，奔飞狐，地隘不得进，杀伤甚众。贺令图复集败卒来袭蔚州，题子逆战，破之，应州守将自遁。进围寰州，冒矢石登城，宋军大溃。当斜軫擒继业于朔州，题子功居多。

是年冬，复与萧挾凜由东路击宋，俘获甚众。后闻宋兵屯

易州，率兵逆之，至易境而卒。

初，题子破令图，宋将有因伤而仆，题子绘其状以示宋人，咸嗟神妙。

耶律谐理，字乌古邻，突举部人。统和四年，宋将杨继业来攻山西，谐理从耶律斜轸击之，常居先锋，侦候有功。是岁，伐宋，宋人拒于滹沱河，谐理率精骑便道先济，获其将康保威，以功诏世预节度使选。

太平元年，稍迁本部节度使。六年，从萧惠攻甘州，不克。会阻卜攻围三克军，谐理与都监耶律涅鲁古往救，至可敦城西南，遇敌，不能阵，中流矢卒。

耶律奴瓜，字延宁，太祖异母弟南府宰相苏之孙。有膂力，善调鹰隼。

统和四年，宋杨继业来侵，奴瓜为黄皮室纠都监，击败之，尽复所陷城邑。军还，加诸卫小将军。及伐宋，有功，迁黄皮室详稳。六年，再举，将先锋军，取宋游兵于定州，为东京统军使，加金紫崇禄大夫。从奚王和朔奴伐兀惹，以战失利，削金紫崇禄阶。

十九年，拜南府宰相。二十一年，复伐宋，擒其将王继忠于望都，俘杀甚众，以功加同政事门下平章事。二十六年，为辽兴军节度使，寻复为南府宰相。开泰初，加尚父，卒。

萧柳，字徒门，淳钦皇后弟阿古只五世孙。幼养于伯父排押之家，多知，能文，膂力绝人。

统和中，叔父恒德临终，荐其才，诏入侍卫。十七年，南伐，宋将范庭召列方阵而待。时皇弟隆庆为先锋，问诸将佐谁

敢当者，柳曰：“若得骏马，则愿为之先。”隆庆授以甲骑。柳揽辔，谓诸将曰：“阵若动，诸君急攻。”遂驰而前，敌少却。隆庆席势攻之，南军遂乱。柳中流矢，裹创而战，众皆披靡。时排押留守东京，奉柳为四军兵马都指挥使。

明年，为北女直详稳，政济宽猛，部民畏爱。迁东路统军使。秩满，百姓愿留复任，许之。从伐高丽，遇大蛇当路，先驱者请避；柳曰：“壮士安惧此！”拔剑断蛇。师还，致仕。

柳好滑稽，虽君臣燕饮，诙谐无所忌，时人比之俳优。临终，谓人曰：“吾少有致君志，不能直遂，故以谐进。冀万有一补，俳优名何避！”顷之，被寝衣而坐，呼曰：“吾去矣！”言讫而逝。耶律观音奴集柳所著诗千篇，目曰《岁寒集》。

高勋，字鼎臣，晋北平王信韬之子。性通敏。仕晋为阖门使。会同九年，与杜重威来降。太宗入汴，授四方馆使。好结权贵，能服勤大臣，多推誉之。

天禄间，为枢密使，总汉军事。五年，刘崇遣使来求封册，诏勋册崇为大汉神武皇帝。应历初，封赵王，出为上京留守，寻移南京。会宋欲城益津，勋上书请假巡徼以扰之，帝然其奏，宋遂不果城。十七年，宋略地益津关，勋击败之，知南院枢密事。景宗即位，以定策功，进王秦。

保宁中，以甫京郊内多隙地，请疏畦种稻，帝欲从之。林牙耶律昆宣言于朝曰：“高勋此奏，必有异志。果令种稻，引水为畦，设以京叛，官军何自而入？”帝疑之，不纳。寻迁南院枢密使。以毒药馈驸马都尉萧啜里，事觉，流铜州。寻又谋害尚书令萧思温，诏狱诛之，没其产，皆赐思温家。

奚和朔奴，字筹宁，奚可汗之裔。保宁中，为奚六部长。

统和初，皇太后称制，以耶律休哥领南边事，和朔奴为南面行军副部署。四年，宋曹彬、米信等来侵，和朔奴与休哥破宋兵于燕南，手诏褒美。军还，怙权挝无罪人李浩至死，上以其功释之。六年冬，南征，将本部军由别道进击敌军于狼山，俘获甚众。

八年，上表曰：“臣窃见太宗之时，奚六部二宰相、二常袞，诰命大常袞班在尊长左右，副常袞总知尊长五房族属，二宰相匡辅酋长，建明善事。今宰相职如故，二常袞别无所掌，乞依旧制。”从之。

十三年秋，迁都部署，伐兀惹。驻于铁骊，秣马数月，进至兀惹城。利其俘掠，请降不许，令急攻之。城中大恐，皆殊死战。和朔奴知不能克，从副部署萧恒德议，掠地东南，循高丽北界而还。以地远粮绝，士马死伤，诏降封爵，卒。子乌也，郎君班详稳。

萧塔列葛，字雄隐，五院部人。八世祖只鲁，遥辇氏时尝为虞人。唐安祿山来改，只鲁战于照山之阳，败之。以功为北府宰相，世预其选。

塔列葛仕开泰间，累迁西南面招讨使。重熙十一年，使西夏，谕伐宋事，约元昊出别道以会。十二年，改右夷离毕、同知南京留守，转左夷离毕，俄授东京留守，以世选为北府宰相，卒。

耶律撒合，字率懒，乙室部人，南府宰相欧礼斯子。天祿间始仕。应历中，拜乙室大王，兼知兵马事。

乾亨初，宋来侵，诏以本部兵守南京，与北院大王奚底、统军萧讨古等逆战，奚底等败走，独撒合全军还。上谕之曰：

“拒敌当如此。卿勉之，无忧不富贵。”加守太保。统和间卒。

论曰：“辽在统和间，数举兵伐宋，诸将如耶律谐理、奴瓜、萧柳等俱有降城擒将之功。最后，以萧挾凛为统军，直祗澶渊。将与宋战，挾凛中弩，我兵失倚，和议始定。或者天厌其乱，使南北之民休息者耶！”

卷七十八

列传第十六

耶律合住 刘景
刘六符 耶律褭履
牛温舒 杜防
萧和尚 弟特末
耶律合里只耶律颇的

耶律合住，字粘衮，太祖弟迭刺之孙。幼不好弄，临事明敏，善谈论。

初以近族入侍，每从征伐有功。保宁初，加右龙虎卫上将军。以宋师屡梗南边，拜涿州刺史，西南兵马都监、招安、巡检等使，赐推忠奉国功臣。

合住久任边防，虽有克获功，然务镇静，不妄生事以邀近功。邻壤敬畏，属部义安。宋数遣人结欢，冀达和意，合住表闻其事，帝许议和，安边怀敌，多有力焉。拜左金吾卫上将军。秩满，遥愾镇国军节度使，卒。

合住智而有文，晓畅戎政。镇范阳时，尝领数骑径诣雄州北门，与郡将立马陈两国利害，及周师侵边本末。辞气慷慨，

左右壮之。自是，边境数年无事。识者以谓合住一言，贤于数十万兵。

刘景，字可大，河间人。四世祖怱，即朱滔之甥，唐右仆射、卢龙军节度使。父守敬，南京副留守。

景资端厚，好学能文。燕王赵延寿辟为幽都府文学。应历初，迁右拾遗、知制诰，为翰林学士。九年，周人侵燕，留守萧思温上急变，帝欲俟秋出师，景諒曰：“河北三关已陷于敌，今复侵燕，安可坐视！”上不听。会父忧去。未几，起复旧职。一日，召草赦；既成，留数月不出。景奏曰：“唐制，赦书日行五百里，今稽期弗发，非也。”上亦不报。

景宗即位，以景忠实，擢礼部侍郎，迁尚书、宣政殿学士。上方欲倚用，乃书其勿曰：“刘景可为宰相。”顷之，为南京副留守。时留守韩匡嗣因扈从北上，景与其子德让共理京事。俄召为户部使，历武定、开远二军节度使。

统和六年致仕，加兼侍中。卒，年六十七。赠太子太师。子慎行，孙一德、二玄、三嘏、四端、五常、六符，皆具《六行传》。

刘六符，父慎行，由膳部员外郎累迁至北府宰相、监修国史。时上多即宴饮行诛赏，慎行諫曰：“以喜怒加威福，恐未当。”帝悟，谕政府“自今宴饮有刑赏事，翌日稟行”。为都统，伐高丽，以失军期下吏，议贵乃免，出为彰武军节度使。赐保节功臣。子六人：一德、二玄、三嘏、四端、五常、六符。德早世。玄终上京留守。常历三司使、武定军节度使。嘏、端、符皆第进士。嘏、端俱尚主，为驸马都尉。三嘏献圣宗《一矢毙双鹿赋》，上喜其赡丽。与公主不谐，奔宋；归，杀之。四

端以卫尉少卿使宋贺生辰，方宴，大张女乐，竟席不顾，人惮其产。还，拜枢密直学士。

六符有志操，能文。重熙初，迁政事舍人，擢翰林学士。十一年，与宣徽使萧特末使宋索十县地；还，为汉人行宫副部署。会宋遣使增岁币以易十县，复与耶律仁先使宋，定“进贡”名，宋难之。六符曰：“本朝兵强将勇，海内共知，人人愿从事于宋。若恣其俘获以饱所欲，与‘进贡’字孰多？况大兵驻燕，万一南进，何以御之！顾小节，忘大患，悔将何及！”宋乃从之，岁币称“贡”。六符还，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及宋币至，命六符为三司使以受之。

六符与参知政事杜防有隙，防以六符尝受宋赂，白其事，出为长宁军节度使，俄召为三司使。

道宗即位，将行大册礼，北院枢密使萧革曰：“行大礼备仪物，必择广地，莫若黄川。”六符曰：“不然。礼仪国之大体，帝王之乐不奏于野。今中京四方之极，朝覲各得其所，宜中京行之。”上从其议。寻以疾卒。

耶律褭履，字海邻，六院夷离堇蒲古只之后。风神爽秀，工于画。

重熙间，累迁同知点检司事。驸马都尉萧胡睹为夏人所执，奉诏索之，三返以归，转永兴宫使、右祗候郎君班详稳。褭履将娶秦晋长公主孙，其母与公主婢有隙，谓褭履曰：“能去婢，乃许尔婚。”褭履以计杀之，婚成。事觉，有司以大辟论。褭履善画，写圣宗真以献，得减，坐长流边戍。复以写真，召拜问知南院宣徽事。使宋贺正，写宋主客以归。

清宁间，复使宋。宋主赐宴，瓶花隔面，未得其真。陛辞，仅一视，及境，以像示饯者，骇其神妙。闻重元乱，不即勤王。

贼平入贺，帝责让之。宴酣，顾褭履曰：“重元事成，卿必得为上客！”褭履大惭。咸雍中，加太子太师，卒。

牛温舒，范阳人。刚正，尚节义，有远器。

咸雍中，擢进士第，滞小官。大安初，累迁户部使，转给事中、知三司使事。国、民兼足，上以为能，加户部侍郎，改三司使。寿隆中，拜参知政事，兼同知枢密院事，摄中京留守。部民诣阙请真拜，从之。召为三司使。

乾统初，复参知政事，知南院枢密使事。五年，夏为宋所攻，来请和解。温舒与萧得里底使宋。方大燕，优人为道士装，索土泥药炉。优曰：“土少不能和。”温舒遽起，以手藉土怀之。宋主问其故，温舒对曰：“臣奉天子威命来和，若不从，则当卷土收去。”宋人大惊，遂许夏和。还，加中书令，卒。

杜防，涿州归义县人。开泰五年，擢进士甲科，累迁起居郎、知制诰，人以为有宰相器。太平中，迁政事舍人，拜枢密副使。

重熙九年，夏人侵宋。宋遣郭稹来告，请与夏和，上命防使夏解之。如约罢兵，各归侵地，拜参知政事。韩绍芳、刘六符忌之，防待以诚。十二年，绍芳等罢，愈见信任。十三年，拜南府宰相。十五年，防生子，帝幸其第，赐名王门奴。以进奏有误，出为武定军节度使。十七年，复召为南府宰相。二十一年秋，祭仁德皇后，诏儒臣赋诗，防为冠，赐金带。

道宗谅阴，为大行皇帝山陵使。清宁二年，上谕防曰：“朕以卿年老嗜酒，不欲烦以剧务。朝廷之事，总纲而已。”顷之，拜右丞相，加尚父，卒。上欢悼不已，赠赙加等，官给葬具，赠中书令，谥曰元肃。子公谓，终南府宰相。

萧和尚，字洪宁，国舅大父房之后。忠直，多智略。

开泰初，补御盞郎君，寻为内史、太医等局都林牙。使宋贺正，将宴，典仪者告，班节度使下。和尚曰：“班次如此，是不以大国之使相礼。且以锦服为贐，如待蕃部。若果如是，吾不预宴。”宋臣不能对，易以紫服，位视执政，使礼始定。”

八年秋，为唐古部节度使，卒。弟特末。

特末，字何宁。为人机辨任气。

太平中，累迁安东军节度使，有能称。十一年，召为左祗候郎君班详稳。未几，迁左夷离毕。重熙十年，累迁北院宣徽使。明年，与刘六符使宋，索十县故地，宋请增银、绢十万两、足以易之。归，称旨，加同政事门下平章事。诏城西南浑底甸。还，复为北院宣徽使，卒。

耶律合里只，字特满，六院夷离堇蒲古只之后。

重熙中，累迁西南面招讨都监。充宋国生辰使，馆于白沟驿。宋宴劳，优者嘲萧惠河西之败。合里只曰：“胜负兵家常事。我嗣圣皇帝俘石重贵，至今兴中有石家寨。惠之一败，何足较哉？”宋人惭服。帝闻之曰：“优伶失辞，何可伤两国交好！”鞭二百，免官。

清宁初，起为怀化军节度使。七年，入为北院大王，封豳国公。历辽兴军节度使、东北路详稳，加兼侍中。致仕，卒。

合里只明达勤恪，怀柔有道。置诸宾馆及西边营田，皆自合里只发之。

耶律颇的，字撒版，季父房奴瓜之孙。孤介寡合。重熙初，补牌印郎君。清宁初，稍迁知易州。去官，部民请留，许之。

咸雍八年，改彰国军节度使。上猎大牢古山，颇的謁于行宫。帝问边事，对曰：“自应州南境至天池，皆我耕牧之地。清宁间，边将不谨，为宋所侵，烽堠内移，似非所宜。”道宗然之。拜北面林牙。后遣人使宋，得其侵地，命颇的往定疆界。还，拜南院宣徽使。

大康四年，迁忠顺军节度使，寻为南院大王，改同知南京留守事，召拜南府宰相，赐贞良功臣，封吴国公，为北院枢密使。廉谨奉公，知无不为。大安中致仕，卒。子霞抹，北院枢密副使。

论曰：“耶律合住安边讲好，养兵息民，其虑深远矣。六符启衅邀功，岂国家之利哉？牛、杜、颇的、合里只辈衔命出使，幸不辱命。裹里杀人婢以求婚，身负罪衅，画其主客，以冀免死，亦可丑也。”

卷七十九

列传第十七

萧孝穆 子撒八
孝先 孝友
萧蒲奴 耶律蒲古
夏行美

萧孝穆，小字胡独董，游钦皇后弟阿古只五世孙。父陶瑰，为国舅详稳。

孝穆廉谨有礼法。统和二十八年，累迁西北路招讨都监。开泰元年，遥授建雄军节度使，加检校太保。是年术烈等变，孝穆击走之。冬，进军可敦城。阻卜结五群牧长查刺、阿睹等，谋中外相应，孝穆悉诛之，乃严备御以待，余党遂溃。以功迁九水诸部安抚使。寻拜北府宰相，赐忠穆熙霸功臣，检校太师，同政事门下平章事。八年，还京师。

太平二年，知枢密院事，充汉人行宫都部署。三年，封燕王、南京留守、兵马都总管。九年，大延琳以东京叛，孝穆为都统讨之，战于蒲水。中军稍却，副部署萧匹敌、都监萧蒲奴以两翼夹击，贼溃，追败之于手山北。延琳走入城，深沟自卫。

孝穆围之，筑重城，起楼櫓，使内外不相通，城中撤屋以爨。其将杨详世等擒延琳以降，辽东悉平。改东京留守，赐佐国功臣。为政务宽简，抚纳流徙，其民安之。

兴宗即位，徙王秦，寻复为南京留守。重熙六年，进封吴国王，拜北院枢密使。八年，表请籍天下户口以均徭役，又陈诸部及舍利军利害。从之。由是政赋稍平，众悦。九年，徙王楚。时天下无事，户口蕃息，上富于春秋，每言及周取十县，慨然有南伐之志。群臣多顺旨。孝穆谏曰：“昔太祖南伐，终以无功。嗣圣皇帝仆唐立晋，后以重贵叛，长驱入汴；銮驭始旋，反来侵轶。自后连兵二十余年，仅福和好，蒸民乐业，南北相通。今国家比之曩日，虽曰富强，然勋臣、宿将往往物故。且宋人无罪，陛下不宜弃先帝盟约。”时上意已决，书奏不报。以年老乞骸骨，不许。十二年，复为北院枢密使，更正齐，薨。追赠大丞相、晋国王，谥曰贞。

孝穆虽椒房亲，位高益畏。太后有赐，辄辞不受。妻子无骄色。与人交，始终如一。所荐拔皆忠直士。尝语人曰：“枢密选贤而用，何事不济？若自亲烦碎，则大事凝滞矣。”自萧合卓以吏才进，其后转效，不知大体。叹曰：“不能移风易俗，偷安爵位，臣子之道若是乎。”时称为“国宝臣”，目所著文曰《宝老集》。二子阿剌、撒八，弟孝先、孝忠、孝友，各有《传》。

撒八，字周隐。七岁，以戚属加左右千牛卫大将军。重熙初，补祗候郎君；

性廉介，风姿爽朗，善球马、驰射。帝每燕饮，喜谐谑。撒八虽承宠顾，常以礼自持，时人称之。以柴册礼恩，加检校太傅、永兴宫使，总领左右护卫，同知点检司事。尚魏国公主，拜驸马都尉，为北院宣徽使，仍总知朝廷礼仪。重熙末，出为

西北路招讨使、武宁郡王。居官以治称。

清宁初薨，年三十九，追封齐王。

孝先，字延宁，小字海里。统和十八年，补祗候郎君。尚南阳公主，拜驸马都尉。

开泰五年，为国舅详稳。将兵城东鄙。还，为南京统军使。太平三年，为汉人行宫都部署，寻加太子太傅。五年，迁上京留守。以母老求侍，复为国舅详稳。改东京留守。会大延琳反，被围数月，穴地而出。延琳平，留守上京。十一年，帝不豫，钦哀召孝先总禁卫事。

兴宗谅阴，钦哀弑仁德皇后，孝先与萧浞卜、萧匹敌等谋居多。及钦哀摄政，遥授天平军节度使，加守司徒，兼政事令。重熙初，封楚王，为北院枢密使。孝先以椒房亲，为太后所重。在枢府，好恶自恣，权倾人主，朝多侧目。三年，太后与孝先谋废立事，帝知之，勒卫兵出宫，召孝先至，谕以废太后意。孝先震慑不能对。迁太后于庆州。孝先恒郁郁不乐。四年，徙王晋。后为南京留守，卒，谥忠肃。

孝友，字挾不衍，小字陈留。开泰初，以戚属为小将军。太平元年，以大册，加左武卫大将军、检校太保，赐名孝友。

重熙元年，累迁西北路招讨使，封兰陵郡王。八年，进王陈。先是，萧惠为招讨使，专以威制西羌，诸夷多叛。孝友下车，厚加绥抚，每入贡，辄增其赐物，羌人以安。久之，浸成姑息，诸夷桀骜之风遂炽，议者讥其过中。

十年，加政事令，赐效节宣庸定远功臣，更正吴。后以葬兄孝穆、孝忠，还京师，拜南院枢密使，加赐翊圣协穆保义功臣，进王赵，拜中书令。丁母忧，起复北府宰相，出知东京留守。会伐夏，孝友与枢密使萧惠失利河南，帝欲诛之，太后救免。复为东京留守，徙王燕，改上京留守，更王秦。

清宁初，加尚父。顷之，复留守东京。明年，复为北府宰相。帝亲制诰词以褒宠之。以柴册恩，遥授洛京留守，益赐纯德功臣，致仕，进封丰国王。

坐子胡睹首与重元乱，伏诛，年七十三。胡睹在《逆臣传》。

萧蒲奴，字留隐，奚王楚不宁之后，幼孤贫，佣于医家牧牛。伤人稼，数遭笞辱。医者尝见蒲奴熟寐，有蛇绕身，异之。教以读书，聪敏嗜学。不数年，涉猎经史，习骑射。既冠，意气豪迈。

开泰间，选充护卫，稍进用。俄坐罪黥流乌古部。久之，召还，累任剧，迁奚六部大王，治有声。

太平九年，大延琳据东京叛，蒲奴为都监，将右翼军，遇战蒲水。中军少却。蒲奴与左翼军夹攻之。先据高丽、女直要冲，使不得求援，又败贼于手山。延琳走入城。蒲奴不介马而驰，追杀余贼。已而大军围东京，蒲奴讨诸叛邑，平吼山贼，延琳坚守不敢出。既被擒，蒲奴以功加兼侍中。

重熙六年，改北阻卜副部署，再授奚六部大王。十五年，为西南面招讨使，西征夏国。蒲奴以兵二千据河桥，聚巨舰数十艘，仍作大钩，人莫测。战之日，布舟于河，绵亘三十余里。遣人伺上流，有浮物辄取之。大军既失利，蒲奴未知，适有人木顺流而下，势将坏浮梁，断归路，操舟者争的致之，桥得不坏。

明年，复西征，悬兵深入，大掠而还，复为奚六部大王。致仕，卒。

耶律蒲古，字提隐，太祖弟苏之四世孙。以武勇称。统和初，为涿州刺史，从伐高丽有功。开泰末，为上京内容省副使。

太平二年，城鸭绿江，蒲古守之，在镇有治绩。五年，改

广德军节度使，寻迁东京统军使。莅政迁肃，诸部慑服。九年，大延琳叛，以书结保州。夏行美执其人送蒲古，蒲古入据保州，延琳气沮。以功拜惕隐。

十一年，为子铁骊所弑。

夏行美，渤海人。太平九年，大延琳叛，时行美总渤海军于保州。延琳使人说欲与俱叛，行美执送统军耶律蒲古，又诱贼党百人杀之。延琳谋沮，乃婴城自守，数月而破。以功加同政事门下平章事，锡赉甚厚。明年，擢忠顺军节度使。

重熙十七年，迁副部署，从点检耶律义先讨蒲奴里，获其酋陶得里以归。致仕，卒。上思其功，遣使祭于家。

论曰：“不有君子，其能国乎？方其擒延琳，定辽东，一时诸将之功伟矣。宜其抚剑抵掌，贾余勇以威天下也。萧孝穆之谏南侵，其意防何其弘远欤，是岂瞋目语难者所能知哉！至论移风俗为治之本，亲烦碎为失大臣体，又何其深切著明也。为‘国宝臣’，宜矣。孝先预弑仁德之谋，犹依城社以逃熏灌，为国巨蠹，虽功何议焉。”

卷八十

列传第十八

萧敌烈 弟拔刺
耶律盆奴 萧排押
弟恒德 德子匹敌
耶律资忠 耶律瑶质
耶律弘古 高正
耶律的埒大康义

萧敌烈，字涅鲁衮，宰相挾烈四世孙。识度弘远，为乡里推重。始为牛群敞史。帝闻其贤，召入侍，迁国舅详稳。

统和寻十八年，帝谓群臣曰：“高丽康肇弑其君诵，立诵族兄询而相之，大逆之。宜发兵间其罪。”群臣皆曰可。敌烈谏曰：“国家连年征讨，士卒抚敝。况陛下在谅阴；年谷不登，创痍未复。岛夷小国，城垒完固。胜不为武；万于失利，恐贴后悔。不如遣一介之使，往问其故。彼若伏罪则已；不然，俟服除岁丰，举兵未晚。”时令已下，言虽不行，识者韪之。

明年，同知左夷离毕事。改右夷离毕。开泰初，率兵巡西边。时夷离董部下阏撒狨扑里、失室、勃葛率部民遁，敌烈追擒之，令复业，迁国舅详稳。从枢密使耶律世良伐高丽。还，

加同政事门下平章事，拜上京留守。

敌烈为人宽厚，达政体，廷臣皆谓有王佐才。汉人行宫都部署王继忠荐其材可为枢密使，帝疑其党而止。为中京留守，卒。族子忽古，有传。弟拔刺。

拔刺，字别勒隐。多智，善骑射。

开泰间，以兄为右夷离毕，始补郎君，累迁奚六部秃里太尉。太平末，大延琳叛，拔刺将北、南院兵往讨，遇于蒲水，南院兵少却。至手山，复与贼遇。拔刺刀易两院旗帜，鼓勇力战，破之。上闻，以手诏褒奖，赐内厩马。

重熙中，迁四捷军详稳，谢事归乡里。数岁，起为昭德军节度使，寻改国舅详稳，卒。

耶律盆奴，字胡独董，惕隐涅鲁古之孙。景宗时，为马古部详稳，政尚严急，民苦之。有司以闻，诏曰：“盆奴任方面寄，以细故究问，恐损威望，”寻迁马群太保。

统和十六年，隐实燕军之不任事者，汰之。二十八年，驾征高丽，盆奴为先锋。至铜州，高丽将康肇分兵为三以抗我军：一营于州西，据三水之会，肇居其中；一营近州之山；一附城而营。盆奴率耶律弘古击破三水营，擒肇，李玄蕴等军望风溃。会大军至，斩三万余级，追至开京，破敌于西岭。高丽王询闻边城不守，遁去。

盆奴入开京，焚其王宫，乃抚慰其民人。上嘉其功，迁北院大王，薨。

萧排押，字韩隐，国舅少父房之后。多智略，能骑射。

统和初，为左皮室详稳，讨阻卜有功。四年，破宋将曹彬、米信兵于望都。凡军事有疑，每预参决。寻总永兴宫分纠及舍

利、拽刺、二皮室等军，与枢密使耶律斜轸收复山西所陷城邑。是冬，攻宋，隶先锋；围满城，率所部先登，拔之，改南京统军使。尚卫国公主，拜驸马都尉，加同政事门下平章事。

十三年，历北、南院宣徽使。条上时政得失，及赋役法，上喜纳焉。十五年，加政事令，迁东京留守。二十二年，复攻宋，将渤海军，下德清军。后萧挞凛卒，专任南面事。宋和议成，为北府宰相，

圣宗征高丽，将兵由北道进，至开京西岭，破敌兵，斩数千级。高丽王询惧，奔平州。排押入开京，大掠而还。帝嘉之，封兰陵郡王。开泰二年，以宰相知西南面招讨使。五年，进王东平。

排押为政宽裕而善断，诸部畏爱，民以殷富，时议多之。七年，再伐高丽，至开京，敌奔溃，纵兵俘掠而还。渡茶、陀二河，敌夹射，排押委甲仗走，坐是免官。

太平三年，复王鹵，薨。弟恒德。

恒德，字逊宁。有胆略而善谋。

统和元年，尚越国公主，拜驸马都尉，迁南面林牙。从宣徽使耶律阿没里征高丽还，改北面林牙。会宋将曹彬、米信侵燕，耶律休哥与恒德议军事，多见信用，为东京留守。

六年，上攻宋，围沙堆，恒德独当一面。城上矢石如雨，恒德意气自若，督将士夺其陴。城陷，中流矢，太后亲临视，赐药。攻长城口，复先登，太后益多其功。时高丽未附，恒德受诏，率兵拔其边城。王治惧，上表请降。

十二年八月，赐启圣竭力功臣。从都部署和朔奴讨兀惹，未战，兀惹请降。恒德利其俘获，不许。兀惹死战，城不能拔。和朔奴议欲引退，恒德曰：“以彼倔强，吾奉招来讨，无功而还，诸部谓我何！若深多获，犹胜徒返。”和朔奴不得已，进

击东南诸部，至高丽北鄙。比还，道远粮绝，士马死伤者众，坐是削功臣号。

十四年，为行军都部署，伐蒲卢毛朵部。还，公主疾，太后遣宫人贤释侍之，恒德私焉。公主恚而薨，太后怒，赐死。后追封兰陵郡王。子匹敌。

匹敌，字苏隐，一名昌裔。生未月，父母俱死，育于禁掖。既长，尚秦晋王公主，拜驸马都尉，为殿前副点检。统和八年，改北面林牙。太平四年，迁殿前都点检，出为国舅详稳。九年，渤海大延琳叛，劫掠邻部，与南京留守萧孝穆往讨。孝穆欲全城降，乃筑重城围之，数月，城中人阴采纳款，遂擒延琳，东京平，以功封兰陵郡王。

十一年，圣宗不豫。先是，钦哀与仁德皇后有隙，以匹敌尝为后所爱，忌之。时护卫冯家奴上变，诬后弟涅卜与匹敌谋逆，以皇后摄政，徐议当立者。公主窃闻其谋，谓匹敌曰：“尔将无罪被戮。与其死，何若奔女直国以全其生！”匹敌曰：“朝廷讵肯以飞语害忠良。宁死弗适他国。”及钦哀摄政，杀之。

耶律资忠，字沃衍，小字札刺，系出仲父房。

兄国留善属文，圣宗重之。时妻弟之妻阿古与奴通，将奔女直国，国留追及奴，杀之，阿古自经。阿古母有宠于太后，事闻，太后怒，将杀之。帝度不能救，遣人诀别，问以后事，国留谢曰：“陛下悯臣无辜，恩漏九泉，死且不朽！”既死，人多冤之。在狱著《兔赋》、《寤寐歌》，为世所称。

资忠博学，工辞章，年四十未仕。圣宗知其贤，召补宿卫。数问以古今治乱，资忠对无隐。开泰中，授中丞，眷遇日隆。

初，高丽内属、取女直六部地以赐。至是，贡献不时至，

诏资忠往问故。高丽无归地意。由是权贵数短于上，出为上京副留守。三年，再使高丽，留弗遣。资忠每怀君亲，辄有著述，号《西亭集》。帝与群臣宴，时一记忆曰：“资忠亦有此乐乎？”九年，高丽上表谢罪，始送资忠还。帝郊迎，同载以归，命大臣宴劳，留禁中数日。谓曰：“朕将屈卿为枢密，何如？”资忠对曰：“臣不才，不敢奉诏。”乃以为林牙，知惕隐事。初，资忠在高丽也，弟昭为著帐郎君，坐罪没家产。至是，乃复横帐，且还旧产，诏以外戚女妻之。

是时，枢密使萧合卓、少师萧把哥有宠，资忠不肯俯附，诋之。帝怒，夺官。数岁，出知来远城事，历保安、昭德二军节度使。

圣宗崩，表请会葬。既至，伏梓宫大恸曰：“臣幸遇圣明，横被构譖，不获尽犬马报。”气绝而苏，兴宗命医治疾。久之，言国舅侍中无忧国心，陛下不当复用唐景福旧号，于是用事者恶之，遣归镇，卒。弟昭，有传。

耶律瑶质，字拔里堇，积庆宫人。父侯古，室韦部节度使。

瑶质笃学廉介，有经世志。统和十年，累迁至积庆宫使。圣宗尝谕瑶质曰：“闻卿正直，是以进用。国有利害，尔言宜无所隐。”由是所陈多见嘉纳。

上征高丽，破康肇军于铜州，瑶质之力为多，王询乞降，群臣议皆谓宜纳。瑶质曰：“王询始一战而败，遽求纳款；此诈耳；纳之，恐堕其奸计。待其势穷力屈，纳之未晚。”已而询果遁，清野无所获。其众阻险而垒，攻之不下，瑶质以计降之。擢拜四蕃部详稳。

时招讨使耶律颇的为总管，瑶质耻居其下，上表曰：“臣先朝旧臣，今既垂老，乞还新命，觐得常侍左右。”帝曰：

“朕不使汝久处是任。”且命无隶招讨，得专奏事到部。戢暴怀善，政绩显著。卒于官。

耶律弘古，字盆讷隐，遥辇鲜质可汗之后。

统和初，尝以军事任为拽刺详稳，寻徙南京统军使。十三年，徇地南鄙，克敌于四岳桥，斩首百余级。攻宋，以战功迁东京留守，封楚国公。后伐高丽，副先锋耶律盆奴，擒康肇于铜州。

三十年，西北部叛，从南府宰相耶律奴瓜讨之。及典禁军，号令整肃，诸部多降。寻迁侍中，卒。

高正，不知何郡人。统和初，举进士第，累迁枢密直学士。

上将伐高丽，遣正先往谕意。及还，迁右仆射。时高丽王询表请入觐，上许之，遣正率骑兵千人逐之。馆于路，为高丽将卓思正所围。正以势不可敌，与麾下壮士突围出，士卒死伤者众。上悔轻发，释其罪。

明年，迁工部侍郎，为北院枢密副使。开泰五年卒。

耶律的祿，字耶宁，仲父房之后。翌兵事，为左皮室详稳。

统和二十八年，伐高丽，的祿率本部军与盆奴等擒康肇、李玄蕴于铜州。帝壮之曰：“以卿英才，为国戮力，真吾家千里驹也！”乃赐御马及细铠。

明年，为北院大王，出为马古敌烈部都详稳。年七十二卒。

大康义，渤海人。开泰间，累审南府宰相，出知黄龙府，善绥抚，东部怀服。榆里底乃部长伯阴与榆烈比来附，送于朝。且言蒲卢毛朵界多渤海人，乞取之。诏从其请。康义领兵至大石河驼准城，掠数百户以归。未几卒。

论曰：“高句骊弑其君诵而立询，辽兴问罪之师，宜其算箠壶浆以迎，除舍以待；而乃乘险旅拒，俾智者竭其谋，勇者穷其力。虽得其要领，而颢颢独居一海之中自若也。岂服人者以德而不以力欤？况乎残毁其宫室，系累其民人，所谓以燕伐燕也欤？呜呼！朱崖之弃，捐之之力也，敌烈之谏有焉。”

卷八十一

列传第十九

耶律庶成	弟庶箴
箴子蒲鲁	杨皙
耶律韩留	杨佶
耶律和尚	

耶律庶成，字喜隐，小字陈六，季父房之后。父吴九，检校太师。

庶成幼好学，书过目不忘。善辽、汉文字，于诗尤工。重熙初，补牌印郎君，累迁枢密直学士。与萧韩家奴各进《四时逸乐赋》，帝嗟赏。初，契丹医人鲜知切脉审药，上命庶成译方脉书行之，自是人皆通习，虽诸部族亦知医事。时人禁中，参决疑议。偕林牙萧韩家奴等撰《实录》及《礼书》。与枢密副使萧德修定法令，上诏庶成曰：“方今法令轻重不伦。法令者，为政所先，人命所系，不可不慎。卿其审度轻重，从宜修定。”庶成参酌古今，刊正讹谬，成书以进。帝览而善之。

庶成方进用，为妻胡笃所诬，以罪夺官，继为“庶耶律”。使吐蕃凡十二年，清宁间始归。帝知其诬，诏复本族，仍迁所夺官，卒。

庶成尝为林牙，梦善卜者胡吕古卜曰：“官止林牙，因妻得罪。”及置于理，法当离婚。胡笃适有娠，至期不产而死。剖视之，其子以手抱心，识者谓诬夫之报。有诗文行于世。弟庶箴。

庶箴，字陈甫，善属文。重熙中，为本族将军。咸雍元年，同知东京留守事，俄徙乌衍突厥部节度使。九年，知蓟州事。

明年，迁都林牙。上表乞广本国姓氏曰：“我朝创业以来，法制修明；惟姓止分为二，耶律与萧而已。始太祖制契丹大字，取诸部乡里之名，续作一篇，著于卷末。臣请推广之，使诸部各立姓氏，庶男女婚媾有合典礼。”帝以旧制不可遽厘，不听。

大康二年，出耶律乙辛为中京留守，庶箴与耶律孟简表贺。顷之，乙辛复为枢密使，专权恣虐。庶箴私见乙辛泣曰：“前抗表，非庶箴之愿也。”乙辛信其言，乃得自安。闻者鄙之。八年，致仕，卒。子蒲鲁。

蒲鲁，字乃展。幼聪悟好学，甫七岁，能诵契丹大字。习汉文，未十年，博通经籍。

重熙中，举进士第。主文以国制无契丹试进士之条，闻于上，以庶箴擅令子就科目，鞭之二百。寻命蒲鲁为牌印郎君。应诏赋诗，立成以进。帝嘉赏，顾左右曰：“文才如此，必不能武事。”蒲鲁奏曰：“臣自蒙义方，兼习骑射，在流辈中亦可周旋。”帝未之信。会从猎，三矢中三兔，帝奇之，转通进。

是时，父庶箴尝寄《戒谕诗》，蒲鲁答以赋，众称其典雅。宠遇渐隆。清宁初卒。

杨皙，字昌时，安次大。幼通《五经》大义。圣宗闻其颖悟，诏试诗，授秘书省校书郎。太平十一年，擢进士乙科，为著作佐郎。

重熙十二年，累迁枢密都承旨，权度支使。登对称旨，进枢密副使。历长宁军节度使，山西路转运使，知兴中府。清宁初，入知南院枢密使，与姚景行同总朝政。请行柴册礼。封赵国公。以足疾，复知兴中府。咸雍初，徙封齐，召赐同德功臣、尚书左仆射，兼中书令，拜枢密使，改封晋，给宰相、枢密使两厅兼从，封赵王。

屡请归政，益赐保节功臣，致仕。大康五年，例改辽西郡王，薨。

耶律韩留，字速宁，仲父隋国王之后。有明识，笃行义，举止严重，工为诗。

统和间，召摄御院通进。开泰三年，稍迁乌古敌烈部都监，俄知详稳事。敌烈部叛，将宫分军，从枢密使耶律世良讨平之，加千牛卫大将军。

重熙元年，累迁至同知上京留守，改奚六部秃里太尉。性不苟合，为枢密使萧解里所忌。上欲召用韩留，解里言目病不能视，议遂寝。四年，召为北面林牙。帝曰：“朕早欲用卿，闻有疾，故待之至今。”韩留对曰：“臣昔有目疾，才数月耳；然亦不至于昏。第臣驽拙，不能事权贵，是以不获早睹天颜。非陛下圣察，则愚臣岂有今日耶！”诏进《述怀诗》，上嘉叹。方将大用，卒。

杨佖，字正叔，南京人。幼颖悟异常，读书自能成句，识者奇之。弱冠，声名籍甚。

统和二十四年，举进士第一，历校书郎、大理正。开泰六年，转仪曹郎，典掌书命，加谏议大夫。出知易州，治尚清简，征发期会必信。入为大理少卿。累迁翰林学士，文章号得体。

八年，燕地饥疫，民多流殍，以佶同知南京留守事，发仓廩，振乏绝，贫民鬻子者计佣而出之。宋遣梅询贺千龄节，诏佶迎送，多唱酬，询每见称赏。复为翰林学士。

重熙元年，升翰林学士承旨。丁母忧，起复工部尚书。历忠顺军节度使，朔、武等州观察、处置使，天德军节度使，加特进检校太师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复拜参知政事，兼知南院枢密使。

十五年，出为武定军节度使。境内亢旱，苗稼将槁。视事之夕，雨泽沾足。百姓歌曰：“何以蓊我？上天降雨。谁共抚我？杨公为主。”桑阳水失故道，多为民害，乃以己俸创长桥，人不病涉。及被召，郡民攀辕泣送。上御清凉殿宴劳之，即日除吏部尚书，兼门下侍郎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上曰：“卿今日何减吕望之遇文王！”佶对曰：“吕望比臣遭有十年之晚。”上悦。其居相位，以进贤为己任，事总大纲，责成百司，人人乐为之用。

三请致政，许之，月给钱粟兼隶，四时遣使存问。卒。有《登瀛集》行于世。

耶律和尚，字特抹，系出季父房。善滑稽。

重熙初，补祗候郎君。时帝笃于亲亲，凡三父之皆序父兄行第，于和尚尤狎爱。然每侍宴饮，虽恢谐，未尝有一言之过，由是上益重之。历积庆、永兴宫使，累迁至同知南院宣徽使事、南面林牙。十六年，出为怀化军节度使，俄召为御史大夫。二十三年，因大册，加天平军节度使、检校太师，徙中京路按问使，卒。

和尚雅有美行，数以财恤亲友，人皆爱重。然嗜酒不事事，以故不获柄用。或以为言，答曰：“吾非不知，顾人生如风灯

石火，不饮将何为？”晚年沈湎尤甚，人称为“酒仙”云。

论曰：“庶成定法令，治民者不容高下其手。庶箴虽尝表请广姓氏，以秩典礼；其随势俯仰，则有愧于其子蒲鲁矣。杨皙为上宠遇，迭封王爵，而功业不少概见。然得爱民治国之要，其杨佶哉。”

卷八十二

列传第二十

萧阿刺 耶律义先
弟信先 萧陶隗
萧塔刺葛 耶律敌禄

萧阿刺，字阿里懒，北院枢密使孝穆之子也。幼养宫中，兴宗尤爱之。童熙六年，为弘义宫使。累迁同知北院枢密使，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出为东京留守。二十一年，拜西北路招讨使，封西平郡王。寻尚秦晋国王公主，拜驸马都尉。

清宁元年，遗诏拜北府宰相，兼南院枢密使，进王韩。明年，改北院枢密使，徙王陈，与萧革同掌国政。革谄谏不法，阿刺争之不得，告归。上由此恶之，除东京留守。会行瑟瑟礼，入朝陈时政得失。革以事中伤，帝怒，缢杀之。皇太后营救不及，大恻曰：“阿刺何罪而遽见杀”帝乃优加赙赠，葬乾陵之赤山。

阿刺性忠果，晓世务，有经济才。议者以谓阿刺若在，无重元、乙辛之乱。

耶律义先，于越仁先之弟也。美风姿，举止严重。

重熙初，补祗候郎君班详稳。十三年，车驾西征，为十二行纠都监，战功最，改南院宣徽使。

时萧革同知枢密院事，席宠擅权，义先疾之。因侍宴，言于帝曰：“革狡佞喜乱，一朝大用，必误国家！”言甚激切，不纳。它日侍宴，上命群臣博，负者罚一巨觥。义先当与革对，忧然曰：“臣纵不能进贤退不肖，安能与国贼博哉！”帝上之曰：“卿醉矣！”义先厉声诟不已。上大怒，赖皇后救，得解。翌日，上谓革曰：“义先无礼，当黜之。”革对曰：“义先天性忠直，今以酒失而出，谁敢言人之过？”上谓革忠直，益加信任。义先郁郁不自得，然议事未尝少沮。又于上前博，义先祝曰：“向言人过，冒犯天威。今日一掷，可表愚款。”俄得堂印。上愕然。

十六年，为殿前都点检，讨蒲奴里，多所招降，获其酋长陶得里以归，手诏褒奖，以功改南京统军使，封武昌郡王。奏请统军司钱营息，以贍贫民。未期，军器完整，民得休息。二十一年，拜惕隐，进王富春，薨，年四十二。

义先常戒其族人曰：“国中三父房，皆帝之昆弟，不孝不义尤不可为。”其接下无贵贱贤否，皆无均礼。其妻晋国长公主之女，每遇中表亲，非礼服不见，故内外多化之。清宁间，追赠许王。弟信先。

信先，兴宗以其父瑰引为刺血友，幼养于宫。善骑射。

重熙十四年为左护卫太保，同知殿前点检司事。十八年，兼右祗候郎君班详稳。上问所欲，信先曰：“先臣瑰引与陛下分如同气，然不及王封。倘使蒙恩地下，臣愿毕矣。”上曰：“此朕遗忘之过；”追封燕王。是年，从萧惠伐夏，败于河南，例被责。

清宁初，为南面林牙，卒。

萧陶瑰，字乌古邻，宰相辖特六世孙。刚直，有威重。

咸雍初，任马群太保。素知群牧名存实亡，悉阅旧籍，除其羸病，录其实数，牧人畏服。陶瑰上书曰：“群牧以少为多，以无为有。上下相蒙，积弊成风。不若括见真数，著为定籍，公私两济。”从之。畜产岁以蕃息。

大康中，累迁契丹行宫都部署。上尝谓群臣曰：“北枢密院军国重任，久阙其人，耶律阿思、萧斡特刺二人孰愈？”群臣各誉所长，陶瑰独默然。上问：“卿何不言？”陶瑰曰：

“斡特刺懦而败事；阿思有才而贪，将为祸基。不得已而用，败事犹胜基祸。”上曰：“陶瑰虽魏征不能过，但恨吾不及太宗尔！”然竟以阿思为枢密使。由是阿思衔之。

九年，西圉不宁，阿思奏曰：“边隅事大，可择重臣镇抚。”上曰：“陶瑰何如？”阿思曰：“诚如圣旨。”遂拜西南面招讨使。阿思阴与萧阿忽带诬奏贼掠漠南牧马及居民畜产，陶瑰不急追捕，罪当死，诏免官。久之，起为塌母城节度使。未行，疽发背卒。

陶瑰负气，怒则须髯辄张。每有大议，必毅然决之。虽上有难色，未尝遽己。见权贵无少屈，竟为阿思所陷，时人惜之。二子，曰图木、辖式。阿思死，始获进用。

萧塔刺葛，字陶晒，六院部人。素刚直。太祖时，坐叔祖台晒谋杀于越释鲁，没入弘义宫。世宗即位，以舅氏故，出其籍，补国舅别部敞史。

或言泰宁王察割有无君心。塔刺葛曰：“彼纵忍行不义，人孰肯从！”他日侍宴，酒酣，塔刺葛捉察割耳，强饮之曰：“上固知汝傲狠，然以国属，曲加矜悯，使汝在左右，且度汝才何能为。若长恶不悛，徙自取赤族之祸！”察割不能答，强

笑曰：“何戏之虐也！”

天禄末，塔刺葛为北府宰相，及察割作乱，塔刺葛醉詈曰：“吾悔不杀此逆贼！”寻为察割所害。

耶律敌禄，字阳隐，孟父楚国王之后。性质直，多膂力。察割作乱，敌禄闻之，入见寿安王，糠慨言曰：“愿得精兵数百，破贼党。”王嘉其忠。穆宗即位，为北院宣徽使。上以飞狐道狭，诏敌禄广之。

明年，将兵援河东，至太原，与汉王会于高平，击周军，败之，仍降其众。忻、代二州叛，将兵讨之。会耶律撻烈至，败周师于忻口。师还，卒。

论曰：“忠臣惟知有国，而不知有身，故恶恶不避其患。阿剌以谄谀不法折萧革，陶隗以用必基祸言阿思，塔刺葛以忍行不义徒自取赤族之罪责察割，其心可谓忠矣。言一出而祸辄随之。吁，邪正既不辨，国焉得元乱哉。”

卷八十三

列传第二十一

耶律韩八 耶律唐古
萧术哲 侄药师奴
耶律块 耶律仆里笃

耶律韩八，字嘲隐，倜傥有大志，北院详稳古之五世孙。

太平中，游京师，寓行宫侧，椎囊衣匹马而已。帝微服出猎，见而问之曰：“汝为何人？”韩八初不识，漫应曰：“我北院部人韩八，来觅官耳。”帝与语，知有长才，阴识之。会北院奏南京疑狱久不决，帝召韩八驰驿审录，举朝皆惊。韩八量情处理，人无冤者。上嘉之。籍群牧马，阙其二，同事者考寻不已；韩八略不加诘，即先驰奏，帝益信任。

景福元年，为左夷离毕，徙北面林牙，眷遇优异。重熙六年，改北院大王，政务宽仁，复为左夷离毕。十二年，再为北院大王。入朝，帝从容谓曰：“卿守边任重，当实府库、振贫乏以报朕。”既受诏，愈竭忠谨，知无不言，便益为多。卒，年五十五。上闻，悼惜。死之日，篋无旧蓄，櫛无新衣，遣使吊祭，给葬具。

韩八平居不细务，喜愠不形。尝失所乘马，家僮以同色者

代之，数月不觉。

耶律唐古，字敌隐，于越屋质之庶子。廉谨，善属文。

统和二十四年，述屋质安民治盗之法以进，补小将军，迁西南面巡检，历豪州刺史、唐古部详稳。严立科条，禁奸民鬻马于宋、夏界。因陈弭私贩，安边境之要。太后嘉之，诏边郡遵行，著为令。

朝议欲广西南封域，黑山之西，绵亘数千里，唐古言：“戍垒太远，卒有警急，赴援不及，非良策也。”从之。西蕃来侵，诏议守御计，命唐古劝督耕稼以给西军，田于胪胸河侧，是岁大熟。明年，移屯镇州，凡十四稔，积粟数十万斛，斗米数钱。

重熙问，改隗衍党项部节度使。先是，筑可敦城以镇西域。诸部纵民畜牧，反招寇掠。重熙四年，上疏曰：“自建可敦城已来，西蕃数为边患，每烦远戍。岁月既入，国力耗竭。不若复守故疆，省罢戍役。”不报。是年，致仕。乞勒其父屋质功于石，帝命耶律庶成制文，勒石上京崇孝寺。卒，年七十八。

萧术哲，字石鲁隐，孝穆弟高九之子。以戚属加监门卫上将军。

重熙十三年，将卫兵讨李元昊有功，迁兴圣宫使。蒲奴里部长陶得里叛，术哲为统军都监，从都统耶律义先击之，擒陶得里。术哲与义先不协，诬义先罪，免官。稍迁西南面招讨都监，坐事下狱，以太后言，杖而释之。

清宁初，为国舅详稳、西北路招讨使，私取官粟三百斛，及代，留畜产，令主者鬻之以偿。后族弟胡睹到部发其事，帝怒，决以大杖，免官。寻起为昭德军节度使，征为北院宣徽使。

九年，上以术哲先为招讨，威行诸部，复为西北路招讨使。训士卒，增器械，省追呼，严号令。人不敢犯，边境晏然。十年，入朝，封柳城郡王。

咸雍二年，拜北府宰相，为北院枢密使耶律乙辛所忌，诬术哲与护卫萧忽古等谋害乙辛。诏狱无状，罢相，出镇顺义军。卒，追王晋、宋、梁三国。侄药师奴。

药师奴，幼颖悟，谨礼法，补祗候郎君。

大康中，为兴圣宫使，累迁同知殿前点检司事。上嘉其宿卫严肃，迁右夷离毕。夏王季乾顺为宋所攻，求解，帝命药师奴持节使宋，请罢兵通好，宋从之。拜南面林牙，改汉人行宫副部署。

乾统初，出为安东军节度使，卒。

耶律玦，字吾展，遥辇鲜质可汗之后。

重熙初，召修国史，补符实郎，累迁知北院副部署事。入见太后，后顾左右曰：“先皇谓玦必为伟人，果然。”除枢密副使，出为西南面招讨都监，历同签南京留守事、南面林牙。皇弟秦国王为辽兴军节度使，以玦同知使事，多所匡正。十年，复为枢密副使。咸雍初，兼北院副部署。及秦国王为西京留守，请玦为佐，从之。岁中狱空者三，召为孟父房敞稳。

玦不喜货殖，帝知其贫，赐宫户十。尝谓宰相曰：“契丹忠王无如玦者，汉人则刘伸而已。然熟察之，玦优于伸。”先是，西北诸部久不能平，上遣玦问状，执弛慢者痛绳之。以酒疾卒。

耶律仆里笃，字燕隐，六院林牙突吕不也四世孙。

开泰间，为本班郎君。有捕盗功，枢密使萧朴荐之，迁率

府率。太平中，同知南院宣徽事，累迁彰圣军节度使。

重熙十六年，知兴中府，以狱空闻。十八年，伐夏，摄西南面招讨使。十九年，夏入侵金肃军，败之，斩首万余级，加右武卫上将军。时近边群牧数被寇掠，迁倒塌岭都监以治之，桴鼓不鸣。二十年，知金肃军事。宰相赵惟节总领边城桥道刍粟，请貳，帝命仆里笃副之，以称职闻。

清宁初，历长宁、匡义二军节度使，致仕。咸雍间卒。子阿固质，终倒塌岭都监。

论曰：“韩八因帝微行，才始见售。及任以事，落落知大体，不负上之知矣。唐古、术哲经略西北边，劝农积粟，训练士卒，敌人不敢犯。玦以忠直见称于上，仆里笃以干敏为宰相佐，在镇俱以狱空闻。之数人者，岂特甲冑之士，抑亦李牧、程不识之亚欤。”

卷八十四

列传第二十二

萧夺剌 萧普达
耶律侯晒 耶律古昱
耶律独癩 萧韩家
萧乌野

萧夺剌，字掬懒，遥辇洼可汗宫人。祖涅鲁古，北院枢密副使。父撒抹，字胡独堇，重熙初补祗候郎君，累迁北面林牙。十九年，从耶律宜新、萧蒲奴伐夏，至萧惠败绩之地，获侦候者，知人烟聚落，多国人陷没而不能还者，尽俘以归，拜大父敞稳，知山北道边境事。清宁初，历西南面、西北路招讨使，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卒。

夺剌体貌丰伟，骑射绝人。由祗候郎君升汉人行宫副部署。后为乌古敌烈统军使，克敌有功，加龙虎卫上将军，授西北路招讨使。因陈北边利害，请以本路诸部与倒塌岭统军司连兵屯戍。再表，不纳。改东北路统军使。

乾统元年，以久练边事，复为西北路如讨使。北阻卜耶睹刮率邻部来侵，夺剌逆击，追奔数十里。二年，乘耶睹刮无备，以轻骑袭之，获马万五千匹，牛羊称是。 先是，有诏方面

无事，招讨、副统军、都监内一员入观。是时同僚皆阙，夺刺以军事付幕吏而朝，坐是免官。改西京留守，复为东北路统军使。卒于官。

萧普达，字弹隐。统和初，为南院承旨。开泰六年，出为乌古部节度使。七年，敌烈部叛，讨平之，徙乌古敌烈部都监。遣敌烈骑卒取北阻卜名马以献，赐诏褒奖。重熙初，改乌古敌烈部都详稳，讨诸蕃有功。

普达深练边事，能以悦使人。有所俘获，悉散麾下，由是大得众心。历西南面招讨使。党项叛入西夏，普达讨之，中流矢，殁于阵。帝闻，惜之，赙赠加厚。

耶律侯晒，字秃宁，北院夷离堇蒲古只之后。祖查只，北院大王。父忽古，黄皮室详稳。

侯晒初为西南巡边官，以廉洁称，累迁南京统军使，寻为北院大王。重熙十一年，党项部人多叛入西夏，侯晒受诏，巡西边沿河要地，多建城堡以镇之，徙东京留守。十三年，与知府萧欧里斯讨蒲卢毛朵部有功，加兼侍中。致仕，卒。

耶律古昱，字磨鲁堇，北院林牙突吕不四世孙。有膂力，工驰射。

开泰间，为乌古敌烈部都监。会部人叛，从枢密使耶律世良讨平之，以功诏镇抚西北部。教以种树、畜牧，不数年，民多富实。中京盗起，命古昱为巡逻使，悉擒之。上亲征渤海，将黄皮室军，有破敌功，累迁御史中丞，寻授开远军节度使，徙镇归德。

重熙二十一年，改天成军节度使，卒于官，年七十，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二子：宜新，兀没。

宜新，重熙间从萧惠讨西夏。惠败绩，宜新一军独全，拜北院大王。

兀没，大康三年为汉人行官副部署。乙辛诬害太子，词连兀没，帝释之。是秋，乙辛复奏与萧杨九私议宫壶事，被害。乾统间，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

耶律独攔，字胡独堇，太师古昱之子。

重熙初，为左护卫，将禁兵从伐夏有功，授十二行纛司徒。再举伐夏，独攔括山西诸郡马。还，迁拽刺详稳。西南未平，命独攔同知金肃军事，夏人来侵，击败之，进涅刺奥隗部节度使。

清宁元年，召为皇太后左护卫太保。四年，改宁远军节度使。东路饥，奏振之。历五国、乌古部、辽兴军三镇节度使，四捷军详稳。大康元年卒，追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子阿思，有传。

萧韩家，国舅之族。性端简，谨愿，动循礼法。

清宁中，为护卫太保。大康二年，迁知北院枢密副使。三年，经画西南边天池旧堑，立堡砦，正疆界，刻石而还，为汉人行宫都部署。是年秋猎，堕马卒。

萧乌野，字草隐，其先出兴圣宫分，观察使塔里直之孙也。性孝佛，尚礼法，雅为乡党所称。

重熙中，补护卫，兴宗见其勤恪，迁护卫太保。清宁九年，佐耶律仁先平重元乱，以功加团练使。时敌烈部数为领部侵扰，民多困弊，命乌野为敌烈部节度使，恤困穷，省徭役，不数月，部人以安。寻以母老，归养于家。母亡，尤极哀毁。服阕，历官兴圣、延庆二宫使，卒。

论曰：“乌古敌烈，大部也，夺刺为统军，克敌有功；普达居详稳，悦以使人。西北，重镇也，侯晒巡边以廉称；古昱镇抚而民富；独攔驻金肃而夏人不敢东猎。噫！部人内附，方面以宁，虽朝廷处置得宜，而诸将之力抑亦何可少哉。”

卷八十五

列传第二十三

萧惠 慈氏奴
萧迂鲁 铎卢斡
萧图玉 耶律铎轸

萧惠，字伯仁，小字脱古思，淳钦皇后弟阿古只五世孙。

初以中宫亲，为国舅详稳。从伯父排押征高丽，至奴古达北岭，高丽阻险以拒，惠力战，破之。及攻开京，以军律整肃闻，授契丹行宫都部署。开泰二年，改南京统军使。未几，为右夷离毕，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朝议以辽东重地，非勋戚不能镇抚，乃命惠知东京留守事。改西北路招讨使，封魏国公。

太平六年，讨回鹘阿萨兰部，征兵诸路，独阻卜酋长直刺后期，立斩以徇。进至甘州，攻围三日，不克而还。时直刺之子聚兵来袭，阻卜酋长乌八密以告，惠未之信。会西阻卜叛，袭三克军，都监涅鲁古、突举部节度使谐理、阿不吕等将兵三千来救，遇敌于可敦城西南。谐理、阿不吕战歿，士卒溃散。惠仓卒列阵，敌出不意攻我营。众请乘时奋击，惠以我军疲敝，未可用，弗听。乌八请以夜所营，惠又不许。阻卜归，惠乃设伏兵击之。前锋始交，敌败走。惠为招讨累年，屡遭侵掠，士马疲困。七年，左迁南京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，寻迁京

统军使。

兴宗即位，知兴中府，历顺义军节度使、东京留守、西南面招讨使，加开府仪同三司、检校太师，兼侍中，封郑王，赐推诚协谋竭节功臣。重熙六年，复为契丹行宫都部署，加守太师，徙王赵。拜雨院枢密使，更王齐。

是时帝欲一天下，谋取三关，集群臣议。惠曰：“两国强弱，圣虑所悉。宋人西征有年，师老民疲，陛下亲率六军临之，其胜必矣。”萧孝穆曰：“我先朝与宋和好，无罪伐之，其曲在我；况胜败未可逆料。愿陛下熟察。”帝从惠言，乃遣使索宋十城，会诸军于燕。惠与太弟帅师压宋境，宋人重失十城，增岁币请和。惠以首事功，进王韩。十二年，兼北府宰相，同知元帅府事，又为北枢密使。

十三年，夏国李元昊诱山南党项诸部，帝亲征。元昊惧，请降。惠曰：“元昊忘奕世恩，萌奸计，车驾亲临，不尽归所掠。天诱其衷，使彼来迎。天与不图，后悔何及？”帝从之。诘旦，进军。夏人列拒马于河西，蔽盾以立，惠击败之。元昊走，惠麾先锋及右翼邀之。夏人千余溃围出，我师逆击，大风忽起，飞沙眯目，军乱，夏人乘之，蹂践而死者不可胜计。诏班师。

十七年，尚帝姊秦晋国长公主，拜附马都尉。明年，帝复征夏国。惠自河南进，战舰粮船绵互数百里。既入敌境，侦候不远，销甲载于车，军士不得乘马。诸将咸请备不虞，惠曰：“谅祚必自迎车驾，何暇及我？无故设备，徒自弊耳。”数日，我军未营。候者报夏师至，惠方诘妄言罪，谅祚军从阪而下。惠与麾下不及甲而走。追者射惠，几不免，军士死伤尤众。师还，以惠子慈氏奴效于阵，诏释其罪。

十九年，请老，诏赐肩舆入朝，策杖上殿。辞章再上，乃

许之，封魏国王。诏冬夏赴行在，参决疑议。既归，遣赐汤药及他锡赉不绝。每生日，辄赐诗以示尊宠。清宁二年薨，年七十四，遗命家人薄葬。讣闻，辍朝三日。

惠性宽厚，自奉俭薄。兴宗使惠恣取珍物，惠曰：“臣以戚属据要地，禄足养廉，奴婢千余，不为阙乏。陛下犹有所赐，贫于臣者何以待之。”帝以为然。故为将，虽数败衄，不之罪也。

弟虚列，武定军节度使。二子：慈氏奴，兀古匿。兀古匿终北府宰相。

慈氏奴，字宁隐。太平初，以戚属补祗候郎君。上爱其勤慎，升闸撒狨，加右监门卫上将军。

西边有警，授西北路招讨都监，领保大军节度使。政济恩威，诸部悦附。入为殿前副点检，历乌古敌烈部详稳。征李谅祚，为统军都监，与西北路招讨使敌鲁古率蕃部诸军由北路趋凉州，获谅祚亲属。夏人扼险以拒，慈氏奴中流矢卒，年五十一，赠中书门下平章事。

萧迂鲁，字胡突堇，五院部人。父约质，历官节度使。

迂鲁重熙间为牌印郎君。清宁九年，国家既平重元之乱，其党郭九等亡，诏迂鲁追捕，获之，迂护卫太保。咸雍元年，使宋议边事，称旨，知殿前副点检事。

五年，阻卜叛，为行军都监，击败之，俘获甚众。初军出，止给五月粮，过期粮乏，士卒往往叛归。迂鲁坐失计，免官，降戍西北部。未行，会北部兵起，迂鲁将乌古敌烈兵击败之，每战以身先，由是释前罪，命总知乌古敌烈部。

九年，敌烈叛，都监耶律独迭以兵少不战，屯胪胸河。敌烈合边人掠居民，迂鲁率精骑四百力战，败之，尽获其辎重。继闻酋长合术三千余骑掠附近部落，纵兵蹶其后，连战二日，

斩数千级，尽得被掠人畜而还。值敌烈党五百余骑劫捕鹰户，逆击走之，俘斩甚众，自是敌烈势沮。

时，敌烈方为边患，而阻卜相继寇掠，边人以故疲弊。朝廷以地远，不能时益援军，而使疆圉帖然者，皆迂鲁力也。帝嘉其功，拜左皮室详稳。

会宋求天池之地，诏迂鲁兼统两皮室军屯太牢古山以备之。大康初，阻卜叛，迂西北招讨都监，从都统耶律赵三征讨有功，改南京统军都监、黄皮室详稳。未几，迁东北路统军都监，卒。弟铎卢斡。

铎卢斡，字撒板。幼警悟异常儿。三岁失母，哭尽哀，见者伤之。及长，魁伟沉毅，好学，善属文，有才干。年三十始仕，为朝野推重，给事北院知圣旨事。

大康二年，乙辛再入枢府，铎卢斡素与萧岩寿善，诬以罪，谪戍西北部。坐皇太子事，特恩减死，仍锢终身。在戍十余年，太子事稍直，始得归乡里，屏居谢人事。一日临流，闻雉鸣，三复孔子“时哉”语，作古诗三章见志。当时名士称其高情雅韵，不减古人。

寿隆六年卒，年六十一。乾统初，赠彰义军节度使。萧图玉，字兀衍，北府宰相海瓌之子。

统和初，皇太后称制，以戚属入侍，寻为乌古部都监。讨速母缕等部有功，迁乌古部节度使。十九年，总领西北路军事。后以本路兵伐甘州，降其酋长牙懒。既而牙懒复叛，命讨之，克肃州，尽迁其民于土隗口故城。师还，诏尚金乡公主，拜附马都尉，加同政事令门下平章事。

上言曰：“阻卜今已服化，宜各分部，治以节度使。”上从之。自后，节度使往往非材，部民怨而思叛。开泰元年十一月，石烈太师阿里底弑其节度使，西奔窝鲁朵城，盖古所谓龙

庭单于城也。已而，阻卜复叛，围图玉于可敦城，势甚张。图玉使诸军齐射却之，屯于窝鲁朵城。明年，北院枢密使耶律化哥引兵来救，图玉遣人诱诸部皆降。帝以图玉始虽失计，后得人心，释之，仍领诸部。请益军，诏让之曰：“叛者既服，兵安用益？且前日之役，死伤甚众，若从汝谋，边事何时而息。”遂止。

会公主坐弑家婢，降封郡主，图玉罢使相。寻起为乌古敌烈部详稳。以老代，还卒。子双古，南京统军使。孙讹笃斡，尚三韩郡王合鲁之女骨浴公主，终乌古敌烈部统军使，以善战名于世。

耶律铎轸，字敌辇，积庆宫人。仕统和间。性疏简，不顾小节，人初以是短之，

后侵宋，分总羸师以从。及战，取徘徊被介胄以自标显，驰突出入敌阵，格杀甚众。太后望见喜，召谓之曰：“卿戮力如此，何患不济！”厚赏之。由是多以军事属任。俄授东北详稳。开泰二年，进讨阻卜，克之。

重熙间，历东北路统军使、天德军节度使。十七年，城西边，命铎轸相地及造战舰，因成楼船百三十艘。上置兵，下立马，规制坚壮，称旨。及西征，诏铎轸率兵由别道进，会于河滨。敌兵阻河而阵，帝御战舰绝河击之，大捷而归，亲赐卮酒。仍问所欲，铎轸对曰：“臣幸被圣恩，得效弩力，万死不能报国，又将何求？”帝愈重之，手书铎轸衣裙曰：“勤国忠君，举世无双。”卒于官，年七十。子低烈，历观察、节度使。

论曰：“初，辽之谋复三关也，萧惠赞伐宋之举，而宋人增币请和。徇于一胜，移师西夏，而勇智俱废，败溃随之。岂非贪小利，迷远图而然。况所得不偿所亡，利果安在哉？同时诸将抚绥边因，若迂鲁忠勤不伐，铎轸高情雅韵，铎轸虽廉

不逮萧惠，而无邀功启衅之罪，亦庶乎君子之风矣。”

卷八十六

列传第二十四

耶律化哥耶律斡腊
耶律速撒萧阿鲁带
耶律那也耶律何鲁扫古
耶律世良

耶律化哥，字弘隐，孟父楚国王之后。善骑射。

乾亨初，为北院林牙。统和四年，南侵宋，化哥擒谍者，知敌由海路来袭，即先据平州要地。事平，拜上京留守，迁北院大王。十六年，复侵宋，为先锋，破敌于遂城，以功迁南院大王，寻改北院枢密使。

开泰元年，伐阻卜，阻卜弃辎重遁走，俘获甚多。帝嘉之，封豳王。后边吏奏，自化哥还阙，粮乏马弱，势不可守，上复遣化哥经略西境。化哥与边将深入。闻蕃部逆命居翼只水，化哥徐以兵进。敌望风奔溃，获羊马及辎重。

路由白拔烈，遇阿萨兰回鹘，掠之。都监衰衰继至，谓化哥曰：“君误矣！此部实效顺者。”化哥悉还所俘。诸蕃由此不附。上使按之，削王爵。以侍中遥领大同军节度使，卒。

耶律斡腊，字斯宁，奚迭刺部人。趯捷有力，善骑射。

保宁初，补护卫。车驾腊肹山，适豪猪伏丛莽，帝射中，猪突出。御者托满舍辔而避，厩人鹤骨翼之，斡腊复射而毙。帝嘉赏。及猎赤山，适奔鹿奋角突前，路隘不容避，垂犯蹕。斡腊以身当之，鹿触而颠。帝谓曰：“朕因腊，两濒于危，赖卿以免，始见尔心。”迁护卫太保。

从枢密耻律斜軫破宋将杨继业军于山西。统和十三年秋，为行军都监，从都部署奚王和朔奴伐兀惹乌昭度，数月至其城。昭度请降。和朔奴利其俘掠，令四面急攻。昭度率众死守，随方捍御。依傀垠虚构战棚，诱我军登陴，俄撤枝柱，登乾尽覆。和朔奴知不能下，欲退。萧恒德谓师久无功，何以藉口，若深入大掠，犹胜空返。斡腊曰：“深入，恐所得不偿所损。”恒德不从，略地东南，循高丽北鄙还。道远粮绝，人马多死。诏夺诸将官，惟斡腊以前议得免。

寻加同政事门下平章事，为东京留守。开泰中卒。

耶律速撒，字阿敏，性忠直简毅，练武事。

应历初，为侍从，累迁突吕不部节度使。历霸、济、祥、顺、圣五州都总管，俄为敦睦宫太师。保宁三年，改九部都详稳。四年，伐党项，屡立战功，手诏劳之。

统和初，皇太后称制，西边甫定，速撒务安集诸藩，利害辄具以闻，太后益信任之。凡临戎，与士卒同甘苦，所获均赐将校。赏顺讨逆，威信大振。在边二十年卒。

萧阿鲁带，字乙辛隐，乌隗部人。父女古，仕至纛详稳。

阿鲁带少习骑射，晓兵法。清宁间始仕，累迁本部司徒。改乌古敌烈统军都监。

大安七年，迁山北副部署。九年，达理得、拔思母二部来侵，率兵击却之。达理得复劫牛羊去，阿鲁带引兵追及，尽获

所掠，斩渠帅数人。是冬，达理得等以三百余人梗边，复战却之，斩首二百余级，加金吾卫上将军，封兰陵县公。寿隆元年，第功，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进爵郡公，改西北路招讨使。

乾统三年，坐留宋俘当遣还者为奴，免官。后被征，以老疾致仕，卒。

耶律那也，字移斯鞑，夷离堇蒲古只之后。

父斡，尝为北克，从伐夏战歿。季父赵三，始为宿直官，累迁至北面林牙。咸雍四年，拜北院大王，改西南面招讨使。大康中，西北诸部扰边，议欲往讨，帝以为非赵三不可，遂拜西北路招讨使，兼行军都统，平之，以功复为北院大王。

那也敦厚才敏。上以其父斡死王事，九岁加诸卫小将军，为题里司徒，寻召为宿直官。大康三年，为遥辇克。大安九年，为倒塌岭节度使。明年冬，以北阻卜长磨古斯叛，与招讨都监耶律胡吕率精骑二千往讨，破之。那也荐胡吕为汉人行宫副部署。寿隆元年，复讨达理得、拔思母等有功，赐诏褒美，改乌古敌烈部统军使，边境以宁。部民乞留，诏许再任。乾统六年，拜中京留守，改北院大王，薨。

那也为人廉介，长于理民，每有斗讼，亲核曲直，不尚威严，常曰：“凡治人，本欲分别是非，何事迫胁以立名。”故所至以惠化称。

耶律何鲁扫古，字乌古邻，孟父房之后。

重熙末，补祗候郎君。清宁初，加安州团练使。大康中，历怀德军节度使、奚六部秃里太尉。诏与枢密官措画东北边事，改左护卫太保。侍上，言多率易，察无他肠，以故上优贷之。

大安八年，知西北路招讨使事。时边部耶睹刮等来侵，何鲁扫古诱北阻卜酋豪磨古斯攻之，俘获甚众，以功加左仆射。复讨耶睹刮等，误击磨古斯，北阻卜由是叛命。遣都监张九讨

之，不克，二室韦与六院部、特满群牧、宫分等军俱陷于敌。何鲁扫古不以实闻，坐是削官，决以大杖。

寿隆间，累迁惕隐，兼侍中，赐保节功臣。道宗崩，与宰相耶律俨总山陵事。乾统中，致仕，卒。

耶律世良，小字斡，六院部人。才敏给，练达国朝典故及世谱。上书与族弟敌烈争嫡庶，帝始识之。

时北院枢密使韩德让病，帝问：“孰可代卿？”德让曰：“世良可。”北院大王耶律室鲁复问北院之选，德让曰：“无出世良。”统和末，为北院大王。

开泰初，因大册礼，加检校太尉、同政事门下平章事。时边部拒命，诏北院枢密使耶律化哥将兵，以世良为都监，往御之。明年，化哥还，将罢兵。世良上书曰：“化哥以为无事而还，不思师老粮乏，敌人已去，焉能久守？若益兵，可克也。”帝即命化哥益兵，与世良追之。至安真河，大破而还。自是，边境以宁。以功王岐，拜北院枢密使。

三年，命选马驼于乌古部。会敌烈部人夷刺杀其酋长稍瓦而叛，邻部皆应，攻陷巨母古城。世良率兵压境，遣人招之，降数部，各复故地。

四年，伐高丽，为副部署。都统刘慎行逗留失期，执还京师，世良独进兵。明年，至北都护府，破追兵于郭州。以暴疾卒。

论曰：“大之怀小也以德，制之也以威。德不足怀，威不足制，而欲服人也难矣。化哥利俘获，而诸蕃不附，何鲁扫古误击磨古斯，而阻卜叛命，是皆喜于一旦之功，而不图后日之患，庸何议焉。若斡腊之戒深入，速撒之务安集，亦铁中之铮铮者邪？”

卷八十七

列传第二十五

耶律弘古耶律马六
萧滴冽 耶律适禄
耶律陈家奴耶律特么
耶律仙童 萧素飒
耶律大悲奴

耶律弘古，字胡笃堇，枢密使化哥之弟。

统和间，累迁顺义军节度使，入为北面林牙。太平元年，加同政事门下平章事，出为彰国军节度使，兼山北道兵马都部署，徙武定军节度使。六年，拜惕隐。讨阻卜有功。圣宗尝刺臂血与弘古盟为友，礼遇尤异，拜南府宰相，改上京留守。

重熙六年，迁南院大王，御制诰辞以宠之。十二年，加于越。帝闵其劳，复授武定军节度使，卒。讣闻，上哭曰：“惜哉善人！”丧至，亲临奠焉。

耶律马六，字扬隐，孟父楚国王之后。性宽和，善谐谑，亲朋会遇，一坐尽倾。恬于荣利。

与耶律弘古为刺血友，弘古为惕隐，荐补宿直官。重熙初，

迁旗鼓拽刺详稳。为人畏慎容物，或有面相陵折者，恬然若弗闻，不臧否世务。以故上益亲狎。三年，迁崇德宫使，为惕隐，御制诰辞以褒之。拜北院宣徽使，宠遇过宰辅，帝常以兄呼之。

改辽兴军节度使，卒，年七十。子奴古达，终南京宣徽使。

萧滴冽，字图宁，遥辇鲜质可汗宫人。

重熙初，遥摄镇国军节度使。六年，奉诏使宋，伤足而跛，不告遂行，帝怒。及还，决以大杖，降同签南京留守事。遇授静江军节度使，历群牧都林牙，累迁右夷离毕。以才干见任使。

会车驾西征，元昊乞降，帝以前后反覆，遣滴冽往覘诚否。因为元昊陈述祸福，听命乃还。拜北院枢密副使，出为中京留守。十九年，改西京留守，卒。

耶律适禄，字撒懒。清宁初，为本班郎君，稍迁宿直官。

乾统中，从伐阻卜有功，加奉宸。历护卫太保，改弘义宫副使。时上京泉贼赵钟哥跋扈自肆，适禄擒之，加泰州观察使，为达鲁橐部节度使。

天庆中，知兴中府，加金吾卫上将军。为盗所杀。

耶律陈家奴，字绵辛，懿祖弟葛刺之八世孙。

重熙中，补牌印郎君。坐直日不至，降本班。会帝猎，陈家奴逐鹿围内，鞭之二百。时耶律仁先荐陈家奴健捷比海东青鹞，授御盞郎君。历鹰坊、尚厩、四方馆副使，改徙鲁古皮室详隐。会太后生辰，进诗献驯鹿，太后嘉奖，赐珠二琲，杂彩二百段。兄撒钵卒，陈家奴闻讣，不告而去。帝怒，鞭之。

清宁初，累迁右夷离毕。适帝与燕国王射鹿俱中，王时年九岁，帝悦，陈家奴应制进诗。帝喜，解衣以赐。后皇太子废，帝疑陈家奴党附，罢之。

时西北诸部寇边，以陈家奴为乌古部节度使行军都监，赐甲一属、马二匹，讨诸部，擒其酋送于朝。侦候者见马踪，意

寇至，陈家奴遣报元帅，耶律爱奴视之曰：“此野马也！”将出猎，贼至，爱奴战歿。有司诘按，陈家奴不伏，诏释之。由是感激，每事竭力。后诸部复来侵，陈家奴率兵三往，皆克，边境遂宁。

以老告归，不从。通宗崩，为山陵使，致仕。年八十卒。

耶律特么，季父房之后。重熙间，为北克，累迁六部秃里太尉。

大安四年，为倒塌岭节度使。顷之，为禁军都监。是冬，讨磨古斯，斩首二千余级。十年，复讨之。既捷，授南院宣徽使。寿隆元年，为北院大王。四年，知黄龙府事，薨。

耶律仙童，仲父房之后。重熙初，为宿直官，累迁惕隐、都监。以宽厚称。

浦奴里叛，仙童为五国节度使，率师讨之，擒其帅陶得里。又击乌隗叛，降其众，改彰国军节度使，拜北院大王。清宁二年，知黄龙府事，迁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，历忠顺、武定二军节度使。致仕，封蒋国公。咸雍初，徙封许国，卒。

萧素飒，字特免，五院部人。重熙间始仕，累迁北院承旨，彰愍官使。

清宁初，历左皮室详稳、右夷离毕。咸雍五年，剖阿里部叛，素飒讨降之，率其酋长来朝。帝嘉其功，徙北院林牙，改南院副部署，卒。

子谋鲁斡，字回琫，初补夷离毕郎君，迁文班太保。大康中，改南京统军使，为右夷离毕。与枢密使耶律阿思论事不合，见忌，出为马群太保。北部来侵，谋鲁斡破之，以功迁同知乌古敌烈统军，仍许便宜行事。

后以谗毁，降领西北路戍军，复为马群太保，卒。

耶律大悲奴，字休坚，王子班聂里古之后。

大康中，历永兴延昌宫使、右皮室详稳。会阻卜叛，奉诏招降之。寿隆二年，拜殿前都点检。乾统初，历上京留守、惕隐，复为都点检，改西南面招讨使。请老，不许。天庆中，留守上京，领北南枢密院点检中丞诸司等事。以彰国军节度使致仕，卒。

大悲奴举止驯雅，好礼仪，为时人所称。

论曰：“辽自神册而降，席富强之势，内修法度，外事征伐，一时将帅震扬威灵，风行电扫，讨西夏，征党项，破阻卜，平敌烈。诸部震慑，闻鞞鼓而胆落股弁，斯可谓雄武之国矣。其战胜攻取，必有奇谋秘计神变莫测者，将前史所载，未足以发之邪？抑天之所授，众莫与争而能然邪？”

虽然，兵者凶器，可戢而不可玩；争者末节，可遏而不可召。此黄石公所谓柔能制刚，弱能制强也。又况乎仁者之无敌哉。辽之君臣智足守此，金人果能乘其敝而躐其后乎？是以于耶律弘古辈诸将，不能无慨然也。”

卷八十八

列传第二十六

耶律仁先 子挞不也
耶律良 萧韩家奴
萧德 萧惟信
萧乐音奴 耶律敌烈
姚景行 耶律阿思

耶律仁先，字纛邻，小字查刺，孟父房之后。父瑰引，南府宰相，封燕王。

仁先魁伟爽秀，有智略。重熙三年，补护卫。帝与论政，才之。仁先以不世遇，言无所隐。授宿直将军，累迁殿前副点检，改鹤刺唐古部节度使，俄召为北面林牙。

十一年，升北院枢密副使。时宋请增岁币银绢以偿十县地产，仁先与刘符使宋，仍读书“贡”。宋难之。仁先曰：“曩者石晋报德本朝，割地以献，周人攘而取之，是非利害，灼然可见。”宋无辞以对。乃定义增银、绢十万两、匹，仍称“贡”。既还，同知南京留守事。

十三年，代夏，留仁先镇边。未几，召为契丹行宫都部署，

奏复王子班郎君及诸宫杂役。十六年，迁北院大王，奏今两院户口殷庶，乞免他部助役，从之。十八年，再举伐夏，仁先与皇太弟重元为前锋。萧惠失利于河南，帝犹欲进兵，仁先力谏，乃止。后知北院枢密使，迁东京留守。女直恃险，侵掠不止，仁先乞开山通道以控制之，边民安业。封吴王。

清宁初，为南院枢密使。以耶律化哥譖，出为南京兵马副元帅，守太尉，更王隋。六年，复为北院大王，民欢迎数百里，如见父兄。时此、商院枢密官涅鲁古、萧胡睹等忌之，请以仁先为西北路招讨使。耶律乙辛奏曰：“仁先旧臣，德冠一时，不宜补外。”复拜南院枢密使，更王许。

九年七月，上猎太子山，耶律良奏重元谋逆，帝召仁先语之。仁先曰：“此曹凶狠，臣固疑之久矣。”帝趣仁先捕之。仁先出，且曰：“陛下宜谨为之备！”未及介马，重元犯帷宫。帝欲幸北、南院，仁先曰：“陛下若舍扈从而行，贼必蹶其后；且南、北大王心未可知。”仁先子挾不也曰：“圣意岂可违乎？”仁先怒，击其首。帝悟，悉委仁先以讨贼事。乃环车为营，拆行马，作兵仗，率官属近侍三十余骑阵柅外。及交战，贼众多降。涅鲁古中矢堕马，擒之，重元被伤而退。仁先以五院部萧塔刺所居最近，亟召之，分遣人集诸军。黎明，重元率奚人二千犯行宫，萧塔刺兵适至。仁先料贼不能久，俟其气沮攻之。乃背营而阵，乘便奋击，贼众奔溃，追杀二十余里，重元与数骑遁去。帝执仁先手曰：“平乱皆卿之功也。”加尚父，进封宋王，为北院枢密使，亲制文以褒之，诏画《沂河战图》以旌其功。咸雍元年，加于越，改封辽王，与耶律乙辛共知北院枢密事。乙辛恃宠不法，仁先抑之，由是见忌，出为南京留守，改王晋。恤孤茆，禁奸慝，宋闻风震服。议者以为自于越休哥之后，惟仁先一人而已。

阻卜塔里干叛命，仁先为西北路招讨使，赐鹰纽印及剑。上谕曰：“卿去朝廷远，每俟奏行，恐失机会，可便宜从事。”仁先严斥候，扼敌冲，怀柔服从，庶事整饬。塔里干复来寇，仁先逆击，追杀八十余里。大军继至，又败之。别部把里斯、秃没等来救，见其屡挫，不敢战而降。北边遂安。

八年卒，年六十，遗命家人薄葬。弟义先、信先，俱有传。子挾不也。

挾不也，字胡独堇。清宁二年，补祗候郎君，累迁永兴宫使。以平重元之乱，避授正军节度使，赐定乱功臣，同知殿前点检司事。历高阳、临海二军节度使、左皮室详稳。

大康六年，授西北路招讨使，率诸部尊长入朝，加兼侍中。自萧敌禄为招讨之后，朝廷务姑息，多择柔愿者用之，诸部渐至跋扈。挾不也含容尤甚，边防益废，寻改西南面招讨使。

阻卜酋长磨古斯来侵，西北路招讨使何鲁扫古战不利，招挾不也代之。磨古斯之为酋长，由挾不也所荐，至是遣人诱致之。磨古斯给降，挾不也逆于镇州西南沙碛间，禁士卒无得妄动。敌至，裨将耶律馆斯、徐烈见其势锐，不及战而走，遂被害，年五十八。赠兼侍中，谥曰贞悯。

挾不也少谨愿，后为族嫠妇所惑，出其妻，终以无子。人以此讥之。

耶律良，字习捻，小字苏，著帐郎君之后。生于乾州，读书医巫闾山。学既博，将入南山肄业，友人止之曰：“尔无仆御，驱驰千里，纵闻见过人，年亦垂暮。今若即仕，已有余地。”良曰：“穷通，命也，非尔所知。”不听，留数年而归。

重熙中，补寝殿小底，寻为燕赵国王近侍。以有贫，诏乘厩马。迁修起居注。会猎秋山，良进《秋游赋》，上嘉之。

清宁中，上幸鸭子河，作《捕鱼赋》。由是宠遇稍隆，迁

知制诰，兼知部署司事。奏请编御制诗文，目曰《清宁集》；上命良诗为《庆会集》，亲制其序。顷之，为敦睦宫使，兼权知皇太后宫诸局事。

良闻重元与子涅鲁古谋乱，以帝笃于亲爱，不敢遽奏，密言于皇太后。太后托疾，召帝白其事。帝谓良曰：“汝欲间我骨肉耶？”良奏曰：“臣若妄言，甘伏斧钺。陛下不早备，恐堕贼计。如召涅鲁古不来，可卜其事。”帝从其言。使者及门，涅鲁古意欲害之，羈于帐下。使者以佩刀断帟而出，驰至行宫以状闻。帝始信。乱平，以功迁汉人行宫都部署。

咸雍初，同知南院枢密使事，为惕隐，出知中京留守事。未几卒，帝嗟悼，遣重臣赙祭，给葬具，追封辽西郡王，谥曰忠成。

萧韩家奴，字括宁，奚长渤鲁恩之后。性孝友。太平中，补祗候郎君，累迁敦睦宫使。伐夏，为左翼都监，迁北面林牙。俄为南院副部署，赐玉带，改奚六部大王。治有声。

清宁初，封韩国公，历南京统军使、北院宣徽使，封兰陵郡王。九年，上猎太子山，闻重元乱，驰诣行在。帝仓卒欲避于北、南大王院，与耶律仁先执辔固谏，乃止。明旦，重元复诱奚猎夫来。韩家奴独出谕之曰：“汝曹去顺效逆，徒取族灭。何若悔过，转祸为福！”猎夫投仗首服。以功殿前都点检，封荆王，赐资忠保义奉国竭贞平乱功臣。

咸雍二年，迁西南面招讨使。大康初，徙王吴，赐白海东青鹞。皇太子为乙辛诬构，幽于上京。韩家奴上书力言其冤，不报。四年，复为西南面招讨使。例削一字王爵，改王兰陵，薨。子杨九，终右祗候郎君班详稳，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

萧德，字特末隐，楮特部人。性和易，笃学好礼法。太平中，领牌印、直宿，累迁北院枢密副使，敷奏详明，多称上旨。

诏与林牙耶律庶成修《律令》，改契丹行宫都部署，赐宫户十有五。

清宁元年，迁同知北院枢密使，封鲁国公。上以德为先朝眷遇，拜南府宰相。五年，转南京统军使。九年，复为南府宰相。重元之乱，推锋力战，斩涅鲁古首以献，论功封汉王。

咸雍初，以告老归，优诏不许。久之，加尚父，致仕。卒，年七十二。

萧惟信，字耶宁，楮特部人。五世祖霞赖，南府宰相。曾祖乌古，中书令。祖阿古只，知平州。

父高八，多智数，博览古今。开泰初，为北院承旨，稍迁右夷离毕，以干敏称，拜南府宰相。累迁倒塌岭节度使，知兴中府，复为右夷离毕。陵青诱众作乱，事觉，高八按之，止诛首恶，余并释之。归奏，称旨。

惟信资沉毅，笃志于学，能辩论。重熙初始仕，累迁左中丞。十五年，徙燕赵国王傅，帝谕之曰：“燕赵左右多面识，不闻忠言，浸以成性。汝当以道规诲，使知君父之义。有不可处王邸者，以名闻。”惟信辅导以礼。十七年，迁北院枢密副使，坐事免官。寻复职，兼北面林牙。

清宁九年，重元作乱，犯滦河行宫，惟信从耶律仁先破之，赐竭忠定乱功臣。历南京留守、左右夷离毕，复为北院枢密副使。大康中，以老乞骸骨，不听。枢密使耶律乙辛譖废太子，中外知其冤，无敢言者，惟信数廷争，不得复。告老，加守司徒，卒。

萧乐音奴，字婆丹，奚六部敞稳突吕不六世孙。

父拔刺，三岁居父母丧，毁瘠过甚，养于家奴奚列阿不。重熙初，兴宗猎奚山，过拔刺所居，奚列阿不言于近臣，拔刺得见上。年甫十岁，气象如成人。帝悦之，锡赉甚厚。既长，

有远志，不乐仕进，隐于奚王岭之插合谷。上以其名家，又有时誉，就拜舍利军详稳。

乐音奴貌伟言辨，通辽、汉文字，善骑射击鞠，所交皆一时名士。年四十，始为护卫。平重元之乱，以功迁护卫太保，改本部南克，俄为旗鼓拽刺详隐。监障海东青鹞，获白花者十三，赐楸枰并玉吐鹞。拜五蕃部节度使，卒。子阳阿，有传。

耶律敌烈，字撒懒，采访使吼五世孙。宽厚，好学，工文词。重熙末，补牌印郎君，兼知起居注。

清宁元年，稍迁同知永州事，禁盗有功，改北面林牙承旨。九年，重元作乱。敌烈赴援，力战平之，遥授临海军节度使。十年，徙武安州观察使。咸雍元年，累迁长宁宫使。捡括户部司乾州钱帛逋负，立出纳经画法，公私便之。大康四年，为南院大王。秩满，部民请留，同知南京留守事。有疾，上命乘传赴阙，遣太医视之。迁上京留守。

大安中，改塌母城节度使。以疾致仕，加兼侍中，赐一品俸。八年卒。

姚景行，始名景禧。祖汉英，本周将，应历初来聘，用敌国礼，帝怒，留之，隶汉人宫分。及景行既贤，始出籍，贯兴中县。

景行博学。重熙五年，擢进士乙科，为将作监，改燕赵国王教授。不数年，至翰林学士，枢密副使，参知政事。性敦厚廉直，人望归之。

道宗即位，多被顾问，为北府宰相。九年秋，告归，道闻重元乱，收集行旅得三百余骑勤王。比至，贼已平。帝嘉其忠，赐以逆人财产。咸雍元年，出为武定军节度使。明年，驿召拜南院枢密使。上从容问治道，引入内殿，出御书及太子书示之，赐什器车仗。帝有意伐宋，召景竹问曰：“宋人好生边事，如

何？”对曰：“自圣宗皇帝以威德怀远，宋修职责，迨今几六十年。若以细故用兵，恐违先帝成约。”上然其言而止。

致仕，不逾月复旧职。丁家艰，起复，兼中书令。上问古今儒士优劣，占对称旨，知兴中府，改朔方军节度使。大康初，徙镇辽兴。以上京多滞狱，命为留守，不数月，以狱空闻。

累乞致政，不从。复请，许之，加守太师。卒，遣使吊祭，追封柳城郡王，谥文宪。寿隆五年，诏为立祠。

耶律阿思，字撒班。清宁初，补祗候郎君。以善射，掌猎事，进渤海近侍详稳。

重元之乱，与护卫苏射杀涅鲁古，赐号靖乱功臣，徙契丹行宫都部署。大安初，为北院大王，封漆水郡王。寿隆元年，为北院枢密使，监修国史。

道宗崩，受顾命，加于越。录乙辛党人，罪重者当籍其家，阿思受贿，多所宽赏。萧合鲁尝言当修边备，阿思力沮其事，或讥其以金卖国。

后以风疾失音，致仕，加尚父，封赵王。薨，年八十，追封齐国王。

论曰：“滦河之变，重元拥兵行幄，微仁先等，道宗其危乎！当其止幸北、南院，召塔剌兵以靖大难，功宜居首。良以反谋白太后，韩家奴以逆顺降奚人，德与阿思杀涅鲁古，皆有讨贼之力焉。仁先齐名休哥，动德兼备，此其一节欤。”

卷八十九

列传第二十七

耶律斡特刺孩里
奚景庸 耶律引吉
杨绩 赵徽
王观 耶律喜孙

耶律斡特刺，字乙辛隐，许国王寅底石六世孙。少不喜官禄，年四十一，始补本班郎君。时枢密使耶律乙辛擅权，谗害忠良，斡特刺恐祸及，深自抑畏。

大康中，为宿直官，历左、右护卫太保。大安元年，升燕王傅，徙左夷离毕。四年，改北院枢密副使。帝赐诗褒之，迁知北院枢密使事，赐翼圣佐义功臣。北阻卜酋长磨古斯叛，斡特刺率兵进讨。会天大雪，败磨古斯四别部，斩首千余级，拜西北路招讨，封漆水郡王，加赐宣力守正功臣。寻拜南府宰相。复讨闾古胡里扒部，破之，召为契丹行宫都部署。

先是，北、南府有讼，各州府得就按之；比岁，非奉枢密檄，不得鞫问，以故讼者稽留。斡特刺奏请如旧，从之。寿隆五年，复为西北路招讨使，讨耶睹刮部，俘斩甚众，获马、驼、

牛、羊各数万。明年，擒磨古斯，加守太保，赐奉国匡化功臣。

乾统初，乞致仕，不许，止罢招讨。复兼南院枢密使，封混同郡王。迁北院枢密使，加守太师，赐推诚赞治功臣。致仕，薨，谥曰敬肃。

孩里，字胡辇，回鹘人。其先在太祖时来贡，愿留，因任用之。

孩里，重熙间历近侍长。清宁九年，讨重元之乱有功，加金吾卫上将军，赐平乱功臣。累迁殿前都点检，以宿卫严肃称。大康初，加守太子太保。二年，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三年，改同知南院宣徽使事。会耶律乙辛出守中京，孩里入贺；及议复召，陈其不可。后乙辛再入枢府，出孩里为广利军节度使。及皇太子被诬，孩里当连坐，有诏勿问。大安初，历品达鲁虢部节度使。寿隆五年，有疾，自言吾数已尽，却医药，卒，年七十七。

孩里信浮图。清宁初，从上猎，堕马，愤而复苏。言始见二人引至一城，宫室宏敞，有衣绛袍人坐殿上，左右列侍，导孩里升阶。持牍者示之曰：“本取大腹骨欲，误执汝。”牒上书“官至使相，寿七十七”。须臾还，挤之大壑而寤。道宗闻之，命书其事。后皆验。

窦景庸，中京人，中书令振之子。聪敏好学。清宁中，第进士，授秘书省校书郎，累迁少府少监。

咸雍六年，授枢密直学士，寻知汉人行宫副部署事。大安初，迁南院枢密副使，监修国史，知枢密院事，赐同德功臣，封陈国公。有疾，表请致仕；不从，加太子太保，授武定军节度使。审决冤滞，轻重得宜，以狱空闻。

七年，拜中京留守。九年薨，谥曰肃宪。子瑜，三司副使。耶律引吉，字阿括，品部人。父双古，镇西边二十余年，

治尚严肃，不殖货利，时多称之。

引吉寅畏好义。以荫补官，累迁东京副留守、北枢密院侍御。时肃革、萧图古辞等以玦见任，鬻爵纳贿；引吉以直道处其间，无所阿唯。改客省使。时朝廷遣使括三京隐户不得，以引吉代之，得数千余户。

时昭怀太子知北南院事，选引吉为辅导。枢密使乙辛将倾太子，恶引吉在侧，奏出之，为群牧林牙。大康元年，乙辛请赐牧地，引吉奏曰：“今牧地褊愴，畜不蕃息，岂可分赐臣下。”帝乃止。乙辛由是益嫉之，除怀德军节度使，徙漠北猾水马群太保，卒。

杨绩，良乡人。太平十一年进士及第，累迁南院枢密副使。与杜防、韩知白等擅给进士堂贴，降长宁军节度使，徙知琢州。

清宁初，拜参知政事，兼同知枢密院事，为南府宰相。九年，闻重元乱，与姚景行勤王，上嘉之。十年，知兴中府。咸雍初，入知枢密院事。二年，乞致仕，不许，拜南院枢密使。

帝以绩旧臣，特诏燕见，论古今治乱，人臣邪正。帝曰：“方今群臣忠直，耶律擄、刘伸而已；然伸不及擄之刚介。”绩拜驾曰：“何代无贤，世乱则独善其身，主圣则兼济天下。陛下铢分邪正，升黜分明，天下幸甚。”累表告归，不许，封赵王。

大康中，以例改王辽西。致仕，加守太保，薨。子贵忠，知兴中府。

赵徽，南京人。重熙五年，擢甲科，累迁大理正。

清宁二年，铜州人妄毁三教，徽按鞫之，以状闻，称旨。历烦剧，有能名。累迁翰林学士承旨。咸雍初，为度支使。三年，拜参知政事。出为武定军节度使，及代，军民请留。

后同知枢密院事，兼南府宰相、门下侍郎、平章事。致仕，

卒。追赠中书令，谥文宪。

王观，南京人。博学有才辩。重熙七年，中进士乙科。

兴宗崩，充夏国报哀使；还，除给事中。咸雍初，迁翰林学士。五年，兼乾文阁学士。七年，改南院枢密副使，赐国姓，参加政事，兼知南院枢密事。

坐矫制修私第，削爵为民，卒。

耶律喜孙，字盈稳，永兴宫分人。兴宗在青宫，尝居左右辅导。圣宗大渐，喜孙与冯家奴告仁德皇后同宰相萧浞卜等谋逆事。及钦哀为皇太后称制，喜孙忧见宠任。

重熙中，其子涅哥为近侍，坐事伏诛。帝以喜孙有翼戴功，且悼其子罪死，欲世其官，喜孙无所出之部，因见马印文有品部号，使隶其部，拜南府宰相。寻出为东北路详稳，卒。

论曰：“孩里、引吉之为臣也，当乙辛擅权、萧革贪默之日，虽与同官，而能以正自处，不少阿唯，其过人远矣！传曰：‘岁寒知松柏之后凋。’二子有焉。若斡特刺之战功，奚景庸之谏狱，杨绩之忠告，亦贤矣夫。”

卷九十

列传第二十八

萧兀纳 耶律俨
刘伸 耶律胡吕

萧兀纳，一名挹不也，字特免，六院部人。其先尝为西南面拽刺。

兀纳魁伟简重，善骑射。清宁初，兄图独以事入见，帝问族人可用者，图独以兀纳对，补祗候郎君。迁近侍散史，护卫太保。

大康初，为北院宣徽使。时乙辛已害太子，因言宋魏国王和鲁斡之子淳可为储嗣。群臣莫敢言，唯兀纳及夷离毕萧陶隗谏曰：“舍嫡不立，是以国与人也。”帝犹豫不决。五年，帝出猎，乙辛请留皇孙，帝欲从之。兀纳奏曰：“窃闻车驾出游，将留皇孙，苟保护非人，恐有他变。果留，臣请侍左右。”帝乃悟，命皇孙从行。由此，始疑乙辛。

顷之，同知南院枢密使事，出乙辛、淳等。帝嘉其忠，封兰陵郡王，人谓近于古社稷臣，授殿前都点检。上谓王师儒、耶律固等曰：“兀纳忠纯，虽狄仁杰辅唐，屋质立穆宗，无以过也。卿等宜达燕王知之。”自是，令兀纳辅导燕王，益见优

宠。大安初，诏尚越国公主，兀纳固辞。改南院枢密使，奏请掾史宜以岁月迁叙，从之。寿隆元年，拜北府宰相。

初，天祚在潜邸，兀纳数以直言忤旨。及嗣位，出为辽兴军节度使，守太傅。以佛殿小底王华诬兀纳借内附犀角，诏鞫之。兀纳奏曰：“臣在先朝，诏许日取帑钱十万为私费，臣未尝妄取一钱，肯借犀角乎！”天祚愈怒，夺太傅官，降宁边州刺史，寻改临海军节度使。

兀纳上书曰：“自萧海里亡入女直，彼有轻朝廷心，宜益兵以备不虞。”不报，天庆元年，知黄龙府事，改东北路统军使，复上书曰：“臣治与女直接境，观其所为，其志非小。宜先其未发，举兵图之。”章数上，皆不听。及金兵来侵，战于宁江州，其孙移敌蹇死之，兀纳退走入城。留官属守御，自以三百骑渡混同江而西，城遂陷。后与萧敌里拒金兵于长冻，以军败免官。五年，天祚亲征，兀纳殿，复败绩。后数日乃与百官人见，授上京留守。六年，耶律章奴叛，来攻京城，兀纳发府库以赉士卒，谕以逆顺，完城池，以死拒战。章奴无所得而去。以功授副元帅，寻为契丹都宫使。

天祚以兀纳先朝重臣，有定策勋，每延问以政，兀纳对甚切。上虽优容，终不能用。以疾卒，年七十。

耶律俨，字若思，析津人。本姓李氏。

父仲禧，重熙中始仕。清宁初，同知南院宣徽使事。四年，城鸭子、混同二水间，拜北院宣徽使。咸雍初，坐误奏事，出为榆州刺史。俄诏复旧职，迁汉人行宫都部署。六年，赐国姓，封韩国公，改南院枢密使。时枢臣乙辛等诬陷皇太子，诏仲禧偕乙辛鞫之，蔓引无辜，未尝雪正。乙辛荐仲禧可任，拜广德军节度使，复为南院枢密使，卒，谥钦惠。

俨仪观秀整，好学，有诗名，登咸雍进士第。守著作佐郎，

补中书省令史，以勤敏称。大康初，历都部署判官、将作少监。后两府奏事，论群臣优劣，唯称俨才俊。改少府少监，知大理正，赐紫。六年，迁大理少卿，奏讞详平。明年，升大理卿。丁父忧，夺服，同签部署司事。

大安初，为景州刺史。绳胥徒，禁豪猾，抚老恤贫，未数月，善政流播，郡人刻石颂德。二年，改御史中丞，诏按上京滞狱，多所平反。同知宣徽院事，提点大理寺。六年冬，改山西路都转运使。刮剔垢弊，奏定课额，益州县俸给，事皆施行。寿隆初，授枢密直学士。以母忧去官，寻召复旧职。宋攻夏，李乾顺遣使求和解，帝命俨如宋平之，拜参知政事。六年，驾幸鸳鸯泺，召至内殿，访以政事。

帝晚年倦勤，用人不能自择，令各掷骰子，以采胜者官之。俨尝得胜采，上曰：“上相之征也！”迁知枢密院事，赐经邦佐运功臣，封越国公。修《皇朝实录》七十卷。

帝大渐，俨与北院枢密使阿思同受顾命。乾统三年，徙封秦国。六年，封漆水郡王。天庆中，以疾，命乘小车入朝。疾甚，遣太医视之。薨，赠尚父，谥曰忠懿。

俨素廉洁，一芥不取于人。经籍一览成诵。又善伺人主意。妻邢氏有美色，常出入禁中，俨教之曰：“慎勿失上意！”由是权宠益固。三子：处贞，太常少卿；处廉，同知中京留守事；处能，少府少监。

刘伸，字济时，宛平人。少颖悟，长以辞翰闻。重熙五年，登进士第，历彰武军节度使掌书记、大理正。因奏狱，上适与近臣语，不顾，伸进曰：“臣闻自古帝王必重民命，愿陛下省臣之奏。”上大惊异，擢枢密都承旨，权中京副留守。

诏徙富民以实春、泰二州，伸以为不可，奏罢之。迁大理少卿，人以不冤。升大理卿，改西京副留守。以父忧，终制，

为三司副使，加谏议大夫，提点大理寺。以申明法而恕，案冤狱全活者众，徙南京副留守。俄改崇义军节度使，政务简静，民用不扰，致乌、鹊同巢之异，优诏褒之。改户部使，岁入羨余钱三十万缗，拜南院枢密副使。

道宗尝谓大臣曰：“今之忠直，耶律撈、刘伸而已！”宰相杨绩贺其得人，拜参知政事。上谕之曰：“卿勿惮宰相！”对此院枢密使乙辛势焰方炽，伸奏曰：“臣于乙辛尚不畏，何宰相之畏！”乙辛衔之，相异排诋，出为保静军节度使。上终欲大用，加守太子太保，迁上京留守。乙辛以事徙镇雄武，复以崇义军节度使致仕。

适燕、蓟民饥，仰与政赵徽，韩造日济以糜粥，所活不胜算。大安二年卒，上震悼，赙赠加等。

耶律胡吕，字苏撒，弘义宫分人。其先欲稳，佐太祖有功，为迭烈部夷离堇。父杨五，左监门卫大将军。

胡吕性谦谨，于人无适莫。重熙末，补寝殿小底。以善职，屡更华要，迁千牛卫大将军。大安中，北阻卜酋磨鲁斯叛，为招讨都监，与耶律那也率精骑二千讨平之，以功为汉人行宫副部署，兼知太和宫事。致仕，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卒。

论曰：“兀纳当道宗昏惑之会，拥佑皇孙，使乙辛奸计不获复逞，而辽祚以续。比之屋质立穆宗，非溢美也。俨以俊才莅政，所至有能誉；纂述辽史，具一代治乱，亦云勤矣。但其固宠，不能以礼正家，惜哉。刘伸三为大理，民无冤抑；一登户部，上下兼裕，至与耶律玦并称忠直，不亦宜乎。”

卷九十一

列传第二十九

萧岩寿 耶律撒刺
萧速撒 耶律拏不也
萧拏不也 萧忽古
耶律石柳

萧岩寿，室部人。性刚直，尚气。仕重熙末。道宗即位，皇太后屡称其贤，由是进用。

上出猎较，岩寿典其事，未尝高下于心，帝益重之。历文班太保、同知枢密院事。咸雍四年，从耶律仁先伐阻卜，破之，有诏留屯，亡归者众，由是镌两官。十年，讨敌烈部有功，为其部节度使。

大康元年，同知南院宣徽使事，迁北面林牙。密奏乙辛以皇太子知国政，心不自安，与张孝杰数相过从，恐有阴谋，动摇太子。上悟，出乙辛为中京留守。会乙辛生日，上遣近臣耶律白斯本赐物为寿，乙辛因私属自上：“臣见奸人在朝，陛下孤危。身虽在外，窃用寒心。”白斯本还，以闻。上遣人赐乙辛车，谕曰：“无虑弗用，行将召矣。”由是反疑岩寿，出为

顺义军节度使。

乙辛复入为枢密使，流岩寿于乌隗路，终身拘作。岩寿虽窜逐，恒以社稷为忧，时人为之语曰：“以狼牧羊，何能久长！”三年，乙辛诬岩寿与谋废立事，执还杀之，年四十九。

乾统间，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绘像宜福殿。岩寿廉直，面折廷诤，多与乙辛忤，故及于难。

耶律撒刺，字董隐，南院大王磨鲁古之孙。性忠直沉厚。清宁初，累迁西南面招讨使，以治称。咸雍九年，改北院大王。未几，为契丹行宫都部署。

大康二年，耶律乙辛为中京留守，诏百官延议，欲复召之，群臣无敢工言。撒刺独奏曰：“萧岩寿言乙辛有罪，不可为枢臣，故陛下出之；今复召，恐天下生疑。”进谏者三，不纳，左右为之震惊。乙辛复为枢密使，见撒刺让曰：“与君无憾，何独异议？”撒刺曰：“此社稷计，何憾之有！”乙辛诬撒刺与速撒同谋废立，诏按无迹，出为始平军节度使。及萧讹都斡诬首，竟遣使杀之。

乾统间，追封漆水郡王，绘像宜福殿，仍追赠三子官爵。

萧速撒，字秃鲁董，突吕不部人。性沉毅。重熙间，累迁右护卫太保。蒲奴里叛，从耶律义先往讨，执首乱陶得里以归。清宁中，历北面林牙、彰国军节度使，入为北院枢密副使。咸雍十年，经略西南边，撤宋堡障，戍以皮室军，上嘉之。

大康二年，知北院枢密使事。耶律乙辛权宠方盛，附丽者多至通显；速撒未尝造门。乙辛衔之，诬构速撒首谋废立；按之无验，出为上京留守。乙辛复令萧讹都斡以前事诬告，上怒，不复加讯，遣使杀之。时方盛暑，尸诸原野，容色不变，乌鹊不敢近。

乾统间，追封漆水郡王，绘像宜福殿。

耶律撻不也，字撒班。系出季父房。父高家。仕至林牙，重熙间破夏人于金肃军有功，优加赏赉。

撻不也，清宁中补牌印郎君，累迁永兴宫使。九年，平重元之乱，以功知点检司事，赐平乱功臣，为怀德军节度使。咸雍五年，迁遥辇克。

大康三年，授北院宣徽使。耶律乙辛谋害太子，撻不也知其奸，欲杀乙辛及萧特里得、萧十三等。乙辛知之，令其党诬构撻不也与废立事，杀之。

乾统间，追封兰陵郡王，绘像宜福殿。

萧撻不也，字斡里端，国舅郡王高九之孙。性刚直。咸雍中，补祗候郎君。大康元年，为彰愍宫使，尚赵国公主，拜驸马都尉。

三年，改同知汉人行宫都部署。与北院宣徽使耶律撻不也善，乙辛嫉之，令人诬告谋废立事。不胜沲掠，诬伏。上引问，昏聩不能自陈，遂见杀。

乾统间，追封兰陵郡王，绘像宜福殿。

萧忽古，字阿斯怜，性忠直，趯捷有力。甫冠，补禁军。

咸雍初，从招讨使耶律赵三讨番部之违命者。及请降，来介有能跃驼峰而上者，以僮捷相诧。赵三问左右谁能此，忽古被重铠而出，手不及峰，一跃而上，使者大骇。赵三以女妻之。帝闻，召为护卫。

对此院枢密使耶律乙辛以狡狴得幸，肆行凶暴。忽古伏于桥下。伺其过，欲杀之。俄以暴雨坏桥，不果。后又欲杀于猎所，为亲友所沮。大康三年，复欲杀乙辛及萧得里特等，乙辛知而械击之，考劾不服，流于边。及太子废徙于上京，召忽古至，杀之。

乾统初，追赠龙虎卫上将军。

耶律石柳，字酬宛，六院部人。祖独擲，南院大王。父安十，统军副使。

石柳性刚直，有经世志。始为牌印郎君。大康初，为夷离毕郎君。时枢密使耶律乙辛诬杀皇后，谋废太子，斥忠贤，进奸党，石柳恶其所为，乙辛觉之。太子既废，以石附太子，流镇州。

天祚即位，召为御史中丞。时方治乙辛党，有司不以为意。石柳上书曰：

臣前为奸臣所陷，斥窜边郡。幸蒙召用，不敢隐默。

恩赏明则贤者劝，刑罚当则奸人消。二者既举，天下不劳而治。臣见耶律乙辛身出寒微，位居枢要，窃权肆恶，不胜名状。蔽先帝之明，诬陷顺圣，构害忠讷，败国罔上，自古所无。赖庙社之休，陛下获纂成业，积年之冤，一旦洗雪。正陛下英断，克成孝道之秋。如萧得褻特实乙辛之党，耶律合鲁亦不为早辨，赖陛下之明，遂正其事。

臣见陛下多疑，故有司顾望，不切推问。乙辛在先帝朝，权宠无比。先帝若以顺考为实，则乙辛为功臣，陛下岂得立耶？先帝黜逐嬖后，诏陛下在左右，是亦悔前非也。陛下讵可忘父仇不报，宽逆党不诛。今灵骨未获，而求之不切。传曰，圣人之德，无加于孝。昔唐德宗因乱失母，思慕悲伤，孝道益著。周公诛飞廉、恶来，天下大悦。今逆党未除，大冤不报，上无以慰顺考之灵，下无以释天下之愤。怨气上结，水旱为沴。

臣愿陛下下明诏，求顺考之瘞所，尽收逆党以正邦宪，快四方忠义之心，昭国家赏罚之用，然后致治之道可得而举矣。谨别录顺圣升遐及乙辛等事，昧死以闻。书奏不报，闻者莫不叹惋。

乾统中，遥授静江军节度使，卒。子马哥，同中书门下平

章事。

论曰：“《易》言‘履霜，坚冰至’，谨始也。使通宗能从岩寿、撒剌之谏，后何得而诬，太子何得而废哉？速撒、搃不也以忠言见杀，国欲无乱，得乎？石柳之书，亦幸出于乙辛既败之后，获行其说。有国家者，可不知人哉。”

卷九十二

列传第三十

耶律棠古 萧得里底
萧酬斡 耶律章奴
耶律术者

耶律棠古，字蒲速宛，六院郎君葛刺之后。

大康中，补本班郎君，累迁至大将军。性坦率，好别白黑，人有不善，必尽言无隐，时号“强棠古”。在朝数论宰相得失，由是久不得调，后出为西北戍长。

乾统三年，萧得里底为西北路招讨使，以后族慢侮僚吏。棠古不屈，乃罢之。棠古讼之朝，不省。天庆初，乌古敌烈叛，召拜乌古部节度使。至部，谕降之。遂出私财及发富民积，以振其困乏，部民大悦，加镇国上将军。会萧得里底以都统率兵与金人战败绩，棠古请以军法论。且曰：“臣虽老，愿为国破敌。”不纳。

保大元年，乞致仕。明年，天祚出奔，棠古谒于倒塌岭，为上流涕，上慰止之，复拜乌古部节度使。及至部，敌烈以五千人来攻，棠古率家奴击破之，加太子太傅。年七十二卒。

萧得里底，字纛邻，晋王孝先之孙。父撒钵，历官使相。

得里底短而倨，外谨内倨。大康中，补只候郎君，稍迁兴圣宫副使，兼同知中丞司事。大安中，燕王妃生子，得里底以妃叔故，历宁远军节度使、长宁宫使。寿隆二年，监讨达里得拔思母二部，多俘而还，改同知商京留守事。

乾统元年，为北面林牙、同知北院枢密事，受诏与北院枢密使耶律阿思治乙辛余党。阿思纳贿，多出其罪；得里底不能制，亦附会之。

四年，知北院枢密事。夏王李乾顺为宋所攻，遣使请和解，诏得里底与南院枢密使牛温舒使宋平之。宋既许，得里底受书之日，乃曰：“始奉命取要约归，不见书辞，岂敢徙还。”遂对宋主发函而读。既还，朝议为是。天庆三年，加守司徒，封兰陵郡王。

女直初起，廷臣多欲乘其未备，举兵往讨；得里底独沮之，以至败衄。天祚以得里底不合人望，出为西南面招讨使。八年，召为北院枢密使，宠任弥笔。是时，诸路大乱，飞章告急者络绎而至，得里底不即上闻，有功者亦无甄别。由是将校怨怒，人无斗志。

保大二年，金兵至岭东。会耶律撒八、习骑撒跋等谋立晋王敖卢斡事泄，上召得里底议曰：“反者必以此儿为名，若不除去，何以获安。”得里底唯唯，竟无一言申理。王既死，人心益离。金兵逾岭，天祚率卫兵西遁。元妃萧氏，得里底之侄，谓得里底曰：“尔任国政，致君至此，何以生为！”得里底但谢罪，不能对。明日，天祚怒，逐得里底与其子么撒。

得里底既去，为耶律高山奴送金兵。得里底伺守者怠，脱身亡归，复为耶律九斤所得，送乏耶律淳。时淳已僭号，得里底自知不免，诡曰：“吾不能事僭窃之君！”不食数日，卒。

子么撒，为金兵所杀。

萧酬斡，字讹里本，国舅少父房之后。祖阿剌，终采访使。父别里刺，以后父封赵王。

酬斡貌雄伟，性和易。年十四，尚越国公主，拜驸马都尉，为只候郎君班详稳。年十八，封兰陵郡王。时帝欲立皇孙为嗣，恐无以解天下疑，出酬斡为国舅详稳，降皇后为惠妃，迁于乾州。初酬斡母入朝，擅取驿马，至是觉，夺其封号；复与妹鲁姐为巫蛊，伏诛。诏酬斡与公主离婚，籍兴圣宫，流乌古敌烈部。

天庆中，以妹复尊为太皇太妃，召酬斡为南女直详稳，迁征东副统军。时广州渤海作乱，乃与驸马都尉萧韩家奴袭其不备，平之，复败敌将侯榘于川州。是岁，东京叛，遇敌来击，师溃；独酬斡率麾下数人力战，殁于阵，追赠龙虎卫上将军。

耶律章奴，字特末衍，季父房之后。父查刺，养高不仕。

章奴明敏善谈论。大安中，补牌印郎君。乾统元年，累迁右中丞，兼领牌印宿直事。年六，以直宿不谨，降知内客省事。天庆四年，授东北路统军副使。五年，改同知咸州路兵马事。

及天祚亲征女直，萧胡笃为先锋都统，章奴为都监。大军渡鸭子河，章奴与魏国王淳妻兄萧敌里及其甥萧延留等谋立淳，诱将座三百余人亡归。既而天祚为女直所败，章奴乃遣敌里、延留以废立事驰报淳。淳犹豫未决。会行宫使者乙信持天祚御札至，备言章奴叛命，淳对使者号哭，即斩敌里、延留首以献天祚。

章奴见淳不从，诱草寇数百攻掠上京，取府库财物。至祖州，率僚属告太祖庙云：“我大辽基业，由太祖百战而成。今天下土崩，窃见兴宗皇帝孙魏国王淳道德隆厚，能理世安民，臣等欲立以主社稷。会淳适好草甸，大事未遂。迩来天祚惟耽

乐是从，不恤万机；强敌肆侮，师徒败绩。加以盗贼蜂起，邦国危于累卵。臣等忝预族属，世蒙恩渥，上欲安九庙之灵，下欲救万民之命，乃有此举。实出至诚，冀累圣垂祐。”西至庆州，复把诸庙，仍述所以举兵之意，移檄州县、诸陵官僚，士卒稍稍属心。

时饶州渤海及侯檠等相继来应，众至数万，趋广平淀。其党耶律女古等暴横不法，劫掠妇女财畜。章奴度不能制，内怀悔恨；又攻上京不克，北走降虜。顺国女直阿鹞产率兵追败之，杀其将耶律弥里直，擒贵族二百余人，其妻子配役绣院，或散诸近侍为婢；余得脱者皆遁去。章奴诈为使者，欲奔女直，为遼者所获，缚送行在，伏诛。

耶律术者，字能典，于越蒲古只之后，魁伟雄辨。乾统初，补祗候郎君。六年，因柴册，加观察使。天庆五年，受诏监都统耶律斡里朵战。及败，左迁银州刺史，徙咸州虜将。

尝与耶律章奴谋立魏国王淳。及闻章奴自鸭子河亡去，即引上数人往会之。道为游兵所执，送行在所。上问曰：“予何负卿而反？”术者对曰：“臣诚无憾。但以天下大乱，已非辽有，小人满朝，贤臣窜斥，诚不忍见天皇帝艰难之业一旦土崩。臣所以痛入骨髓而有此举，非为身计。”后数日，复问，术者厉声数上过恶，陈社稷危亡之本，遂杀之。

论曰：“辽末同事之臣，其善恶何相远也！棠古骨鯁不屈权要，两镇乌古，恩威并著。酬斡平乱渤海，又以讨叛力战而死，忠可尚矣。得里底纵女直而不计，寝变告而不闻。其蔽主聪明，为国阶乱，莫斯之甚也。章奴、术者乘时多艰，潜谋废立，将求宠幸，以犯大逆，其得免于天下之戮哉！”

卷九十三

列传第三十一

萧陶苏斡 耶律阿息保
萧乙薛 萧胡笃

萧陶苏斡，字乙辛隐，突吕不部人。四世祖因吉，发长五尺，时呼为“长发因吉”。祖里拔，奥隗部节度使。

陶苏斡谨愿，不妄交。伯父留哥坐事免官，闻重元乱，挈家赴行在。时陶苏斡虽幼，已如成人，补笔砚小底。累迁祗候郎君，转枢密院侍御。咸雍五年，迁崇德宫使。会有诉北南院听讼不直者，事下，陶苏斡悉改正之，为耶律阿思所忌。帝欲召用，辄为所沮。八年，历漠北滑水马群太保，数年不调，尝曰：“用才未尽，不若闲。”乾统中，迁漠南马群太保，以大风伤草，马多死，鞭之三百，免官。九年，徙天齐殿宿卫。明年，谷价翔跃，宿卫士多不给，陶苏斡出私廩周之，召同知南院枢密使事。

天庆四年，为汉人行宫副部署。时金兵初起，攻陷宁江州。天祚召群臣议，陶苏斡曰：“女直国虽小，其人勇而善射。自执我叛人萧海里，势益张。我兵久不练，若遇强敌，稍有不利，

诸部离心，不可制矣。为今之计，莫若大发诸道兵，以威压之，庶可服也。”北院枢密使萧得里底曰：“如陶苏斡之谋，徒示弱耳。但发滑水以北兵，足以拒之。”遂不用其计。

数月间，边兵屡北，人益不安。饶州渤海结构头下城以叛，有步骑三万余，招之不下。陶苏斡帅兵往讨，擒其渠魁，斩首数千级，得所掠物，悉还其主。及耶律章奴叛，陶苏斡与留守耶律大悲奴为守御。章奴既平，陶苏斡请曰：“今边兵懈弛，若清暑岭西，则汉人啸聚，民心益摇。臣愚以为宜罢此行。”不纳。乃命陶苏斡控扼东路，招集散卒。

后以太子太傅致仕，卒。

耶律阿息保，字特里典，五院部人。祖胡劣，太祖时徙居西北部，世为招讨司吏。

阿息保慷慨有大志，年十六，以才干补内史。天庆初，转枢密院侍御。金人起兵城境上，遣阿息保间之，金人曰：“若归阿疏，敢不听命。”阿息保具以闻。金兵陷宁江州，边兵屡败，遣阿息保与耶律章奴等齐书而东，冀以胁降。阿息保曰：“臣前使，依诏开谕，略无所屈。将还，谓臣曰：‘若所请不遂，无相见。’今臣请独往。”不听。将行，别萧得里底曰：“不肖适异国，必无生还，愿公善辅国家。”既至，阿息保见执。久乃遁归。

及天祚败绩，迁都巡捕使。六年，从阿疏讨耶律章奴，加领军卫大将军。阿疏将兵而东，阿息保送至军，乃还。天祚怒其专，鞭之三百。寻为奚六部秃里太尉。后阿疏反，阿息保以遍师进击，临阵坠马，被擒。因阿疏有旧得免。时阿疏颇好杀，阿息保谓曰：“欲举大事，何以杀为！”由是全活着众。会阿疏败，乃还。以战失利，囚中京数岁。

保大二年，金兵至中京，始出狱。寻为敌烈皮室详稳。是

时，魏王淳僭号，屡遣人以书来招。阿息保封书以献，因谏曰：“东兵甚锐，未可轻敌。”及右鞏铎之败，天祚奔窜，召阿息保，不时至，疑有贰心，并怒为淳所招，杀之。

初，阿息保知国将亡，前后谏甚切。及死以非罪，人尤惜之。

萧乙薛，字特免，国舅少父房之后。性谨愿。寿隆间，累任副官。

天庆初，知国舅详稳事，迁殿前副点检。金兵起，为行军副都统。以战失利，罢职。六年，出为武定军节度使，迁西京留守。明年，讨剧贼董庞儿，战易水西，大破之。以功为北府宰相，加左仆射，兼东北路都统。十年，金兵陷上京，诏兼上京留守、东北路统军使。为政宽猛得宜，民之穷困者，辄加振恤，众咸爱之。

保大二年，金兵大至，乙薛军溃，左迁西南面招讨使。以部民流散，不赴。及天祚播迁，给侍从不阙，拜殿前都点检。凡金兵所过，诸营败卒复聚上京，遣乙薛为上京留守以安抚之。

明年，卢彦伦以城叛，乙薛被执数月，以居官无过，得释。后为耶律大石所杀。

萧胡笏，字合术隐。其先撒葛只，太祖时愿隶宫分，遂为太和宫分人。

曾祖敌鲁，明医。人有疾，观其形色即知病所在。统和中，宰相韩德让贵宠，敌鲁希旨，言德让宜赐国姓，籍横帐，由是世预太医选。子孙因之入官者众。

胡笏为人便诀，与物无忤。清宁初，补近侍。大安元年，为彰愍宫太师。寿隆二年，转永兴宫太师。天庆初，累迁至殿前副点检。五年，从天祚东征，为先锋都统，临事犹豫，凡队伍皆以围场名号之。进至刺离水，与金兵战，败，大军亦却。

及讨耶律章奴，以籍私奴为军，迁知北院枢密使事，卒。

胡笃长于骑射，见天祚好游畋，每言从禽之乐，以逢其意。天祚悦而从之。国政隳废，自此始云。

论曰：“甚矣，承平日久，上下狃于故常之可畏也！天庆之间，女直方炽，惟陶苏翰明于料敌，善于忠谏；惜乎天祚痼蔽，不见信用。阿息保不死阿疏之难，乙薛甘忍卢彦伦之执，大节已失矣，他有所长，亦奚足取。胡笃以游畋逢迎天祚而隳国政，可胜罪哉。”

卷九十四

列传第三十二

萧奉先 李处温
张琳 耶律余睹

萧奉先，天祚元妃之兄也。外宽内忌。因元妃为上眷倚，累官枢密使，封兰陵郡王。

天庆二年，上幸混同江钓鱼。故事，生女直酋长在千里内者皆朝行在。适头鱼宴，上使诸酋次第歌舞为乐，至阿骨打，但端立直视，辞以不能。再三旨谕，不从。上密谓奉先曰：“阿骨打跋扈若此！可托以边事诛之。”奉先曰：“彼粗人，不知礼义，且无大过，杀之伤向化心。设有异志，蕞尔小国，亦何能为！”上乃止。

四年，阿骨打起兵犯宁江州，东北路统军使萧挞不也战失利。上命奉先弟嗣先为都统，将番、汉兵往讨，屯出河店。女直乃潜渡混同江，乘我师未备来袭。嗣先败绩，军将往往遁去。奉先惧弟被诛，乃奏“东征溃军逃罪，所至劫掠，若不肆赦，将啸聚为患”。从之。嗣先诣阙待罪，止免官而已。由是士无斗志，遇敌辄溃，郡县所失日多。

初，奉先诬耶律余睹结附马萧昱谋立其甥晋王，事觉，杀

昱。余睹在军中闻之惧，奔女直。保大二年，余睹为女直监军，引兵奄至，上忧甚。奉先曰：“余睹乃王子班之苗裔，此来实无亡辽心，欲立晋王耳。若以社稷计，不惜一子，诛之，可不战而退。”遂赐晋王死。中外莫不流涕，人心益解体。

当女直之兵未至也，奉先逢迎天祚，言：“女直虽能攻我上京，终不能远离巢穴。”而一旦越三千里直捣云中，计无所出，惟请播迁夹山。天祚方悟，顾谓奉先曰：“汝父子误我至此，杀之何益！汝去，毋从我行。恐军心忿怒，祸必及我。”奉先父子恸哭而去，为左右执送女直兵。女直兵斩其长子昂，送奉先及次子昱于其国主。通遇我兵，夺归，天祚并赐死。

李处温，析津人。伯父俨，大康初为将作少监，累官参知政事，封漆水郡王，雅与北枢密使萧奉先友旧。执政十余年，善逢迎取媚，天祚及宠任之。俨卒，奉先荐处温为相，处温因奉先有援己力，倾心阿附，以固权位，而贪污尤甚，凡所接引，类多小人。

保大初，金人陷中京，诸将莫能支。天祚惧，奔夹山，兵势日迫。处温与族弟处能、子奭，外假怨军声援，结都统萧干谋立魏国王淳，召番、汉官属诣魏王府劝进。魏国王将出，奭乃持赭袍衣之，令百官拜舞称贺。魏王固辞不得，遂称天锡皇帝。以处温守太尉，处能直枢密院，奭为少府少监，左企弓以下及亲旧与其事者，赐官有差。

会魏国王病，自知不起，密授处温番汉马步军都元帅，意将属以后事。及病亟，萧干等矫诏南面宰执入议，独处温称疾不至，阴聚勇士为备，给云奉密旨防他变。魏国王卒，萧干拥契丹兵，宣言当立王妃萧氏为太后，权主军国事，众无敢异者。干以后命，召处温至，时方多难，未欲即诛，但追毁元帅札子。处能惧及祸，落发为僧。

寻有永清人傅遵说随郭药师入燕，被擒，具言处温尝遗易州富民赵履仁书达宋将童贯，欲挟萧后纳土归宋。后执处温问之，处温曰：“臣父子于宣宗有定策功，宜世蒙有容，可使因谗获罪？”后曰：“向使魏国王如周公，则终享亲贤之名于后世。误王者皆汝父子，何功之有！”并数其前罪恶。处温无以对，乃赐死，爽亦伏诛。

张琳，浑州人。幼有大志。寿隆末，为秘书中允。天祚即位，累迁户部使。顷之，擢南府宰相。

初，天祚之败于女直也，意谓萧奉先不知兵，乃召琳付以东征事。琳以旧制，凡军国大计，汉人不与，辞之。上不允，琳奏曰：“前日之败，失于轻举。若用汉兵二十万分道进讨，无不克者。”上许其半，仍诏中京、上京、长春、辽西四路计户产出军。时有起至二百军者，生业荡散，民甚苦之。四路军甫集，寻复遁去。

及中京陷，天祚幸云中，留琳与李处温佐魏国王淳守南京。处温父子召琳，欲立淳为帝，琳曰：“王虽帝胄，初无上命；摄政则可，即真则不可。”处温曰：“今日之事，天人所与，岂可易也！”琳虽有难色，亦勉从之。淳既称帝，诸将咸居权要，琳独守太师，十日一朝，平章军国大事。阳以元老尊之，实则不使与政。琳由是郁悒而卒。

耶律余睹，一名余都姑，国族之近者也。慷慨尚气义。保大初，历官副都统。

其妻天祚文妃之妹；文妃生晋王，最贤，国人皆属望。时萧奉先之妹亦为天祚元妃，生秦王。奉先恐秦王不得立，深忌余睹，将潜图之。适耶律挾葛里之妻会余睹之妻子军中，奉先讽人诬余睹结驸马萧昱、挾葛里，谋立晋王，尊天祚为太上皇。事觉，杀昱及挾葛里妻，赐文妃死。余睹在军中闻之，惧不能

自明被诛，即引兵千余，并骨肉军帐叛归女直。

会大霖雨，道途留阻。天祚遣知奚王府萧遐卖、北宰相萧德恭、大常衮耶律谛里姑、归州观察使萧和尚奴、四军太师萧千追捕甚急。至闾山，及之。诸将议曰：“萧奉先恃宠，蔑害官兵。余睹乃宗室雄才，素不肯为其下。若擒之，则他日吾辈皆余睹矣。不如纵之。”还，给云追袭不及。

余睹既入女直，为其国前锋，引娄室孛堇兵攻陷州郡，不测而至。天祚闻之大惊，知不能敌，率卫兵入夹山。

余睹在女直为监军，久不调，意不自安，乃假游猎，遁西夏。夏人问：“汝来有兵几何？”余睹以二三百对，夏人不纳，卒。

论曰：“辽之亡也，虽孽降自天，亦柄国之臣有以误之也。当天庆而后，政归后族。奉先沮天祚防微之计，陷晋王非罪之诛，夹山之祸已见于此矣。处温逼魏王以僭号，结宋将以卖国，迹其奸佞，如出一轨。呜呼！天祚之所倚毗者若此，国欲不亡，得乎？张琳媿守位，余睹反覆自困，则又何足议哉！”

卷九十五

列传第三十三

文学上

萧韩家奴 李汗

辽起松漠，太祖以兵经略方内，礼文之事固所未遑。及太宗入汴，取晋图书、礼器而北，然后制度渐以修举。至景、圣间，则科目聿兴，士有由下僚擢升侍从，骎骎崇儒之美。但其风气刚劲，三面邻敌，岁时以搜猕为务，而典章文物视古犹阙。然二百年之业，非数君子为之综理，则后世恶所考述哉。作《文学传》。

萧韩家奴，字休坚，涅刺部人，中书令安搏之孙。少好学，弱冠入南山读书，博鉴经史，通辽、汉文字。统和十四年始仕。家有一牛，不任驱策，其奴得善价鬻之。韩家奴曰：“利己误人，非吾所欲。”乃归直取牛。二十八年，为右通进，典南京栗园。

重熙初，同知三司使事。四年，迁天成军节度使，徙彰愍宫使。帝与语，才之，命为诗友。尝从容问曰：“卿居外有异闻乎？”韩家奴对曰：“臣惟知炒栗：小者熟，则大者必生；大者熟，则小者必焦。使大小均熟，始为尽美。不知其他。”

盖尝掌栗园，故托栗以讽谏。帝大笑。诏作《四时逸乐赋》，帝称善。

时诏天下言治道之要，制问：“徭役不加于旧，征伐办不常有，年谷既登，帑廩既实，而民重困，岂为吏者慢、为民者惰欤？今之徭役何者最重？何者尤苦？何所蠲省则为便益？补役之法何可以复？盗贼之害何可以止？”韩家奴对曰：

臣伏见比年以来，高丽未宾，阻卜犹强，战守之备，诚不容已。乃者，选富民防边，自备粮糗。道路修阻，动淹岁月；比至屯所，费已过半；只牛单犍，鲜有还者。其无丁之家，倍直佣僦，人惮其劳，半途亡窜，故戍卒之食多不能给。求假于人，则十倍其息，至有鬻子割田，不能偿者。或逋役不归，在军物故，则复补以少壮。其鸭绿江之东，戍役大率如此。况渤海、女直、高丽合从连衡，不时征讨。富者从军，贫者侦候。加之水旱，菽粟不登，民以日困。盖势使之然也。

方今最重之役，无过西戍。如无西戍，虽遇凶年，困弊不至于此。若能徙西戍稍近，则往来不劳，民无深患。议者谓徙之非便：一则损威名，二则召侵侮，三则弃耕牧之地。臣谓不然。阻卜诸部，自来有之。曩对此至胪胸河，南至边境，人多散居，无所统一，惟往来抄掠。及太祖西征，至于流沙，阻卜望风悉降，西域诸国皆愿入贡。因迁种落，内置三部，以益吾国，不营城邑，不置戍兵，阻卜累世不敢为寇。统和间，皇太妃出师西域，拓土既远，降附亦众。自后一部或叛，邻部讨之，使同力相制，正得驭远人之道。及城可敦，开境数千里，西北之民，徭役日增，生业日殫。警急既不能救，叛服亦复不恒。空有广地之名，而无得地之实。若领土不已，渐至虚耗，其患有不胜言者。况边情不可深信，亦不可顿绝。得不为益，舍不为损。国家大敌，惟在南方。今虽连和，难保他日。若南方有

变，屯戍辽邈，卒难赴援。我进则敌退，我还则敌来，不可不虑也。方今太平已久，正可恩结诸部，释罪而归地，内徙戍兵以增堡障，外明约束以正疆界。每部各置酋长，岁修职责。叛则讨之，服则抚之。诸部既安，必不生衅。如是，则臣虽不能保其久而无变，知其必不深入侵掠也。或云，弃地则损威。殊不知殫费竭财，以贪无用之地，使彼小部抗衡大国，万一有败，损威岂浅？或又云，沃壤不可遽弃。臣以为土虽沃，民不能久居，一旦敌来，则不免内徙，岂可指为吾土而惜之？

夫币粟虽随部而有，此特周急部民一偏之惠，不能均济天下。如欲均济天下，则当知民困之由，而窒其隙。节盘游，简驿传，薄赋敛，戒奢侈。期以数年，则困者可苏，贫者可富矣。盖民者国之本，兵者国之卫。兵不调则旷军役，调之则损国本。且诸部皆有补役之法。昔补役始行，居者、行者类皆富实，故累世从戍，易为更代。近岁边虞数起，民多匮乏，既不任役事，随补随缺。苟无上户，则中户当之。旷日弥年，其穷益甚，所以取代为艰也。非惟补役如此，在边戍兵亦然。譬如一功之土，岂能填寻丈之壑！欲为长久之便，莫若使远戍疲兵还于故乡，薄其徭役，使人人给足，则补役之道可以复故也。

臣又闻，自背有国家者，不能无盗。比年以来，群黎凋弊，利于剽窃，良民往往化为凶暴。甚者杀人无忌，至有亡命山泽，基乱首祸。所谓民以困穷，皆为盗贼者，诚如圣虑。今欲芟夷本根，愿陛下轻徭省役，使民务农。衣食既足，安习教化，而重犯法，则民趋礼义，刑罚罕用矣。臣闻唐太宗问群臣治盗之方，皆曰：“严刑峻法。”太宗笑曰：“寇盗所以滋者，由赋无度，民不聊生。今朕内省嗜欲，外罢游幸，使海内安静，则寇盗自止。”由此观之，寇盗多寡，皆由衣食丰俭，徭役重轻耳。

今宣徙可敦城于近地，与西南副都部署乌古敌烈、隗乌古等部声援相接。罢黑岭二军，并开、保州，皆隶东京；益东北戍军及南京总管兵。增修壁垒，候尉相望，缮完楼橹，浚治城隍，以为边防。此方今之急务也，愿陛下裁之。

擢翰林都林牙，兼修国史。仍诏谕之曰：“文章之职，国之光华，非才不用。以卿文学，为时大儒，是用授卿以翰林之职。朕之起居，悉以实录。”自是日见亲信，每入侍，赐坐。遇胜日，帝与饮酒赋诗，以相醺酢，君臣相得无比。韩家奴知无不言，虽谐谑不忘规讽。

十三年春，上疏曰：“臣闻先世遥辇可汗洼之后，国祚中绝；自夷离堇雅里立阻午，大位始定。然上世俗朴，未有尊称。臣以为三皇礼文未备，正与遥辇氏同。后世之君以礼乐治天下，而崇本追远之义兴焉。近者唐高祖创立先庙，尊四世为帝。背我太祖代遥辇即位，乃制文字，修礼法，建天皇帝名号，制宫室以示威服，兴利除害，混一海内。厥后累圣相承，自夷离堇湖烈以下，大号未加，天皇帝之考夷离堇的鲁犹以名呼。臣以为宜依唐典，追崇四祖为皇帝，则陛下弘业有光，坠典复举矣。”疏奏，帝纳之，始行追册玄、德二祖之礼。

韩家奴每见帝猎，未尝不谏。会有司奏猎秋山，熊虎伤死数十人，韩家奴书于册。帝见，命去之。韩家奴既出，复书。他日，帝见之曰：“史笔当如是。”帝问韩家奴：“我国家创业以来，孰为贤主？”韩家奴以穆宗对。帝怪之曰：“穆宗嗜酒，喜怒不常，视人犹草芥，卿何谓贤？”韩家奴对曰：“穆宗虽暴虐，省徭轻赋，人乐其生。终穆之世，无罪被戮，未有过今日秋山伤死者。臣故以穆宗为贤。”帝默然。

诏与耶律庶成录遥辇可汗至重熙以来事迹，集为二十卷，进之。十五年，复诏曰：“古之治天下者，明礼义，正法度。

我朝之兴，世有明德，虽中外响化，然礼书未作，无以示后世。卿可与庶成酌酌古准今，制为礼典。事或有疑，与北、商院同议。”韩家奴既被诏，博考经籍，自天子达于庶人，情文制度可行于世，不缪于古者，撰成三卷，进之。又诏译诸书，韩家奴欲帝知古今成败，译《通历》、《贞观政要》、《五代史》。

时帝以其老，不任朝谒，拜归德军节度使。以善治闻。帝遣使问劳，韩家奴表谢。召修国史，卒，年七十二。有《六义集》十二卷行于世。

李汗，初仕晋，为中书舍人。晋亡归辽，当太宗崩、世宗立，恟不定，汗与高勋等十余人羁留南京。久之，从归上京，授翰林学士。

穆宗即位，累迁工部侍郎。时汗兄涛在汴为翰林学士，密遣人召汗。汗得书，托求医南京，易服夜出，欲遁归汴。至涿，为徼巡者所得，送之南京，下吏。汗伺狱吏熟寝，以衣带自经；不死，防之愈严。械赴上京，自投潢河中流，为铁索牵掣，又不死。及抵上京，帝欲杀之。时高勋已为枢密使，救止之。屡言于上曰：“汗本非负恩，以母年八十，急于省观致罪。且汗富于文学，方今少有伦比，若留掌词命，可以增光国体。”帝怒稍解，仍令禁锢于奉国寺，凡六年，艰苦万状。

会上欲建《太宗功德碑》，高勋奏曰：“非李汗无可秉笔者。”诏从之。文成以进，上悦，释囚。寻加礼部尚书，宣政殿学士，卒。

论曰：“统和、重熙之间，务修文治，而韩家奴对策，落落累数百言，概可施诸行事，亦辽之晁、贾哉。李汗虽以词章见称，而其进退不足论矣。”

卷九十六

列传第三十四

文学下

王鼎 耶律昭
刘辉 耶律孟简
耶律谷欲

王鼎，字虚中，涿州人。幼好学，居太宁山数年，博通经史。时为唐俊有文名燕、蓟间，适上巳，与同志祓禊水滨，酌酒赋诗。鼎偶造席，唐俊见鼎朴野，置下坐。欲以诗困之，先出所作索赋，鼎援笔立成。唐俊惊其敏妙，因与定交。

清宁五年，擢进士第。调易州观察判官，改涑水县令，累迁翰林学士。当代典章多出其手。上书言治道十事，帝以鼎达政体，事多咨访。鼎正直不阿，人有过，必面诋之。

寿隆初，升观书殿学士。一日宴主第，醉与客忤，怨上不知己，坐是下吏。状闻，上大怒，杖黥夺官，流镇州。居数岁，有赦，鼎独不免。会守臣召鼎为贺表，因以诗胎使者，有“谁

知天雨露，独不到孤寒”之句。上闻而怜之，即召还，复其职。乾统六年卒。

鼎宰县时，憩于庭，俄有暴风举卧榻空中。鼎无惧色，但觉枕榻俱高，乃曰：“吾中朝端士，耶无干正，可徐置之。”须臾，榻发故处，风遂止。

耶律昭，字述宁，博学，善属文。统和中，坐兄国留事，流西北部。

会萧挈凛为西北路招讨使，爱之，奏免其役，礼致门下。欲召用，以疾辞。挈凛问曰：“今军旅甫罢，三边宴然，惟阻卜伺隙而动。讨之，则路远难至；纵之，则边民被掠；增戍兵，则馈饷不给；欲苟一时之安，不能终保无变。计将安出？”昭以书答曰：

窃闻治得其要，则仇敌为一家；先其术，则部曲为行路。夫西北诸部，每当农时，一夫为侦候，一夫治公田，二夫给扎官之役，大率四丁无一室处。刍牧之事，仰给妻孥。一遭寇掠，贫穷立至。春夏赈恤，吏多杂以糠粃，重以掊克，不过数月，又得告困。且畜牧者，富国之本。有司防其隐没，聚之一所，不得各就水草便地。兼以通亡戍卒，随时补调，不习风土，故日疾月损，驯到耗竭。

为今之计，莫若振穷薄赋，给以牛种，使遂耕稼。置游兵以防盗掠，颁俘获以助伏腊，散畜牧以就便地。期以数年，富职可望。然后练简精兵，以备行伍，何守之不固，何劝而不克哉？然必去其难制者，则余种自畏。若舍大而谋小，避强而攻弱，非徒虚费财力，亦不足以威服其心。此二者，利害之机，不可不察。

昭闻古之名将，安边立功，在德不在众。故谢玄以八千破苻坚百万，休哥以五队败曹彬十万。良由恩结土心，得其死力

也。阁下膺非常之遇，专方面之寄，宜远师古人，以就勋业。上观乾象，下尽人谋；察地形之险易，料敌势之虚实。虑无遗策，利施后世矣。拊凜然之。

开泰中，猎于拔里堵山，为羯羊所触，卒。

刘辉，好学善属文，疏简有远略。大康五年，第进士。

大安末，为太子洗马，上书言：“西边诸番为患，士卒远戍，中国之民疲于飞輓，非长久之策。为今之务，莫若城于盐泺，实以汉户，使耕田聚粮，以为西北之费。”言虽不行，识者韪之。

寿隆二年，复上书曰：“宋欧阳修编《五代史》，附我朝于四夷，妄加贬訾。且宋人赖我朝宽大，许通和好，得尽兄弟之礼。今反令臣下妄意作史，恬不经意。臣请以赵氏初起事迹，详附国史。”上嘉其言，迁礼部郎中。

诏以贤良对策，辉言多中时病。擢史馆修撰，卒。

耶律孟简，字复易，于越屋质之五世孙。父刘家奴，官至节度使。

孟简性颖悟。六岁，父晨出猎，俾赋《晓天星月诗》，孟简应声而成，父大奇之。既长，善属文。大康初，枢密使耶律乙辛以奸险窃柄，出为中京留守，孟简与耶律庶箴表贺。未几，乙辛复旧职，衔之，谪巡磁窑关。时虽以谗见逐，不形辞色。遇林泉胜地，终日忘归。明年，流保州。及闻皇太子被害，不胜哀痛，以诗伤之，作《放怀诗》二十首。自序云：“禽兽有哀乐之声，蝼蚁有动静之形。在物犹然，况于人乎？然贤达哀乐，不在穷通、祸福之间。《易》曰：‘乐天知命，故不忧。’是以颜渊箪瓢自得，此知命而乐者也。予虽流放，以道自安，又何疑耶？”

大康中，始得归乡里。诣阙上表曰：“本朝之兴，几二百

年，宜有国史以垂后世。”乃编耶律曷鲁、屋质、休哥三人行事以进。上命置局编修。孟简谓余官曰：“史笔天下之大信，一言当否，百世从之。苟无明识，好恶徇情，则祸不测。故左氏、司马迁、班固、范曄俱罹殃祸，可不慎欤！”

乾统中，迁六院部太保。处事不拘文法，时多笑其迂。孟简闻之曰：“上古之时，无簿书法令，而天下治。盖簿书法令，适足以滋奸倖，非圣人致治之本。”改高州观察使，修学校，招生徒。迁昭德军节度使。以中京饥，诏与学士刘嗣昌减价余粟。事未毕，卒。

耶律谷欲，字休坚，六院部人。父阿古只，官至节度使。

谷欲冲澹有礼法，工文章。统和中，为本部太保。开泰中，稍迁塌母城节度使。鞞霸州疑狱，称旨，授启圣军节度使。太平中，复为本部太保。谢病归，俄擢南院大王。叹风俗日颓，请老，不许。

兴宗命为诗友，数问治要，多所匡建。奉诏与林牙耶律庶成、萧韩家奴编辽国上世事迹及诸帝《实录》，未成而卒，年九十。

论曰：“孔子言：‘诵《诗》三百，授之以政，不达。虽多，亦奚以为？’王鼎忠直达政，刘辉侍育官，建言国计，昭陈边防利害，皆洞达闾敏。孟简疾乙辛奸邪，黜而不怨。孰谓文学之士，无益于治哉。”

卷九十七

列传第三十五

能	吏
大公鼎	萧文
马人望	耶律铎鲁斡
杨遵勳	王棠

汉以玺书赐二千石，唐疏刺史、县令于屏，以示奖率，故二史有《循吏》、《良吏》之传。

辽自太祖创业，太宗抚有燕、蓟，任贤使能之道亦略备矣。然惟朝廷参置国官，吏州县者多遵唐制。历世既久，选举益严。时又分遣重臣巡行境内，察贤否而进退之。是以治民、理财、决狱、弭盗，各有其人。考其德政，虽未足以与诸循、良之列，抑亦可谓能吏矣。作《能吏传》。

大公鼎，渤海人，先世籍辽阳率宾县。统和间，徙辽东豪右以实中京，因家于大定。曾祖忠，礼宾使。父信，兴中主簿。

公鼎幼庄愿，长而好学。咸雍十年，登进士第，调沈州观察判官。时辽东雨水伤稼，北枢密院大发濒河丁壮以完堤防。有司承令峻急，公鼎独曰：“边障甫宁，大兴役事，非利国便

农之道。”乃疏奏其事。朝廷从之，罢役，水亦不为灾。濒河千里，人莫不悦。改良乡令，省徭役，务农桑，建孔子庙学，部民服化。累迁兴国军节度副使。

时有隶鹰坊者，以罗毕为名，扰害田里。岁久，民不堪。公鼎言于上，即命禁戢。会公鼎造朝，大臣谕上嘉纳之意，公鼎曰：“一郡获安，诚为大幸；他郡如此者众，愿均其赐于天下。”从之。徙长春州钱帛都提点。车驾如春水，贵主例为假贷，公鼎曰：“岂可辍官用，徇人情？”拒之。颇闻怨詈语，曰：“此吾职，不敢废也。”俄拜大理卿，多所平反。

天祚即位，历长宁军节度使、南京副留守，改东京户部使。时盗杀留守萧保先，始利其财，因而倡乱。民亦互生猜忌，家自为斗。公鼎单骑行郡，陈以祸福，众皆投兵而拜曰：“是不欺我，敢弗听命。”安辑如故。拜中京留守，赐贞亮功臣，乘传赴官。时盗贼充斥，有遇公鼎于路者，即叩马乞自新。公鼎给以符约，俾还业，闻者接踵而至。不旬日，境内清肃。天祚闻之，加赐保节功臣。时人心反侧，公鼎虑生变，请布恩惠以安之，为之肆赦。

公鼎累表乞归，不许。会奴贼张撒八率无赖啸聚，公鼎欲击而势有不能。叹曰：“吾欲谢事久矣。为世故所牵，不幸至此，岂命也夫！”因忧愤成疾。保大元年卒，年七十九。

子昌龄，左承制；昌嗣，洺州刺史；昌朝，镇宁军节度。

萧文，字国华，外戚之贤者也。父直善，安州防御使。

文笃志力学，甚愠不形。大康初，掌秦越国王中丞司事，以才干称。寻知北面贴黄。王邦彦子争荫，数岁不能定，有司以闻。上命文诘之，立决。车驾将还宫，承诏阅习仪卫，虽执事林林，指顾如一。迁同知奉国军节度使，历国舅都监。

寿隆末，知易州，兼西南面安抚使。高阳土沃民富，吏其

邑者，每黷于货，民甚苦之。文始至，悉去旧弊，务农桑，崇礼教，民皆化之。时大旱，百姓忧甚，文禱之辄雨。属县又蝗，议捕除之，文曰：“蝗，天灾，捕之何益！”但反躬自责，蝗尽飞去；遗者亦不食苗，散在草莽，为乌鹊所食。会霪雨不止，文复随禱而齐。是岁，大熟。朝廷以文可大用，迁唐古部节度使，高阳勒石颂之。后不知所终。

马人望，字俨叔，高祖胤卿，为石晋青州刺史，太宗兵至，坚守不降。城破被执，太宗义而释之，徙其族于医巫闾山，因家焉。曾祖廷煦，南京留守。祖渊，中京副留守。父詮，中京文思使。

人望颖悟。幼孤，长以才学称。咸雍中，第进士，为松山县令。岁运泽州官炭，独役松山，人望请于中京留守萧吐浑均役他邑。吐浑怒，下吏，击几百日；复引诘之，人望不屈。萧喜曰：“君为民如此，后必大用。”以事闻于朝，悉从所请。

徙知涿州新城县。县与宋接境，驿道所从出。人望治不扰，吏民畏爱。近臣有聘宋还者，帝问以外事，多荐之，擢中京度支司盐铁判官。转南京三司度支判官，公私兼裕。迁警巡使。京城狱讼填委，人望处决，无一冤者。会检括户口，未两旬而毕。同知留守萧保先怪而问之，人望曰：“民产若括之无遗，他日必长厚敛之弊，大率十得六七足矣。”保先谢曰：“公虑远，吾不及也。”

先是，枢密使乙辛窃弄威柄，卒害太子。及天祚嗣位，将报父仇，选人望与萧报恩究其事。人望平心以处，所活甚众。改上京副留守。会剧贼赵钟哥犯阙，劫宫女、御物，人望率众捕之。右臂中矢，炷以艾，力疾驰逐，贼弃所掠而遁。人望令关津讥察行旅，悉获其盗。寻擢枢密都承旨。

宰相耶律俨恶人望与己异，迁南京诸宫提辖制置。岁中，

为保静军节度使。有二吏凶暴，民畏如虎。人望假以辞色，阴令发其事，黥配之。是岁诸处饥乏，惟人望所治粒食不阙，路不鸣桴。遥授彰义军节度使。迁中京度支使，始至，府廩皆空；视事半岁，积粟十五万斛，钱二十万緡。徙左散骑常侍，累迁枢密直学士。

未几，拜参知政事，判南京三司使事。时钱粟出纳之弊，惟燕为甚。人望以缣帛为通历，凡库物出入，皆使别籍，名曰“临库”。奸人黠吏莫得轩轻，乃以年老扬言道路。朝论不察，改南院宣徽使，以示优老。逾年，天祚手书“宣马宣徽”四字诏之。既至，谕曰：“以卿为老，误听也。”遂拜南院枢密使。人不敢干以私，用人必公议所当与者。如曹勇义、虞仲文尝为奸人所挤，人望推荐，皆为名臣。当时民所甚患者，驿递、马牛、旗鼓、乡正、厅隶、仓司之役，至破产不能给。人望使民出钱，官自募役，时以为便。久之请老，以守司徒、兼侍中致仕。卒，谥曰文献。

人望有操守，喜怒不形，未尝附丽求进。初除执政，家人贺之。人望愀然曰：“得勿喜，失勿忧。抗之甚高，挤之必酷。”其畏慎如此。

耶律铎鲁斡，字乙辛隐，季父房之后。廉约重义。

重熙末，给事诰院。咸雍中，累迁同知南京留守事。被召，以部民恳留，乃赐误褒奖。大康初，改西南面招讨使，为北面林牙，迁左夷离毕。大安五年，拜商府宰相。寿隆初，致仕，卒。

铎鲁斡所至有声，吏民畏爱。及退居乡里，子普古为乌古部节度使，遣人来迎。既至，见积委甚富。谓普古曰：“辞亲入仕，当以裕国安民为事。枉道欺君，以苟货利，非吾志也。”命驾而归。普古后为盗所杀。

杨遵勛，字益诚，涿州范阳人。重熙十九年登进士第，调儒州军事判官，累迁枢密院副承旨。

咸雍三年，为宋国贺正使；还，迁都承旨。天下之事，丛于枢府，簿书填委。遵勛一目五行俱下，剖决如流，敷奏详敏。上嘉之。奉诏征户部逋钱，得四十余万缗，拜枢密直学士，改枢密副使。大康初，参知政事，徙知枢密院事，兼门下侍郎、平章事，拜南府宰相。耶律乙辛诬皇太子，诏遵勛与燕哥按其事，遵勛不敢证言，时议短之。寻拜北府宰相。

大安中暴卒，年五十六。赠守司空，谥康懿。子晦，终昭文馆直学士。

王棠，涿州新城人。博古，善属文。重熙十五年擢进士。乡贡、礼部、廷试对皆第一。

累迁上京盐铁使。或诬以贿，无状，释之。迁东京户部使。大康二年，辽东饥，民多死，请赈恤，从之。三年，入为枢密副使，拜南府宰相。大安末，卒。

棠练达朝政，临事不怠，在政府修明法度，有声。

论曰：“孟子谓‘民为贵，社稷次之’，司牧者当如何以尽心。公鼎奏罢完堤役以息民，拒公让假贷以守法，单骑行郡，化盗为良，庶几召、杜之美。文知易州，雨暘应祷，蝗不为灾。人望为民不避囚击，判度文，公私兼裕，亦卓乎未易及已。铎鲁幹吏畏民爱，杨遵勛决事如流，真能吏哉。”

卷九十八

列传第三十六

卓行

萧札刺 耶律官奴

萧蒲离不

辽之共国任事，耶律、萧二族而已。二族之中，有退然自足，不淫于富贵，不诎于声利，可以振颓风，激薄俗，亦足嘉尚者，得三人焉。作《卓行传》。

萧札刺，字虚攀，北府宰相排押之弟。性介特，不事生业。

保宁间，以戚属进，累迁宁远军节度使。秩满里居，澹泊自适。统和末，召为南京马步军都指挥使。以疾求退，不听，迁夷离毕。又以疾辞，许之。遂入颀山，杜门不出。上嘉其志，不复征，札刺自是家于颀山。亲友或过之，终日言不及世务。凡宴游相邀，亦不拒。一岁山居过半，与世俗不偶。耶律资忠重之，目曰颀山老人。卒。

耶律官奴，字奚隐，林牙斡鲁之孙。沉厚多学，详于本朝世系。嗜酒好佚。

初，征为宿直将军。重熙九年，以疾去官。上以官奴属尊，欲成其志，乃许自择一路节度使。官奴辞曰：“臣愚钝，不任官使。”加归义军节度使，辄请致政。

官奴与欧里部人萧哇友善，哇谓官奴曰：“仕不能致主泽民，成大功烈，何屑屑为也！吾与若居林下，以枕簟自随，觞咏自乐，虽不官，无慊焉。”官奴然之。时称“二逸”。乾统间，官奴卒。

萧蒲离不，字授懒，魏国王惠之四世孙。父母蚤丧，鞠于祖父兀古匿。性孝悌。年十三，兀古匿卒，自以早失怙恃，复遭祖丧，哀毁逾礼，族里嘉叹。尝谓人曰：“我于亲不得终养，今谁为训者？苟不自勉，何以报鞠育恩！”自是力学，于文艺无不精。

乾统间，以兀古匿之故召之，不应。常与亲识游猎山水，奉养无长物仆隶，欣欣如也。或曰：“公胡不念以嗣先世功名？”答曰：“自度不足以继先业，年逾强仕，安能益主庇民！”累征，皆以疾辞。

晚年，谢绝人事，卜居抹古山，屏远荤茹，潜心佛书，延有道者谈论弥日。人间所得何如，但曰：“有深乐！惟觉六凿不相攘，余无知者。”一日，易服，无疾而逝。

论曰：“隐，固未易为也，而亦未可轻以与人。若札刺谢职不谈时务，官奴两辞节镇，蒲离不召而不赴，虽未足谓之隐；然在当时能知内外之分，甘于肥遁，不犹愈于求富贵利达而为妻妾羞者哉！故称卓行可也。”

卷九十九

列传第三十七

列女

刑简妻陈氏

取律氏常哥

耶律奴妻萧氏

耶律术者妻萧氏

耶律中妻萧氏

男女居室，人之大伦。与其得列女，不若得贤女。天下而有列女之名，非幸也。《诗》赞卫共姜，《春秋》褒宋伯姬，盖不得已，所以重人伦之变也。辽据北方，风化视中土为疏。终辽之世，得贤女二，列女三，以见人心之天理有不与世道存亡者。

刑简妻陈氏，营州人。父陞，五代时累官司徒。

陈氏甫笄，涉通经义，凡览诗赋，辄能诵，尤好吟咏，时以女秀才名之。年二十，归于简。孝舅姑，闺门和睦，亲党推重。有六子，陈氏亲教以经。后二子抱朴、抱质皆以贤，位宰相。统和十二年卒。睿智皇后闻之，嗟悼，赠鲁国夫人，刻石

以表其行。及迁祔，遣使以祭。论者谓贞静柔顺，妇道母仪始终无慊云。

耶律氏，太师适鲁之妹，小字常哥。幼爽秀，有成人风。及长，操行修洁，自誓不嫁。能诗文，不苟作。读《通历》，见前人得失，历能品藻。

咸雍间，作文以述时政。其略曰：“君以民为体，民以君为心。人主当任忠贤，人臣当任忠贤，人臣当去比周；则政化平，阴阳顺。欲怀远，则崇恩尚德；欲强国，则轻徭薄赋。四端五典为治教之本，六府三事实生民之命。淫侈可以为戒，勤俭可以为师。错枉则人不敢诈，显忠则人不敢欺。勿泥空门，崇饰土木；勿事边鄙，妄费金帛。满当思溢，安必虑危。刑罚当罪，则民劝善。不宝远物，则贤者至。建万世磐石之业，制诸部强横之心。欲率下，则先正身；欲治远，则始朝廷。”上称善。

时枢密使耶律乙辛爱其才，屡求诗，常哥遗以回文。乙辛知其讽己，衔之。大康三年，皇太子坐事，乙辛诬以罪，按无迹，获免。会兄适鲁谪镇州，常哥与俱，常布衣疏食。人间曰：“何自苦如此？”对曰：“皇储无罪道废，我辈岂可美食安寝。”及太子被害，不胜哀痛。年七十，卒于家。

耶律奴妻萧氏，小字意辛，国舅驸马都尉陶苏斡之女。母胡独公主。

意辛美姿容，年二十，始适奴。事亲睦族，以孝谨闻。尝与娣姒会，争言厌魅以取夫宠，意辛曰：“厌魅不若礼法。”众问其故，意辛曰：“修己以洁，奉长以敬，事夫以柔，抚下以宽，毋使君子见其轻易，此之为礼法，自然取重于夫。以厌魅获宠，独不愧于心乎！”闻者大惭。

初，奴与枢密使乙辛有隙。及皇太子废，被诬夺爵，没入

兴圣宫，流乌古部。上以意辛公主之女，欲使绝婚。意辛辞曰：“陛下以妄葭葶之亲，使免流窜，实天地之恩。然夫妇之义，生死以之。妄自笄年从奴，一旦临难，顿尔乖离，背纲常之道，于禽兽何异？幸陛下哀怜，与奴俱行，妾即死无恨！”帝感其言，从之。

意辛久在贬所，亲执役事，虽劳无难色。事夫礼敬，有加于旧。寿隆中，上书乞子孙为著帐郎君。帝嘉其节，召举家还。

子国隐，乾统间始仕。保大中，意辛在临演，谓诸子曰：“吾度卢彦伦必叛，汝辈速避，我当死之。”贼至，遇害。

耶律术者妻萧氏，小字讹里本，国舅孛堇之女。性端恇，有容色，自幼与他女异。年十八，归术者。谨裕贞婉，娣姒推尊之。

及居术者丧，极哀毁。既葬，谓所亲曰：“夫妇之道，如阴阳表里。无阳则阴不能立，无表则裹无所附。妾今不幸失所天，且生必有死，理之自然。术者早岁登朝，有才不寿。天祸妾身，罹此酷罚，复何依恃。傥死者可见，则从；不可见，则当与俱。”侍婢慰勉，竟无回意，自刃而卒。

耶律中妻萧氏，小字授兰，韩国王惠之四世孙。聪慧谨愿。年二十归于中，事夫敬顺，亲戚咸誉其德。中尝谓曰：“汝可粗知书，以前贞淑为鉴。”遂发心诵习，多涉古今。

天庆中，为贼所执，潜置刃于履，誓曰：“人欲污我者，即死之。”至夜，贼遁而免。久之，帝召中为五院都监，中谓妻曰：“吾本无宦情，今不能免。我当以死报国，汝能从我乎？”授兰对曰：“谨奉教。”及金兵徇地岭西，尽徙其民，中守节死。授兰悲戚不形于外，人怪之。俄跃马突出，至中死所自杀。

论曰：“陈氏以经教二子，并为贤相，耶律氏自洁不嫁，

居闺阃之内而不忘忠其君，非贤而能之乎。三萧氏之节，虽烈丈夫有不能者矣。”

卷一百

列传第三十八

方技

直鲁古 王白

魏璘 耶律敌鲁

耶律乙不哥

孔子称“小道必有可观”，医卜是已。医以济夭札，卜以决犹豫，皆有补于国，有惠于民。前史录而不遗，故传。

直鲁古，吐谷浑人。初，太祖破吐谷浑，一骑士弃囊，反射不中而去。及追兵开囊视之，中得一婴儿，即直鲁古也。因所俘者问其故，乃知射囊者，婴之父也。世善医，虽马上视疾，亦知标本。意不欲子为人所得，欲杀之耳。

由是进于太祖，淳钦皇后收养之。长亦能医，专事针灸。太宗时，以太医给侍。尝撰《脉诀》、《针灸书》，行于世。年九十卒。

王白，冀州人，明天文，善卜筮，晋司天少监，太宗入汴得之。

应历十九年，王子只没以事下狱，其母求卜，白曰：“此人当王，未能杀也，毋过忧！”景宗即位，释其罪，封宁王，

竟如其言。凡决祸福多此类。

保宁中，历彰武、兴国二军节度使。撰《百中歌》行于世。

魏璘，不知何郡人，以卜名世，太宗得于汴。

天禄元年，上命驰马较迟疾，以为胜负。问王白及璘孰胜？白奏曰：“赤者胜。”璘曰：“臣所见，驂马当胜。”既驰，竟如璘言。上异而问之，白曰：“今日火王，故知赤者胜。”璘曰：“不然，火虽王，而上有烟。以烟察之，青者必胜。”上嘉之。五年，察割谋逆，私卜于璘。璘始卜，谓曰：“大王之数，得一日矣，宜慎之！”及乱，果败。应历中，周兵犯燕，上以胜败问璘。璘曰：“周姓柴也，燕分火也。柴入火，必焚。”其言果验。

璘尝为太平王罽撒葛卜僭立事，上闻之，免死，流乌古部。一日，节度使召璘，适有献双鲤者，戏曰：“君卜此鱼何时得食？”璘良久答曰：“公与仆不出今日，有不测祸，奚暇食鱼？”亟命烹之。未及食，寇至，俱遇害。

耶律敌鲁，字撒不碗。其先本五院之族，始置宫分，隶焉。

敌鲁精于医，察形色即知病原。虽不诊候，有十全功。统和初，为大丞相韩德让所荐，官至节度使。

初，枢密使耶律斜轸妻有沉疴，易数医不能治。敌鲁视之曰：“心有蓄热，非药石所及，当以意疗。因其聩，聒之使狂，用泄其毒则可。”于是令大击钲鼓于前。翌日果狂，叫呼怒骂，力极而止，遂愈。治法多此类，人莫能测。年八十卒。

耶律乙不哥，字习捻，六院郎君裹古直之后。幼好学，尤长于卜筮，不乐仕进。

尝为人择葬地曰：“后三日，有牛乘人逐牛过者，即启土。”至期，果一人负乳犊，引犊牛而过。其人曰：“所谓‘牛乘人’者，此也。”遂启土。既葬，吉凶尽如其言。又为失鹰者

占曰：“鷹在汝家东北三十里冻西榆上。”往求之，果得。当时占候无不验。

论曰：“方持，术者也。苟精其业而不畔于道，君子必取焉。直鲁古、王白、耶律敌鲁无大得失，录之宣矣。魏璘为察割卜谋逆，为罽撒葛卜僭立，罪在不贯；虽有寸长，亦奚足取哉。存而弗削，为来者戒。”

卷一百一

列传第三十九

伶官

罗衣轻

宦官

王继恩赵安仁

伶，官之微者也。《五代史》列镜新磨于《传》，是必有所取矣。辽之伶官当时固多，然能因诙谐示谏，以消未形之乱，惟罗衣轻耳。孔子曰：“君子不以人废言。”是宜传。

罗衣轻，不知其乡里。滑稽通变，一时谐谑，多所规讽。

兴宗败于李元昊也，单骑突出，几不得脱。先是，元昊获辽人，辄劓其鼻，有奔北者，惟恐追及。故罗衣轻止之曰：“且观鼻在否？”上怒，以毳索击帐后，将杀之。太子笑曰：“打诨底不是黄幡绰！”罗衣轻应声曰：“行兵底亦不是唐太宗！”上闻而释之。

上尝与太弟重元狎昵，宴酣，许以千秋万岁后传位。重元喜甚，骄纵不法。又因双陆，赌以居民城邑。帝屡不竟，前后已偿数城。重元既恃梁孝王之宠，又多郑叔段之过，朝臣无敢言者，道路以目。一日复博，罗衣轻指其局曰：“双陆休痴，

和你都输去也！”帝始悟，不复戏。清宁间，以疾卒。

《周礼》，寺人掌中门之禁。至巷伯诗列于《雅》，勃貂功著于晋，虽忠于所事，而非其职矣。汉、唐中世，窃权蠹政，有不忍言者，是皆宠遇之过。辽宦者二人，其贤不肖皆可为后世鉴，故传焉。

王继恩，棣州人。睿智皇后南征，继恩被俘。

初，皇后以公私所获十岁已下儿容貌可观者近百人，载赴凉陁，并使阉为竖，继恩在焉。聪慧，通书及辽语。擢内谒者、内侍左厢押班。圣宗亲政，累迁尚衣库使、左承宣、临门卫大将军、灵州观察使、内库都提点。

继恩好清谈，不喜权利，每得赐赉，市书至万卷，载以自随，诵读不倦。每宋使来聘，继恩多充宣赐使。后不知所终。

赵安仁，字小喜，深州乐寿人，自幼被俘。

统和中，为黄门令、秦晋国王府祗候。王薨，授内侍省押班、御院通进。开泰八年，与李胜哥谋奔南土，为游兵所擒。初，仁德皇后与钦哀有隙，钦哀密令安仁伺皇后动静，无不知者。仁德皇后威权既重，安仁惧祸，复谋亡归。仁德欲诛之，钦哀以言营救。圣宗曰：“小喜言父母兄弟俱在南朝，每一念，神魂陨越。今为思亲，冒死而亡，亦孝子用心，实可怜悯。”赦之。

重熙初，钦哀摄政，欲废帝，立少子重元。帝与安仁谋迁太后庆州守陵，授安仁左承宣、监门卫大将军，充契丹汉人渤海内侍都知，兼都提点。会上思太后，亲驭奉迎，太后责曰：“汝负万死，我尝营救。不望汝报，何为离间我母子耶！”安仁无答。后不知所终。

论曰：“名器所以砺天下，非贤而有功则不可授，况宦者乎。继恩为内谒者，安仁为黄门令，似矣；何至溺于私爱，而

授以观察使、大将军耶？《易》曰：‘负且乘，致寇至。’此安仁所以不克有终，继恩幸而免欤？”

卷一百二

列传第四十

奸臣上

耶律乙辛张孝杰

耶律燕哥萧十三

《春秋》褒贬，善恶并书，示劝惩也。故迂、固传佞幸、酷吏，欧阳修则并奸臣录之，将俾为君者知所鉴，为臣者知所戒。此天地圣贤之心，国家安危之机，治乱之原也。辽自耶律乙辛而下，奸臣十人，其败国皆足以为戒，故列于《传》。

耶律乙辛，字胡睹究，五院部人。父迭刺，家贫，服用不给，部人号“穷迭刺”。

初，乙辛母方娠，夜梦手搏羖羊，拔其角尾。既寤占之，术者曰：“此吉兆也。羊去角尾为王字，汝后有子当王。”及乙辛生，适在路，无水以浴，回车破辙，忽见涌泉。迭刺自以得子，欲酒以庆，闻酒香，于草棘间得二榼，因祭东焉。

乙辛幼慧黠。尝牧羊至日昃，迭刺视之，乙辛熟寝。迭刺触之觉，乙辛怒曰：“何遽惊我！适梦人手执口月以食我，我已食月，啖日方半而觉，借不尽食之。”迭刺自是不令牧羊。

及长，美风仪，外和内狡。重熙中，为文班吏，掌太保印，陪从入宫。皇后见乙辛详雅如素宦，令补笔砚吏；帝亦爱之，累迁护卫太保。道宗即位，以乙辛先朝任使，赐汉人户四十，同知点检司事，常召决疑议，升北院同知，历枢密副使。清宁五年，为南院枢密使，改知北院，封赵王。

九年，耶律仁先为南院枢密使，时驸马都尉萧胡睹与重元党，恶仁先在朝，奏曰：“仁先可任西北路招讨使。”帝将从之。乙辛奏曰，“臣新参国政，未知治体。仁先乃先帝旧臣，不可遽离朝廷。”帝然之。重元乱平，拜北院枢密使，进王魏，赐匡时翊圣竭忠平乱功臣。咸雍五年，加守太师。诏四方有军旅，许以便宜从事，势震中外，门下馈赂不绝。凡阿顺者蒙荐擢，忠直者被斥窜。

大康元年，皇太子始预朝政，法度修明。乙辛不得逞，谋以事诬皇后。后既死，乙辛不自安，又欲害太子。乘间入奏曰：“帝与后如天地并位，中宫岂可旷？”盛称其党驸马都尉萧霞抹之妹美而贤。上信之，纳于宫，寻册为皇后。时护卫萧忽古知乙辛奸状，伏桥下，欲杀之。俄暴雨坏桥，谋不遂。林牙萧岩寿密奏曰：“乙辛自皇太子预政，内怀疑惧，又与宰相张孝杰相附会。恐有异图，不可使居要地。”出为中京留守。乙辛泣谓人曰：“乙辛无过，因谗见出。”其党萧霞抹辈以其言闻于上。上悔之。无何，出萧岩寿为顺义军节度使，诏近臣议召乙辛事。北面官属无敢言者，耶律撒刺曰，“初以萧岩寿奏，出乙辛。若所言不当，宜坐以罪；若当，则不可复召。”累谏不从。乃复召为北院枢密使。

时皇太子以母后之故，忧见颜色。乙辛党欣跃相庆，谗谤沸腾，忠良之士斥逐殆尽。乙辛因萧十三之言，夜召萧得裹特谋构太子，令护卫太保耶律查刺诬告耶律撒刺等同谋立皇太

子。诏按无迹而罢。又令牌印郎君萧讹都斡诣上诬首：“耶律查刺前告耶律撒刺等事皆实，臣亦与其谋。本欲杀乙辛等而立太子。臣等若不言，恐事白连坐。”诏使鞠劾，乙辛迫令具伏。上怒，命诛撒刺及速撒等。乙辛恐帝疑，引数人庭诘，各令荷重校，绳击其颈，不能出气，人人不堪其酷，惟求速死。反奏曰：“别无异辞。”时方暑，尸不得瘞，以至地臭。乃囚皇太子于上京，监卫者皆其党。寻遣萧达鲁古、撒把害太子。乙辛党大喜，聚饮数日。上京留守萧挹得以卒闻。上哀悼，欲召其妻，乙辛阴遣人杀之，以灭其口。

五年正月，上将出猎，乙辛奏留皇孙，上欲从之。同知点检萧兀纳谏曰：“陛下若从乙辛留皇孙，皇孙尚幼，左右无人，愿留臣保护，以防不测。”遂与皇孙俱行。由是上始疑乙辛，颇知其奸。会北幸，将次黑山之平淀，上适见扈从官属多随乙辛后，恶之，出己辛知南院大王事。及例削一字王爵，改王混同，意稍自安。及赴阙入谢，帝即日遣还，改知兴中府事。

七年冬，坐以禁物鬻入外国，下有司议，法当死。乙辛党耶律燕哥独奏当入八议，得减死论，击以铁骨朵，幽于来州。后谋奔宋及私藏兵甲事觉，缢杀之。乾统二年，发冢，戮其尸。

张孝杰，建州永霸县人。家贫，好学。重熙二十四年，擢进士第一。

清宁间，累迁枢密直学士。咸雍初，坐误奏事，出为惠州刺史。俄召复旧职，兼知户部司事。三年，参知政事，同知枢密院事，加工部侍郎。八年，封陈国公。上以孝杰勤干，数问以事，为北府宰相。汉人贵幸无比。

大康元年，赐国姓。明年秋猎，帝一日射鹿三十，燕从官。酒酣，命赋《云上于天诗》，诏孝杰坐御榻旁。上诵《黍离》诗：“知我者谓我心忧，不知我者谓我何求。”孝杰奏曰：“今

天下太平，陛下何忧？富有四海，陛下何求？”帝大悦。三年，群臣侍燕，上曰：“先帝用仁先、化葛，以贤智也。朕有孝杰、乙辛，不在仁先、化葛下，诚为得人。”欢饮至夜，乃罢。

是年夏，乙辛谮皇太子，孝杰同力相济。及乙辛受诏按皇太子党人，诬害忠良，孝杰之谋居多。乙辛荐孝杰忠于社稷，帝谓孝杰可比狄仁杰，赐名仁杰，乃许放海东青鹤。六年，既出乙辛，上亦悟孝杰奸佞，寻出为武定军节度使。坐私贩广济湖盐及擅改诏旨，削爵，贬安肃州，数年乃归。大安中，死于乡。乾统初，剖棺戮尸，以族产分赐臣下。

孝杰久在相位，贪货无厌，时与亲戚会饮，尝曰：“无百万两黄金，不足为宰相家。”初，孝杰及第，诣佛寺，忽迅风吹孝杰幞头，与浮图齐，坠地而碎。有老僧曰：“此人必骤贵，然亦不得其死。”竟如其言。

耶律燕哥，字善宁，季父房之后。四世祖铎稳，太祖异母弟。父曰豁里斯，官至太师。

燕哥狡佞而敏。清宁间，为左护卫太保。太康初，转北面林牙。初耶律乙辛自中京留守复为枢密使，以燕哥为耳目，凡闻见必以告。乙辛爱而荐之，帝亦以为贤，拜左夷离毕。及皇太子被诬，帝遣燕哥往讯之，太子谓燕哥曰：“帝惟我一子，今为储嗣，复何求，敢为此事！公与我为昆弟行，当念无辜，达意于帝。”祷之甚恳。萧十三闻之，谓燕哥曰：“宜以太子言，易为伏状。”燕哥颔之，尽如所教以奏。及太子被逐，乙辛杀害忠良，多燕哥之谋，为契丹行官都部署。五年夏，拜南府宰相，迁惕隐。

大安三年，为西京留守，致仕。寿隆初，以疾卒。

萧十三，蔑古乃部人。父铎鲁斡，历官节度使。

十三辨黠，善揣摩人意。清宁间，以年劳迁护卫太保。大康初，耶律乙辛复入枢府，益横恣。时十三出入乙辛家，以朝臣不附者辄使出之，十三由宿卫迁殿前副点检。

三年夏，护卫萧忽古等谋杀乙辛，事觉下狱。十三谓乙辛曰：“今太子犹在，臣民属心。大王素无根柢之助，复有诬皇后之怨。若太子立，王置身何地？宜熟计之。”乙辛曰：“吾忧此久矣！”是夜，召萧得褭特谋所以构太子事。十三计既行，寻迁殿前都点检，兼同知枢密院事。复令萧讹都斡等诬首耶律查刺前告耶律撒刺等事皆实，诏究其事，太子不服。别遣夷离毕耶律燕哥问太子，太子具陈所以见诬之状。十三闻之，谓燕哥曰：“如此奏，则大事去矣！当易其辞为伏款。”燕哥入，如十三言奏之。上大怒，废太子。太子将出，曰：“我何罪至是！”十三叱令登车，遣卫卒阖车门。是年，迁北院枢密副使，复陈阴害太子计，乙辛从之。

及乙辛出知南院大王事，亦出十三为保州统军使，卒。乾统间，剖棺戮尸。二子：的里得、念经，皆伏诛。

卷一百三

列传第四十一

奸臣下

萧余里也耶律合鲁

萧得褭特萧讹都斡

萧达鲁古耶律塔不也

萧图古辞

萧余里也，字讹都碗，国舅阿剌次子。便佞滑稽，善女工。重熙间，以外戚进。

清宁初，补祗候郎君，尚郑国公主，拜驰马都尉，累迁南面林牙。以父阿剌为萧革所譖，出余里也为奉先军节度使。十年冬，召为北面林牙。

咸雍中，会有告余里也与族人术哲谋害耶律乙辛，按无状，出为宁远军节度使。自后余里也揣乙辛意，倾心事之，荐为国舅详稳。大康初，封辽西郡王。时乙辛擅恣，凡不附己者出之，乃引余里也为北府宰相，兼知契丹行宫都部署事。及乙辛谋构皇太子，余里也多助成之，遂知北院枢密事，赐推诚协赞功臣。以女侄妻乙辛子绥也，侍势横肆，至有无君之语，朝野侧目。

帝出乙辛知南院大王事，坐与乙辛党，以天平军节度使归第。寻拜西北路招讨使。以母忧去官，卒。

耶律合鲁，字胡都堇，六院舍利褭古直之后。柔佞，喜苟合。仕清宁初。

时乙辛引用群小，合鲁附之，遂见委任，俄擢南面林牙。乙辛谮皇太子，杀忠直，合鲁多预其谋。弟吾也亦党乙辛，时号“二贼”。乙辛荐为北院大王，卒。吾也亦至南院大王。

萧得褭特，遥辇洼可汗宫分人。善阿意顺色。清宁初，乙辛用事，甚见引用，累迁北面林牙、同知北院宣徽使事。

及皇太子废，遣得褭特监送上京。得褭特促其行，不令下车，起居饮食数加陵侮，至则筑圜堵囚之。大康中，迁西南招讨，历顺义军节度使，转国舅详稳。

寿隆五年，坐怨望，以老免死，阖门籍兴圣宫，贬西北统军司，卒。二子：得末、讹里，乾统间以父与乙辛谋，伏诛。

萧讹都斡，国舅少父房之后。咸雍中，补牌印郎君。

大康三年，枢密使乙辛阴怀逆谋，乃令护卫太保耶律查刺诬告耶律撒刺等废立事。诏按无状，皆补外。顷之，讹都斡希乙辛意，欲实其事，与耶律塔不也等入阙，诬首：“耶律撒刺等谋害乙辛，欲立皇太子事，臣亦预谋。今不自言，恐事泄连坐。”帝果怒，徙皇太子于上京。

讹都斡尚皇女赵国公主，为驸马都尉。后与乙辛议不合，衔之，复以车服僭拟人主，被诛。讹都斡临刑，语人曰：“前告耶律撒刺事，皆乙辛教我。恐事彰，杀我以灭口耳！”

萧达鲁古，遥辇嘲古可汗宫分人。性奸险。

清宁间，乙辛为枢密使，窃权用事，阴怀逆谋。达鲁古比附之，遂见奖拔，稍迁至旗鼓拽刺详稳。乙辛欲害太子，以达鲁古凶果可使，遣与近侍直长撒把诣上京，同留守萧挾得夜引

力士至囚室，给以有赦，召太子出，杀之，函其首以归，诈云疾死。以达鲁古为国舅详稳。达鲁古恐杀太子事白，出入常佩刀，有急召，即欲自杀。

乾统间，诏枢密使耶律阿思大索乙辛党人，达鲁古以赂获免。后以疾卒。

耶律塔不也，仲父房之后。以善击鞠，幸于上，凡驰骋，鞠不离杖。

咸雍初，补只候郎君。与耶律乙辛善，故内外畏之。及太子被谮，按无迹，塔不也附乙辛，欲实其诬，与讹都斡等密奏：“太子谋乱事本实，臣不首，恐事觉连坐。”帝信之，废太子。改延庆宫副使。寿隆元年，为行宫都部署。

天祚嗣位，以塔不也党乙辛，出为特免部节度使。及枢密使耶律阿思大索乙辛旧党，塔不也以赂获免。徙敌烈部节度使，复为敦睦宫使。天庆元年，出为西北路招讨使。以疾卒。

萧图古辞，字何宁，楮特部人。仕重熙中，以能称，累迁左中丞。

清宁初，历北面林牙，改北院枢密副使。辨敏，善伺颜色，应对合上意。皇太后尝曰：“有大事，非耶律化哥、萧图古辞不能决。”眷遇日隆。知北院枢密使事。六年，出知黄龙府。八年，拜南府宰相。顷之，为北院枢密使，诏许便宜从事。

为人奸佞有余，好聚敛，专愎，变更法度。为枢密数月，所荐引多为重元党与，由是免为庶人。后没入兴圣宫，卒。

论曰：“舜流共工，孔子诛少正卯，治奸之法严矣。后世不是之察，反以为患而信任之，不至于流毒宗社而未已。道宗之于乙辛是也。当其留仁先，讨重元，若真为国计者；不知包藏祸心，待时而发耳。一旦专权，又得专杰、燕哥、十三为之腹心，故肆恶而无忌惮。始诬皇后，又杀太子及其妃，其祸之

酷，良可悲哉。

呜呼！君之所亲，莫皇后、太子若也。奸臣杀之而不知，群臣言之而不悟。一时忠说，废戮几尽。虽黑山亲见官属之盛，仅削一字王号。至私藏甲兵，然后诛之。吁！乙辛之罪，固非一死可谢天下，抑亦道宗不明无断，有以养成之也。

如萧余里也辈，忘君党恶，以饗富贵，虽幸而死诸牖下，其得免于遗臭之辱哉！”

卷一百四

列传第四十二

逆臣上

耶律辖底 子迭里特

耶律察割 耶律娄国

耶律重元 子涅鲁古

耶律滑哥

《易》曰：“天尊地卑，乾坤定矣；卑高以陈，贵贱位矣。”贵贱位而后君臣之分定，君臣之分定而后天地和，天地和而后万化成。五帝三王之治，用此道也。三代而降，臣弑其君者有之，子弑其父者有之。孔子作《春秋》以寓王法，诛死者于前，惧生者于后，其虑深远矣。欧阳修作《唐书》，创《逆臣传》，盖亦《春秋》之意也。

辽叛逆之臣二十有二，迹其事则又有甚焉者，然岂一朝一夕之故哉。列于《传》，所以公天下之贬，以示夫戒云。

辖底，字涅烈究，肃祖孙夷离堇怙刺之子。幼黠而辩，时险佞者多附之。

遥辇痕德堇可汗时，异母史菴古只为迭刺部夷离堇。故事，为夷离堇者，得行再生礼。菴古只方就帐易服，辖底遂取红袍、

貂蝉冠，乘白马而出。乃令党人大呼曰：“夷离堇出矣！”众皆罗拜，因行柴册礼，自立为夷离堇。与于越耶律释鲁同知国政。及释鲁遇害，辖底惧人图己，挈其二子迭里特、朔刮奔渤海，伪为失明。后因球马之会，与二子夺良马奔归国。益为奸恶，常以巧辞获免。

太祖将即位，让辖度，辖底曰：“皇帝圣人，由天所命，臣岂敢当！”太祖命于于越。及自将代西南诸部，辖底诱刺葛等乱，不从者杀之。车驾还至赤水城，辖底惧，与刺葛俱北走，至榆河为追兵所获。太祖问曰：“朕初即位，尝以国让，叔父辞之；今反欲立吾弟，何也？”辖底对曰：“始臣不知天子之贵，及陛下即位，卫从甚严，与凡庶不同。臣尝奏事心动，始有窥觊之意。度陛下英琥，必不可取；诸弟懦弱，得则易图也。事若成，岂容诸弟乎。”太祖谓诸弟曰：“汝辈乃从斯人之言耶！”迭刺曰：“谋大事者，须用如此人；事成，亦必去之。”辖底不复对。囚数月，缢杀之。

将刑，太祖谓曰：“叔父罪当死，朕不敢赦。事有便国者，宜悉言之。”辖底曰：“迭刺部人众势强，故多为乱，宜分为二，以弱其势。”子迭里特。

迭里特，字海邻。有膂力，善驰射，马蹶不仆。尤神于医，视人疾，若隔纱睹物，莫不悉见。

太祖在潜，已加眷遇，及即位，拜迭刺部夷离堇。太祖尝思鹿醢解醒，以山林所有，问能取者。迭里特曰：“臣能得之。”乘内厩马逐鹿，射其一。欲复射，马跌而毙。迭里特跃而前，弓犹不弛，复获其一。帝欢甚曰：“吾弟万人敌！”会帝患心痛，召迭里特视之。迭里特曰：“膏肓有瘀血如弹丸，然药不能及，必针而后愈。”帝从之。呕心瘀血，痛止。

帝以其亲，每加赐赉；然知其为人，未尝任以职。后从刺

葛乱，与其父辖底俱缢杀之。

察割，字欧辛，明王安端之子。善骑射，貌恭而心狡，人以为懦。太祖曰：“此凶顽，非儒也。”其父安端尝使奏事，太祖谓近侍曰：“此子目若风驼，面有反相。朕若在，无令入门。”

世宗即位于镇阳，字端闻之，欲持两端。察割曰：“太弟忌刻，若果立，岂容我辈！永康王宽厚，且与刘哥相善，宜往与计。”安端即与刘哥谋归世宗。及和议成，以功封泰宁王。

会安端为西南面大详稳，察割佯为父恶，阴遣人白于帝，即召之。既至上前，泣诉不胜哀，帝悯之，使领女石烈军。出入禁中，数被恩遇。帝每出猎，察割托手疾，不操弓矢，但执练锤驰走。屡以家之细事闻于上，上以为诚。

察割以诸族属杂处，不克以逞，渐徙庐帐迫于行宫。右皮室详稳耶律屋质察其奸邪，表列其状。帝不信，以表示察割。察割称屋质疾己，哽咽流涕。帝曰：“朕固知无此，何至泣耶！”察割时出怨言，屋质曰：“汝虽无是心，因我过疑汝，勿为非义可也。”他日屋质又请于帝，帝曰：“察割舍父事我，可保无他。”屋质曰：“察割于父既不孝，于君安能忠！”帝不纳。

天禄五年七月，帝幸太液谷，留饮三日，察割谋乱不果。帝伐周，至详古山，太后与帝祭文献皇帝于行宫，群臣皆醉。察割归见寿安王，邀与语，王弗从。察割以谋告耶律盆都，盆都从之。是夕，同率兵入弑太后及帝，因僭位号。百官不从者，执其家属。至夜，阅内府物，见码碯碗，曰：“此希世宝，今为我有！”诧于其妻。妻曰：“寿安王、屋质在，吾属无噍类，此物何益！”察割曰：“寿安年幼，屋质不过引数奴，诘旦来朝，固不足忧。”其党矧斯报寿安、屋质以兵围于外，察割寻遣人弑皇后于柩前，仓惶出阵。寿安遣人谕曰：“汝等既行弑

逆，复将若何？”有夷离董划者委兵归寿安王，余众望之，徐徐而往。察割知其不济，乃击群官家属，执弓矢胁曰：“无过杀此曹尔！”叱令速出。时林牙耶律敌猎亦在击中，进曰：“不有所废，寿安王何以兴。籍此为辞，犹可以免。”察割曰：“诚如公言，诚当使者？”敌猎请与鼐撒葛同往说之，察割从其计。

寿安王复令敌猎诱察割，禽杀之。诸子皆伏诛。

娄国，字勉辛，文献皇帝之子。天禄五年，遥授武定军节度使。及察割作乱，穆宗与屋质从林牙敌猎计，诱而出之，娄国手刃察割。改南京留守。

穆宗沉湎，不恤政事，娄国有觊觎之心，诱敌猎及群不逞谋逆。事觉，按问不服。帝曰：“朕为寿安王时，卿数以此事说我，今日岂有虚乎？”娄国不能对。及余党尽服，遂缢于可汗州西谷，诏有司择绝后之地以葬。

重元，小字孛吉只，圣宗次子。材勇绝人，眉目秀朗，寡言笑，人望而畏。

太平三年，封秦国王。圣宗崩，钦哀皇后称制，密谋立重元。重元以所谋白于上，上益重之，封为皇太弟。历北院枢密使、南京留守、知元帅府事。重元处戎职，未尝离辇下。先是契丹人犯法，例须汉人禁勘，受枉者多。重元奏请五京各置契丹警巡使，诏从之，赐以金券誓书。道宗即位，册为皇太叔，免拜不名，为天下兵马大元帅，复赐金券、四顶帽、二色袍，尊宠所未有。

清宁九年，车驾猎泺水，以其子涅鲁古素谋，与同党陈国王陈六、知北院枢密事萧胡睹等凡四百余人，诱胁弩手军阵于

帷宫外。将战，其党多悔过效顺，各自奔溃。重元既知失计，北走大漠，叹曰：“涅鲁古使我至此！”遂自杀。

先是重元将举兵，帐前雨赤如血，识者谓败亡之兆。子涅鲁古。

涅鲁古，小字耶鲁馆，性阴狠。兴宗一见，谓曰：“此子目有反相。”

重熙十一年，封安定郡王。十七年，进王楚，为惕隐。清宁三年，出为武定军节度使。七年，知南院枢密使事，说其父重元诈病，俟车驾临问，因行弑逆。

九年秋猎，帝用耶律良之计，遣人急召涅鲁古。涅鲁古以事泄，遽拥兵犯行宫。南院枢密使许王仁先等率宿卫士讨之。涅鲁古跃马突出，为近侍详稳渤海阿厮、护卫苏射杀之。

滑哥，字斯懒，隋国王释鲁之子。性阴险。初烝其父妾，惧事彰，与克萧台晒等共害其父，归咎台晒，滑哥获免。

太祖即位务广恩施，虽知滑哥凶逆，姑示含忍，授以惕隐。六年，滑哥预诸弟之乱。事平，群臣议其罪，皆谓滑哥不可释，于是与其子痕只俱陵迟而死，敕军士恣取其产。帝曰：“滑哥不畏上天，反君弑父，其恶不可言。诸弟作乱，皆此人教之也。”

卷一百五

列传第四十三

逆臣中

萧翰 耶律牒蜡

耶律朗 耶律刘哥

弟盆都 耶律海思

耶律敌猎 萧革

萧翰，一名敌烈，字寒真，宰相敌鲁之子。

天赞初，唐兵围镇州，节度使张文礼遣使告急。翰受诏与康未怛往救，克之，杀其将李嗣昭，拔石城。会同初，领汉军侍卫。八年，伐晋，败晋将杜重威，追至望都。翰奏曰：“可令军下马而射。”帝从其言，军士步进。敌人持短兵猝至，我军失利。帝悔之曰：“此吾用言之过至此！”及从驾入汴，为宣武军节度使。

会帝崩栾城，世宗即位。翰闻之，委事于李从敏，径趋行在。是年秋，世宗与皇太后相拒于潢河横渡，和议未定。太后间翰曰：“汝何怨而叛？”对曰：“臣母无罪，太后杀之，以此不能无憾。”初耶律屋质以附太后被囚，翰闻而快之，即囚所谓曰：“汝尝言我辈不及，今在狴犴，何也？”对曰：“第

愿公不至如此！”翰默然。

天禄二年，尚帝妹阿不里。后与天德谋反，下狱。复结惕隐刘哥及其弟盆都乱，耶律石刺告屋质，屋质遽入奏之，翰等不伏。帝不欲发其事。屋质固净以为不可，乃诏屋质鞠按。翰伏辜，帝竟释之。复与公主以书结明王安端反，屋质得其书以奏，翰伏诛。

牒蜡，字述兰，六院夷离堇浦古只之后。

天显中，为中台省右相。会同元年，与赵思温持节册晋帝。及我师伐晋，到滹沱河，降晋将杜重威，牒蜡功居多。大同元年，平相州之叛，斩首数万级。

世宗即位，遣使驰报，仍命牒蜡执偏将术者以来。其使误入术者营，术者得诏，反诱牒蜡，执送太后。牒蜡亡归世宗。和约既成，封燕王，为南京留守。

天禄五年，察割弑逆，牒蜡方醉，其妻扶入察割之幕，因从之。明旦，寿安王讨乱，凡胁从者皆弃兵降；牒蜡不降，陵迟而死。妻子皆诛。

朗，字欧新，季父房罽古只之孙。性轻佻，多力，人呼为“虎斯”。天显间以材勇进，每战辄克，由是得名。

会同九年，太宗大汴，命知澶渊，控扼河渡。天禄元年，燕、赵已南皆应刘知远，朗与汴守萧翰弃城归阙。先是，朗祖罽古只为其弟辖底诈取夷离堇，自是族中无任六院职事者；世宗不悉其事，以朗为六院大王。

及察割作乱，遭人报朗曰：“事成矣！”朗遣详稳萧胡里以所部军往，命曰：“当持两端，助其胜者。”穆宗即位，伏诛，籍其家属。

刘哥，字明隐，太祖弟寅底石之子。幼骄狠，好陵侮人，

长益凶狡。太宗恶之，使守边徼，累迁西击边大详稳。

会同十年，叔父安端从帝伐晋，以病先归，与刘哥邻居。世宗立于军中，安端议所往，刘哥首建附世宗之策，以本部兵助之。时太后命皇太弟李胡率兵而商，刘哥、安端遇于泰德泉。既接战，安端坠马。王子天德驰至，欲以枪刺之。刘哥以身卫安端，射天德，贯甲不及肤。安端得马复战，太弟兵败。刘哥与安端朝于行在。及和议成，太后问刘哥曰：“汝何怨而叛？”对曰：“臣父无罪，太后杀之，以此怨耳。”事平，以功为惕隐。

天禄中，与其弟盆都、王子天德、侍卫萧翰谋反，耶律石刺发其事，刘哥以饰辞免。后谓帝博，欲因进酒弑逆，帝觉之，不果，被囚。一日，召刘哥，锁项以博。帝问：“汝实反耶？”刘哥誓曰：“臣若有反心，必生千顶疽死！”遂贯之。耶律屋质固净，以为罪在不赦。上命屋质按之，具服。诏免死，流乌古部，果以千顶疽死。弟盆都。

盆都，残忍多为，肤若蛇皮。天禄初，以族属为皮室详稳。二年，与兄刘哥谋反，免死，使于辖戛斯国。既还，复预察割之乱，陵迟而死。

异母弟二人：化葛里、奚寨。应历初，无职任，以族子，甚见优礼。三年，或告化葛里、奚寨与卫王宛谋逆，下狱，饰辞获免。四年春，复谋反，伏诛。

海思，字铎衮，隋国王释鲁之庶子。机警口辩。

会同五年，诏求直言。时海思年十八，衣羊裘，乘牛诣阙。有司问曰：“汝何故来？”对曰：“应诏言事。苟不以贫稚见遗，亦可备直言之选。”有司以闻。会帝将出猎，使谓曰：“俟吾还则见之。”海思曰：“臣以陛下急于求贤，是以来耳；

今反绘于猎，请从此归。”帝闻，即召见赐坐，问以治道。命明王安端与耶律颇德试之，数日，安端等奏曰：“海思之材，臣等所不及。”帝召海思问曰：“与汝言者何如人也？”对曰：“安端言无收检，若空车走峻坂；颇德如着靴行旷野射鸢。”帝大笑。擢宣徽使，屡任以事。帝知其贫，以金器赐之，海思即散于亲友。后从帝伐晋有功。

世宗即位于军中，皇太后以兵逆于潢河横渡。太后遣耶律屋质责世宗自立。屋质至帝前，谕旨不屈；世宗遣海思对，亦不逊，且命之曰：“汝见屋质勿惧！”海思见太后还，不称旨。既和，领太后诸局事。

穆宗即位，与冀王敌烈谋反，死狱中。

敌猎，字乌辇，六院夷离堇术不鲁之子。少多诈。

世宗即位，为群牧都林牙。察割谋乱，官僚多被囚系。及寿安王与耶律屋质率兵来讨，诸党以次引去。察割度事不成，即诣囚所，持弓矢胁曰：“悉杀此曹！”敌猎进曰：“杀何益于事？窃料屋质将立寿安王，故为此举，且寿安未必知。若遣人藉此为辞，庶可免。”察割曰：“如公言。谁可使者？”敌猎曰：“大王若不疑，敌猎请与罽撒葛同往说之。”察割遣之。寿安王用敌猎计，诱杀察割，凡被胁之人无一被害者，皆敌猎之力。

乱既平，帝喜赏，然未显用。敌猎失望，居常快快，结群不逞，阴怀不轨。应历二年，与其党谋立娄国，事觉，陵迟死。

萧革，小字滑哥，字胡突堇，国舅房林牙和尚之子。警悟多智数。太平初，累迁官职事。游近习间，以谀悦相比昵，为流辈所称，由是名达于上。

重熙初，拜北面林牙。十二年，为北院枢密副使。帝尝与近臣宴，谓革曰：“朕知卿才，故自拔擢，卿宜勉力！”革曰：“臣不才，误蒙圣知，无以报万一；惟竭愚忠，安敢怠？”明年，拜北府宰相。十五年，改同知北院枢密事。革怙宠专权，同僚具位而已。时夷离毕耶律义先知革奸佞，因侍燕，言革所短，用之将败事。帝不听。一日，上令义先对革巡擿，义先酒酣曰：“臣备位大臣，纵不能进忠去佞，安能与贼博乎！”革衔之，佯言曰：“公相谑，不既甚乎！”义先诟詈不已。帝怒，皇后解之曰：“义先酒狂，醒可治也。”翌日，上诏革谓曰：“义先无礼，可痛绳之。”革曰：“义先之才，岂逃圣鉴！然天下皆知忠直。今以酒过为罪，恐弗人望。”帝以革犯而不校，眷遇益厚。其矫情媚上多此类。拜南院枢密使，诏班诸王上，封吴王。改知北院，进王郑，兼中书令。帝大渐，诏革曰：“大位不可一日旷，朕若弗寤，宜即令燕赵国王嗣位。”

清宁元年，复为南院枢密使，更王楚。复徙北院，与国舅萧阿剌同掌朝政。革多私挠，阿剌每裁正之，由是有隙，出阿剌为东京留守。会南郊，阿剌以例赴阙，帝访群臣以时务，阿剌陈利病，言甚激切。革伺帝意不悦，因谐曰：“阿剌恃宠，有慢上心，非臣子礼。”帝大怒，缢阿剌于殿下。

后上知革奸计，宠遇渐衰。八年，致仕，封郑国王。九年秋，革以其子为重元婿，革预其谋，陵迟杀之。

卷一百六

列传第四十四

逆臣下

萧胡睹 萧迭里得

古迭 耶律撒刺竹

奚回离保 萧特烈

萧胡睹，字乙辛。口吃，视斜，发卷，伯父章穆见之曰：“是儿状貌，族中未尝有。”及壮，魁梧架傲，好扬人恶。

重熙中，为只候郎君。俄迁兴圣宫使，尚秦国长公主，授驸马都尉。以不谐离婚，复尚齐国公主，为北面林牙。

清宁中，历北、商院枢密副使，代族兄术哲为西北路招讨使。时萧革与萧阿刺俱为枢密使，不协，革以术哲为阿刺所爱，嫉之。术哲受代赴阙，先尝借官粟，留直而去。胡睹希革意，发其事，术哲因得罪。

胡睹又欲要权，岁时献遗珍玩、畜产于革，二人相爱过于兄弟。胡睹族弟敌烈为北克荐国舅详稳萧胡笃于胡睹，胡睹见其辨给壮勇，倾心交结。每遇休沐，言论终日，人皆怪之。会胡睹同知北院枢密事，奏胡笃及敌烈可用，帝以敌烈为旗鼓拽刺详稳，胡笃为宿直官。及革构陷其兄阿刺，胡笃阴为之助，

时人丑之。

耶律乙辛知北院枢密事，胡睹位在乙辛下，意快快不平。初，胡睹尝与重元子涅鲁古谋逆，欲其速发。会车驾猎太子山，遂与涅鲁古胁弩手军犯行宫。既战，涅鲁古中流矢而毙，众皆逃散。时同党耶律撒刺竹适在围场，闻乱，率猎夫来援。其党谓胡睹等曰：“我军甚众，乘其无备，中夜决战，事冀有成；若至明日，其谁从我？”胡睹曰：“仓卒中，黑白不辨。若内外军相应，则吾事去矣。黎明而发，何迟之有！”重元听胡睹之计，令四面巡警待旦。是夜，同党立重元僭位号，胡睹自为枢密使。

明日战败，胡睹被创，单骑遁走，至十七冻，投水死。五子，同日诛之。

萧迭里得，字胡睹董，国舅少父房之后。父双古，尚钿匡公主，仕至国舅详稳。

迭里得幼警敏不羁，好射猎。太平中，以外戚补祗候郎君，历延昌宫使、殿前副点检。重熙十三年伐夏，迭里得将偏师首入敌境，多所俘掠，迁都点检，改乌古敌烈部都详稳。十八年，再举西伐，迭里得奏：“军马器械之事，务在选将，夏人岂为难制。但严设斥堠，不用掩袭计，何虑不胜？”帝曰：“卿其速行，无后军期。”既而迭里得失利还，复为都点检。十九年，夏人来侵金肃军，上遣迭里得率轻兵督战，至河南三角川，斩堠者八人，擒观察使，以功命知汉人行官都部署事，出为西南面招讨使。

族弟黄八家奴告其主私议宫掖事，迭里得寢之。事觉，决大杖，削爵为民。清宁中，上以所坐事非迭里得所犯，起为南京统军使。至是，从重元子涅鲁古等乱，败走被擒，伏诛。

古迭，本宫分人，不知姓氏。好戏押，不喜绳检。膂力过人，善击鞠。

重熙初，为护卫，历宿直官。十三年，西征，以古迭为先锋，夏人伏兵掩之，古迭力战，麾下士多及，乃单骑突出。遇夏王李元昊来围，势甚急。古迭驰射，应弦辄仆；跃马直击中坚，夏兵不能当，晡乃还营。改兴圣宫太保。

清宁九年，从重元、涅鲁古乱，与扈从兵战，败而遁，追擒之，陵迟而死。

撒刺竹，孟父房涤例之孙。性凶暴。

清宁中，累迁宣徽使，改殿前都点检，首与重元谋乱。会帝猎滦河，重元恐事泄，与扈从军仓卒而战。其子涅鲁古既死，同党溃散。撒刺竹适在畋所，闻乱，劫猎夫以援。既至，知涅鲁古已死，大悔恨之，谓曰：“我辈惟有死战，胡为若儿戏，自取殒灭？今行官无备，乘夜劫之，大事可济。若俟明旦，彼将有备，安知我众不携贰。一失机会，悔将无及。”重元、萧胡睹等曰：“今夕但可四面围之，勿令外军得入，彼何能备！”不从。

迟明，投仗而走，撒刺竹战死。

奚回离保，一名翰，字授懒，奚王忒邻之后。善骑射，趯捷而勇，与其兄鼐里刺齐名。

大安中，车驾幸中京，补护卫，稍迁铁鹞军详稳。天庆间，徙北女直详稳，兼知威州路兵马事，改东京统军。既而诸蕃入寇，悉破之，迁奚六部大王，兼总知东路兵马事。

保大二年，金兵至，天祚播迁，回离保率吏民立秦晋国王淳为帝。淳为署回了保知北院枢密事，兼诸军都统，屡败宋兵。

淳死，其妻普贤女摄事。是年，金兵由居庸关入，回离保知北院，即箭筈山自立，号奚国皇帝，改元天复，设奚、汉、渤海三枢密院，改东、西节度使为二王，分司建官。

时奚人巴辄、韩家奴等引兵击附近契丹部落，劫掠人畜，群情大骇。会回离保为郭药师所败，一军离心，其党耶律阿古哲与其甥乙室八斤等杀之，伪立凡八月。

萧特烈，字讹都碗，遥辇洼可汗宫分人。乾统中，入宿卫，出为顺义军节度使。天庆四年，同知咸州路兵马事。五年，以兵败夺节度使。

保大元年，迁隗古部节度使。及天祚在山西集群牧兵，特烈为副统军。闻金兵将至，特烈谕士卒以君臣之义，死战于石辇铎。金兵不战，特烈伺间欲攻之。天祚喜甚，召嫔御诸子登高同观，将谗之。金兵望日月旗，知天祚在其下，以劲兵直趋奋击，无敢当者，天祚遁走。特烈所至，招集散亡，寻为中军都统，复败于梯已山。

天祚决意渡河奔夏，从臣切谏不听，人情惶惧不知所为。特烈阴谓耶律兀直曰：“事势如此，亿兆离心，正我辈郊节之秋。不早为计，奈社稷何！”遂共劫梁王雅里，奔西北诸部，伪立为帝，特烈自为枢密使。

雅里卒，欲择可立者。会耶律兀直言术烈才德纯备，兼兴宗之孙，众皆曰可，遂僭立焉，特烈伪职如故。未三旬，与术烈俱为乱兵所杀。

论曰：“辽之秉国钧，握兵柄，节制诸部帐，非宗室外戚不使，岂不以为帝王久长万世之计哉。及夫肆叛逆，致乱亡，皆是人也。有国家者，可不深戒矣乎！”

卷一百七

列传第四十五

二国外记

高丽 西夏

高丽自有国以来，传次久近，人民土田，历代各有其志，然高丽与辽相为终始二百余年。

自太祖皇帝神册间，高丽遣命名进宝剑。天赞三年，来贡。太宗天显二年，来贡。会同二年，受晋上尊号册，遣使往报。

圣宗统和三年秋七月，诏诸通各完戎器，以备东征高丽。八月，以辽泽沮洳，罢师。十年，以东京留守萧恒德伐高丽。十一年，王治遣朴良柔奉表请罪，诏取女直国鸭绿江东数百里地赐之。十二年，入贡。三月，王治遣使请所俘生口，诏续还之，仍遣使抚谕。十二月，王治进妓乐，诏却之。十三年，治遣李周栝来贡，又进鹰。十月，遣李知白奉贡。十一月，遣使册治为王。遣童子十人来学本国语。十四年，王治表乞为婚姻，以东京留守驸马萧恒德女下嫁之。六月，遣使来问起居。自是，至者无时。

十五年，韩彦敬来纳聘币，吊驸马萧恒德妻越国公主薨。

十一月，治薨，其侄诵遣王同颖来告。十二月，遣使致祭，诏其侄诵权知国事。十六年，遣使册诵为王。二十年，诵遣使贺伐宋之捷。七月，来贡本国《地里图》。二十二年，以南伐事诏谕之。二十三年，高丽闻与宋和，遣使来贺。二十六年，进龙须草席，及贺中京城。二十七年，承天皇太后崩，遣使报以国哀。二十八年，诵遣魏守愚等来祭。三月，使来会葬。

五月，高丽西京留守康肇弑其主诵，擅立诵众兄询。八月，圣宗自特伐高丽，报宋，遣引进使韩杞宣问询。询奉表乞罢师，不许。十一月，大军渡鸭绿江，康肇拒战于铜州，败之。肇复出，右皮室详稳耶律敌鲁擒肇等，追奔数十里，获所弃粮饷、铠仗，铜、霍、贵、宁等州皆降。询上表请朝，许之，禁军士俘掠。以政事舍人马保祐为开京留守，安州团练使王八为副留守。太子太师乙凛将骑兵一千，送保祐等赴京。宋将卓思正杀我使者韩喜孙等十人，领兵出拒，保祐等复还。乙凛领兵击之，思正遂奔西京，围之五日，不克，驻蹕于城西佛寺。高丽礼部郎中渤海陀失来降。遣排押、盆奴攻开京，遇敌于京西，败之。询弃城遁走，遂焚开京，至清江而还。二十九年正月，班师，所降诸城复叛。至贯州南岭谷，大雨连日，霁乃得渡，马驼皆疲乏，甲仗多遗弃。次鸭绿江，以所俘人分置诸陵庙，余赐内戚、大臣。

开泰元年，询遣蔡忠顺来乞称臣如旧，诏询亲朝。八月，遣田拱之奉表，称病不能朝。诏复取六州之地。二年，耶律资忠使高丽取地，未几还。三年，资忠复使，如前索地。五月，诏国舅详稳萧敌烈、东京留守耶律团石等造浮梁于鸭绿江，城保、宣义、定远等州。四年，命北府宰相刘慎行为都统，枢密使耶律世良为副，殿前都点检萧虚烈为都监。慎行挈家边上，致缓师期，追还之；以世良、虚烈总兵伐高丽。五年，世良等

与高丽战于郭州西，破之。六年，枢密使萧合卓为都统，汉人行宫都部署王继忠为副，殿前都点检萧虚烈为都监进讨。萧合卓攻兴化军不克，师还。七年，诏东平郡王萧排押为都统，萧虚烈副统，东京留守耶律八哥为都监，复伐高丽。十二月，萧排押与战于茶、陀二河之间，我军不利，天云、右皮室二军没溺者众，天云军详稳海里、遥辇帐详稳阿果达、客省酌古、渤海详稳高清明等皆没于阵。八年，诏数排押讨高丽罪，释之。加有功将校，益封战没将校之妻，录其子弟。以南皮室军校有功，赐衣物银绢有差，出金帛赐肴里、涅哥二奚军。八月，遣郎君曷不吕等率诸部兵，会大军同讨高丽。询遣使来乞贡方物。九年，资忠还，以询降表进，释询罪。

太平元年，询薨，遣使来报嗣位，即遣使册王钦为王。九年，赐钦物。十一年，圣宗崩，遣使告哀。七月，使来慰奠。

兴宗重熙七年，来贡。十二年三月，以加上尊号，来贺。十三年，遣使来贡。十四年三月，又来贡。十五年，入贡。八月，王钦薨，遣使来告。十六年，来贡。明年，又来贡。十九年，复贡。六月，遣使来贺伐夏之捷。二十二年，入贡。二十三年四月，王徽请官其子，诏加检校太尉。

兴宗崩，道宗即位，清宁元年八月，遣使报国哀，以先帝遗留物赐之。十一月，使来会葬。二年、三年，皆来贡。四年春，遣使报太皇太后哀。五月，使来会葬。咸雍七年、八年，来贡。十二月，以佛经一藏赐徽。九年、十年，来贡。大康二年三月，皇太后崩，遣使报哀。六月，使来吊祭。四年，王徽乞赐鸭绿江以东地，不许。九年八月，王徽薨，以徽子三韩国公勋权知国事。十二月，勋薨。大安元年，册勋子运为国王。二年，遣使来谢封册。三年，来贡。四年三月，免岁贡。五年、六年，连贡。九年，赐王运羊。十年，运薨，子昱遣使来告，

即贿赠。寿隆元年，来贡。十一月，王昱病，命其子颺权知国事。二年，来贡。三年三月，王昱薨。五年，王颺乞封册。六年，封颺为三韩国公。

七年，道宗崩，天祚即位，改为乾统元年，报道宗哀，使来慰奠。十二月，遣使来贺。五年，三韩国公颺薨，子侯遣使来告。八年，封侯为三韩国公，赠其父颺为国王。十二月，遣使来谢。九年，来贡。天庆二年，王侯母薨，来告，遣使致祭，起复。三年，遣使来谢致祭，又来谢起复。十年，乞兵于高丽以御金，而金人责之。至是辽国亡矣。

西夏

西夏，本魏拓跋氏后，其地则赫连国也。远祖思恭，唐季受赐姓曰李，涉五代至宋，世有其地。至李继迁始大，据夏、银、绥、宥、静五州，缘境七镇，共东西二十五驿，南北十余驿。子德明，晓佛书，通法律，尝观《太一金鉴诀》、《野战歌》，制番书十二卷，又制字若符篆。

其俗，衣白窄衫，毡冠，冠后垂红结绶。自号嵬名，设官分文武。其冠用金缕帖，间起云，银纸帖，绯衣，金涂银带，佩蹠躞、解锥、短刀、弓矢，穿靴，秃发，耳重环，紫旋襌六袂。出入乘马，张青盖，以二旗前引，从者百余骑。民庶衣青绿。革乐之五音为一音，裁礼之九拜为三拜。凡出兵先卜，有四：一灸勃焦，以艾灼羊胛骨；二擲弄，擲竹于地求数，若揲蓍然；三咒羊，其夜牵羊，焚香祷之，又焚谷火于野，次晨屠羊，肠胃通则吉，羊心有血则败；四矢击弦，听其声，知胜负及敌至之期。病者不用医药，召巫者送鬼，西夏语以巫为“厮”也；或迁他室，谓之“闪病，喜报仇，有丧则不伐人，负甲叶于背识之。仇解，用鸡猪犬血和酒，贮于髑髅中饮之，乃誓

曰：“若复报仇，谷麦不收，男女秃癞，六畜死，蛇入帐。”有力小不能复仇者，集壮妇，享以牛羊酒食，趋仇家纵火，焚其庐舍。俗曰敌女兵不祥，辄避去。诉于官，官择舌辩气直之人为和断官，听其屈直。杀人者，纳命价钱百二十千。

土产大麦、华豆、青稞、床子、古子蔓、咸地蓬实、芙蓉苗、小茺萸、席鸡草子、地黄叶、登厢草、沙葱、野韭、拒灰条、白篙、咸地松实。

民年十五为丁。有二丁者，取一为正军。负提杂使一人为抄，四丁为两抄。余人得射它丁，皆习战斗。正军马驼各一，每家自置一帐。团练使上，帐、弓、矢各一，马五百疋，橐驼一，旗鼓五，枪、剑、棍棒、抄袋、雨毡、浑脱、锹、镗、箭牌、铁箠各一；刺史以下，人各一驼，箭三百，毛幕一；余兵三人共一幕。有炮手二百人，号“泼喜。”勇健者号“撞令郎”。赍粮不过一旬。昼则举烟、扬尘，夜则篝火为候。若获人马，射之，号曰杀鬼招魂。或射草缚人。出军用单日，避晦日。多立虚寨，设伏兵。衣重甲，乘善马，以铁骑为前锋，用钩索绞联，虽死马上不落。

其民俗勇悍，衣冠、骑乘、土产品物、子侄传国，亦略知其大概耳。

初，西夏臣宋有年，赐姓曰赵；迨辽圣宗统和四年，继迁叛宋，始来附辽，授特进检校太师、都督夏州诸军事，遂复姓李。十月，遣使来贡。六年，入贡。七年，来贡，以王子帐耶律襄之女封义成公主，下嫁继迁。八年正月，来谢。三月，又来贡。九月，继迁遣使献宋俘。十月，以败宋军来告。十二月，下宋麟、雩等州，来告，遣使封继迁为夏国王。九年二月，遣使告伐宋之捷。四月，遣李知自来谢封册。七月，复绥、银二州，来告。十月，继迁以宋所授敕命，遣使来上。是月，定难

军节度使李继捧来附，授开府仪同三司、检校太师，兼侍中，封西平王，仍赐推忠效顺启圣定难功臣。十二月，继迁潜附于宋，遣韩德威持诏谕之。十年二月，韩德威还，奏继迁托故不出，至灵州俘掠以还。西夏遣来奏德威俘掠，赐招抚谕。十月，来贡。十二年，入贡。十三年，败宋师，遣使来告。十四年，又来贡。十五年三月，以破宋兵来告，封继迁为西平王。六月，遣使来谢封册。十六年，来贡。十八年，授继迁子德明朔方军节度使。十九年，遣李文冀来贡。六月，奏下宋恒、环、庆三州，赐诏褒美。二十年，遣使来进马、驼。六月，遣刘仁勛来告下灵州。二十一年，继迁死，其子德昭遣使来告。六月，赠继迁尚书令，遣西上阁门使丁振吊慰。八月，德昭遣使来谢吊赠。二十年三月，德昭遣使上继迁遗留物。七月，封德昭为西平王。十月，遣使来谢封册。二十三年，下宋青城，来告。二十五年，德昭母薨，遣使吊祭，起复。二十七年，承天皇太后崩，遣使报哀于夏。二十八年，遣使册德昭为夏国王。开泰元年，德昭遣使进良马。二年，遣引进使李延弘赐夏国王李德昭及义成公主车马。太平元年，来贡。十一年，圣宗崩，报哀于夏，德昭遣使来进贖币。

兴宗即位，以兴平公主下嫁李元昊，以元昊为驸马都尉。重熙元年，夏国遣使来贺。李德昭薨，册其子夏国公元昊为王。二年，来贡。十二月，禁夏国使沿路私市金铁。七年，来贡。李元昊与兴平公主不谐，公主薨，遣北院承旨耶律庶成持诏问之。九年，宋遣郭祜以伐夏来报。十年，夏国献所俘宋将及生口。十一年，遣使问宋兴师伐夏之由。十二月，禁吐浑鬻马于夏，沿边筑障塞以防之。十二年工月，遣同知析津府事耶律敌烈、枢密都承旨王惟吉谕夏国与宋和。二月，元昊以加上尊号，遣使来贺。耶律敌烈等使夏国还，奏元昊罢兵，遣命名报宋。

四月，夏国遣命进马、驼。七月，元昊上表请伐宋，不从。十月，夏人侵党项，遣延昌宫使高家奴让之。十三年四月，党项及山西部族节度使屈烈以五部叛入西夏，诏征诸道兵讨之。六月，阻卜酋长乌八遣其子执元昊所遣求援使擄邑改来。八月，夏使对不以情，羁之。使复来，询事宜不实对，笞之。十月，元昊上表谢罪，欲收集叛党以献，从之；进方物，命北院枢密副使萧革逐之。元昊亲率党项三部来降，诘其纳叛背盟，元昊伏罪。初，夏人执胡睹，至是，请以被执者来归。诏所留夏使还其国。十二月，胡睹来归，又遣使来贡。

十七年，元昊薨，其子谅祚遣使来告，上其父遗留物。铁不得国乞以本部军助攻夏国，不许。十八年，复议伐夏，留其贺正使不遣，遣北院枢密副使萧惟信以伐夏告宋。六月，夏国遣使来贡，留之。七月，亲征。八月，渡河，夏人遁。九月，萧惠为夏人所败。十月，招讨使耶律敌古率阻卜军至贺兰山，获元昊妻及其官属。遇其军三千来拒，殄之；详稳萧慈氏奴、南克耶律斡里殁于阵。十九年正月，遣使问罪于夏。夏将洼普等攻金肃城，耶律高家奴等破之，洼普被创遁去，杀猥货乙灵纪。三月，殿前都点检萧迭里得与夏军战于三角川，败之。招讨使萧蒲奴、北院大王宜新等帅师伐夏，都部署别古得为监战。五月，萧蒲奴等入夏境，不遇敌，纵军俘掠而还。夏国洼普来降。十月，李谅祚母遣使乞依旧称臣。十二月，谅祚上表如母训。二十年二月，遣使索党项叛户。五月，萧爻括使夏回，进谅祚母表：乞代党项权进马驼牛羊等物；又求唐隆镇，仍乞罢所建城邑。以诏答之。六月，获元昊妻，及俘到夏人置于蓟州。二十一年十月，谅祚遣使乞弛边备，遣爻括赉诏谕之。二十二年七月，谅祚进降表，遣林牙高家奴赉诏抚谕。二十三年正月，贡方物。五月，乞进马、驼，诏岁贡之。七月，谅祚遣使求婚。

十月，进誓表。二十四年，兴宗崩，遣命报哀于夏。

道宗即位，清宁元年，遣使来贺。九月，以先帝遗物赐夏。四年四月，遣使会葬。九年正月，禁民鬻铜于夏。咸雍元年五月，来贡。三年十一月，遣使进回鹘僧、金佛、《梵觉经》。十二月，谅祚薨。四年二月，谅祚子秉常遣使报哀，即遣使吊祭。秉常上其父遗物。十月，册秉常为夏国王。十二月，来贡。五年七月，遣使来谢封册。闰十一月，秉常乞赐印绶。九年，遣使来贡。大康二年正月，仁懿皇后崩，遣使报哀于夏，以皇太后遗物赐之。遣使来吊祭。五年，来贡。八年二月，遣使以所获宋将张天益来献。大安元年十月，秉常遣使报其母哀。二年十月，秉常薨，遣使诏其子乾顺知国事。十二月，李乾顺遣使上其父秉常遗物。四年七月，册乾顺为夏国王。五年六月，遣使来谢封册。八年六月，夏为宋所侵，遣使乞援。寿隆三年六月，以宋人置壁垒于要地，遣使来告。四年六月，求援。十一月，遣枢密直学士耶律伊使宋，讽与夏和。夏复遣使来求援。五年正月，诏乾顺伐拔思母等部。十一月，夏以宋人罢兵，遣使来谢。六年十一月，遣使请尚公主。七年，道宗崩，遣使告哀于夏。遣使来慰奠。

天祚即位，乾统元年，夏遣使来贺。二年，复请尚公主。又以为宋所侵，遣李造福、田若水来求援。三年，复遣使请尚公主。十月，使复来求援。四年、五年，李造福等至，乞援。以族女南仙封成安公主下嫁乾顺。六年正月，遣牛温舒使宋，令归所侵夏地。六月，遣李造福来谢。八年，乾顺以成安公主生子，遣使来告。九年，以宋不归地来告。十年，遣李造福等来贡。天庆三年六月，来贡。保大二年，天祚播迁，乾顺率兵来掇，为金师所败，乾顺请临其国。六月，遣使册乾顺为夏国皇帝，而天祚被执归金矣。

论曰：“高丽、西夏之事辽，虽尝请婚下嫁，乌足以得其固志哉？三韩接壤，反覆易知；凉州负远，纳叛侵疆，乘隙辄动；贡使方往，事衅随生。兴师问罪，屡烦亲征。取胜固多，败亦貽悔。昔吴赵咨对魏之言曰：“大国有征伐之兵，小国有备御之固。岂其然乎！先王柔远，以德而不以力，尚矣。辽亡，求援二国，虽能出师，岂金敌哉。”

卷一百八

列传第四十六

国语解

史自迁、固，以迄《晋》、《唐》，其为书雄深浩博，读者未能尽晓。于是裴駰、颜师古、李贤、何超、董冲诸儒，训诂音释，然后制度、名物、方言、奇字，可以一览而周知。其有助于后学多矣。

辽之初兴，与奚、室韦密迩，土俗言语大概近俚。至太祖、太宗，奄有朔方，其治虽参用汉法，而先世奇首、遥辇之制尚多存者。子孙相继，亦尊守而不易。故史之所载，官制、宫卫、部族、地理，率以国语为之称号。不有注释以辨之，则世何从而知，后何从而考哉。今即本史参互研究，撰次《辽国语解》以附其后，庶几读者无龃齟之患云。